

金石錄

第十二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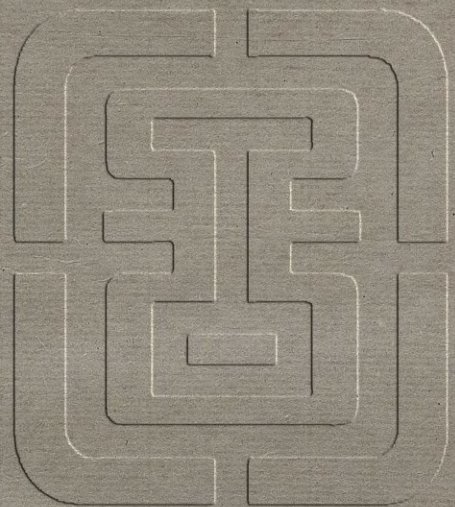
古130

856.3

部-112



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金石萃編卷一百七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飛讓

唐六十七

使院石幢記

幢八面各高六尺七寸七分廣九寸三行行三十八字正書在銅山縣

使院新修石幢記

支度副使檢校司封郎中兼侍御史高瑀撰

節度判官御史內供奉譚滿書

唐元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徐之從事立石紀氏於府

庭之南端初 元口岐公辛卯歲自夏臺帥奉

詔朝于京師 天子當辰對百辟卿士登 公

于明庭曰自理朔曆邊風變和匪莪番辟敝在從教

于嘉子袁文武僉同今之徐方控臨東極淮海閩

越千里遙賴地產堅金俗風用對河山壽盤 我武宜

揚故有鈇鉞印綬之賜 子之戎柄期於光大郡

邑之長司我風教蒸人壽天繫厥二吏故別以符印備

以寮屬 子之耳目期於觀聽大野東原旣豬且

平織縞草木咸在征賦故皆命使期於營度城一十六

戶一十萬兵六十旅子盾戈戰戎車鐵馬洎翔口動植

宜咸領焉 公拜稽首激誠源 俯仰交感左右動色

讓德不獲改口而東紅崖大崩發自口口口口都人縱觀先

騰九衛以功 紹復再統備節近古無備是歲十一

月口日至于理所從一至于百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忘嚮之 帝命舊府無積衣食曠乏則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其可知矣假財于隣從儉于身戎裝完集將卒驍敢野

夫行謠四郡咸康故以戰則克以祀則福境有口口口口

無驚波 有征之師以徐為則 上多迺茂績

俾位冠于羣帥故有左揆之拜時無口口口口乎哉

岐公之德宜在鼎彝矣噫連帥大府今天下三十有

九皆顯才聞人為佐為賓誠明中和從事之道也離明

誠中和非從事之道也扶善與能鬼神潛允誰或給幽

闇口謂神無知故口口同府常恐懼乎不至誠慎乎不

聞用明誠怡神離明誠鬼神將此道也奉 我公

省口口口口希名氏之不朽則可轉之石為足道哉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徐州諸軍

事兼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口口口口度

營田口口口口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襄岐國

公食實封七百五十戶李愿 元和六年十一月四日

上 攝節度副使高瑀 行軍司馬李進賢 攝營田副

使劉元鼎 節度判官譚藩 觀察判官口口口察

支度口口口營田判官何授 郭行餘 節度參謀

趙季黃 節度掌書記王恭元 張勝口 觀察推

官口口口 張仲舉 攝觀察推官鄭據 節度巡

官閻頊 攝節度巡官獨口口 口口巡官口口

攝支度巡官鄭朝 營田巡官攝支度推官吳祖

右使院新修石幢記元和六年十一月四日上舊唐

書憲宗紀元和六年十月以前夏州節度使李愿檢

校兵部尚書徐州刺史充武寧軍節度使史書除授

之日碑紀到任之日故差一月其襲封岐國公新舊

書俱失載其檢校尚書左僕射本傳載於除鳳翔節

度之時不知在武寧時已自尚書遷僕射矣結銜有

食實封而無食邑與符璽碑同碑稱連帥大府今天

下三十有九而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總

計天下方鎮凡四十八相去不十年何以異同若此

不可解也記末有一行云大宋皇祐六年甲午歲二

月二日申使乞差兵匠自金銅門外出取到舊使院

碑幢二座於新使院內豎立則當時固以為舊物而

珍之今距皇祐又七百二十餘年其可實更當何如

石刻今在徐州此本為江都汪在甯所贈歐陽通諸

軍節度使代其兄愿此碑蓋立于想未受代之年

也文但有序而無銘且建幢而非碑皆與他碑之

頌德政者異後列屬官姓名幾二十人而撰書之

高踴譚藩仍列其中二人外惟鄭據見全唐詩云

滎陽人右龍武軍長史與碑言攝觀察推官者不

同餘俱無矣此碑為嘉定族姪元勳官徐州教授

時搦以見奇碑尚完整字亦道媚可寶也

柳宗元龍城石刻

石殘缺僅存橫廣一尺九寸高八寸三

分八行行四字行書在廣西馬平縣

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出七首福四民制元醜

元和十二年 柳宗元

天啟三年冀重得此于柳公井中

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畫云龍

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張制九醜余得之

不詳其理特欲隱于於斯歟柳子厚 龍城錄

按龍城錄所云與此微有異同偽書不足憑然茲刻

實宗元書也謝啟昆 西金石畧

公皆未著錄近代藏金石家亦罕及之清研室金 石文跋尾

按此碑撰者高踴兩唐書傳稱瑀釋褐右金吾曹

曹參軍累辟諸府從事歷陳蔡二郡刺史入為太

僕卿大和初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許州刺史忠武

節度使三年加檢校工部尚書又加檢校右僕射

六年移授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等使徵為刑部

尚書拜太子少傅復授檢校右僕射陳許蔡節度

使綜其前後未嘗為支度副使檢校司封郎中兼

侍御史與碑結銜全不合豈別一高踴而唐書無

傳耶書者譚藩無傳然工書宗顏體與何類齊名

蘇子由樂城策咨子瞻寄示岐陽十五碑詩所謂

譚藩居顏前何類寧顏頗者是也岐國公李愿為

西平王李晟第四子碑云岐公辛卯歲自夏臺帥

奉詔朝于京師辛卯即元和六年以兩唐書本傳

考之蓋李愿自元和元年八月檢校禮部尚書兼

夏州刺史夏綏銀宥等州節度使至是入朝即出

為徐州刺史也愿之至徐州在六年十一月而碑

立于十二年九月亦閱六年之久矣傳稱無何有

疾以其弟想代為徐帥而不詳何年據舊書李想

傳明元和十三年五月移想為徐州刺史武寧

來皆不見者緣故向無標題而碑文亦祇六句首

句城柳上泐一字据天寶舊郡名當為龍城而因

以龍城柳為碣名也未署名元和十二年柳宗元以

元和十四年卒此碣在卒前二年昌黎作墓誌銘

不詳宗元刺柳之年兩唐書傳皆云元和十年移

為柳州刺史則其刻此碣在到柳州後二年矣昌

黎接羅池廟碑云柳侯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

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

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

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云云飲

酒驛亭事在題此碣之明年其竄斥荒墟埋厄感

鬱之樂此碣十八字中已畧寓之矣龍城錄為

役者得白石微辨筆畫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丞斥為偽書不足憑良然

憲超塔銘

石橫廣二尺九寸七分高一尺九寸五分三

十行行十九十八字不等行書在淳化縣

興國寺故大德上座憲超塔銘并序 京莊嚴寺沙門元應撰并書 上座俗姓太原王氏累世京兆涇陽人也童子事師年 過受戒報終七十有六僧夏而五十焉業精妙法於大

應八年試業得度孫名住興國寺也

上座行操業松戒德霜白道洽羣物而悲敬齊行持念
無虧經聲不擬優曇花之句偈曉夕相仍分隋利之開
數香風不絕向萬餘徧稟學定於摠持東院繼七業之
蹤蕤心燈於巨夜之中明終不絕而忽於今年覺是身
虛德氣力漸微絕粒罷食唯茶與乳右脅而臥四旬如
生命入室門人上座子良都維那智誠等曰吾今色身
應將謝矣怒力勤榮法乳相親金泉澹及梨園鋪吾之
衣鉢將入常住以為永業言已怙然累足而去也門人
子良等號呼勵天空口血灑滴流泪咽庭樹摧枝川原
無色悲風慘然鐵峨馬塔崛起於西原颺颺松吹金龜
之田即於其年三月七日於興國下莊淨室飛香神顏
不易狀若平生溼爾終矣門人子良等採以荆珉徵搜
飛行嚴潔 松篁比貞 秉志堅直 如岷如荆 衣
珠內瑩 獨耀心靈 精持妙法 德冠羣英 四句
絕絃 而亡內逼 諸漏蠲除 聖賢不測

唐元和十二年歲次戊戌十月辛亥廿日庚午崇建
金龜鄉臥龍里紀也

門人子弟 上座子良 都維那智誠 子昇 子

太原縣尉次曰宗元口曰吉元血泣柴土護裳旌南歸
太原越十一年二月己酉葬 我尚書左僕射安

定王于太原府東四十里孝敬原禮也 公之先

本阿跌氏出於南單于左廂十二姓代有才傑繼為會
師嘗統數千廬落號別部大人貞觀初 大父

賀之率其屬來歸 太宗制受繼田州都督

仍充靈武豐州定塞兵馬使 大父曩之無祿早

亡 先父良臣開府儀同三司雞田州刺史克朔

方先鋒左助兵馬使夫以三葉之忠厚一門之信謹宜

錫祚豐隆生駸賢 公形清而視明神全而氣和

猿臂虬鬚山立玉色贈工部尚書李奉國章 公

之伯姊器 公於獨人教之騎射付以韜略由是

發迹雲中策名太原始以勇敢從北平王燧戰于蒲次

以愿恭事朗尊王自良鎮於并或與先偏或訓齊部

伍公家之事無細大戎府之務無重輕操手風生過目

冰斗禮部尚書隴西公說待以心膂奏兼殿中侍御史

工部尚書榮陽公僊校為爪牙兼兼御史中丞天司空

嚴公殺揮賊下之才奏兼御史大夫大司徒范公希朝

求軍中之舊遷為檢校左散騎常侍古人云一心可以

事百君於公見之自時而後氣概昭宣風聲流聞人望

馮 子崇 子倫 子英 尼弟之飛盈 童子阿

萬 姪王傑 仇元誠 史漢 趙梅

法華邑人 史清 趙杞 房慎疑 牛雲 劉興

韋牧 宗悅 張政 敬鑑等

李光進碑

碑高九尺九寸七分廣四尺一寸七分

二十七行行六十八字行書在檢次縣

大唐故朔方靈鹽等軍州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

支度營田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刑部尚書兼靈州口都督府長口口史大夫安定郡王

門下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令狐楚撰

嗣子季元書

口安定郡王諱光進字耀節前制靈武之三年歲在乙

未季夏六月寢疾于理所監軍使者驛馬以聞

皇帝遣中貴人賈尺一書與御府醫藥馳往臨視旬

有者八日口口厥命享年五十七矣 制詔

丞相御史罷朝會加賜賻然後以左揆之璽印畫殺告

子弟焉其年嗣子季元河口衙前兵馬使檢校太子賓

客兼監察御史次曰燧口陳許節度押衙檢校太子賓

客兼監察御史次曰燧元次曰燧元宣義郎行太原府

歸厚 天心委重由代州刺史石橫鎮北兵

馬使代北軍口超遷工部尚書單于大都護振武節度

支度營田觀察押蕃落等使 朝家思所以優寵

尊異子 公者無所愛焉八年秋遷為秋官改拜

靈州進階至銀青封口于安定賜姓李氏列於

宗籍追命 先君儀同為工部尚書 先夫

人史氏為代國太夫人 君臣交感家國儲慶規

擢充塞有如是耶十三年春冬口忠武軍節度等使銀

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威郡開

國公光顏既平淮夷秉圭來 朝疏 公官伐德善

涕洟見請以表丘壟又會故吏御史任口則條二府政

事上於考功故得鋪陳馨口追琢琬璣云惟 公

口毅直清潔矩莊明不為物遷能以貞勝忠信之教自

形於心術孝悌之行每合於天經口昔國太夫人嘗有

霜露之疾 公與今司口左右就養不口冠帶者

累月其口屬門也先惠訓而後武斷清靜之政成愷悌

之化流饒孤遂安奸盜熾悅員元中 孝文之心

在宥天下無何李鄭二師相繼物故大司口口公亦用

寬和統三軍駭門武人驕蹇自便及 公之都紀

大旆之前立無跋范司徒之東討常山也軍旅之事口以谷之或運水以絕其歸居或斷橋以防其口集賢君有命皆我之爲開網竟從於

於律其在振武也愆邊候之不修黠虜挺突我人離落於是選騎或期楊威稜於沙磧寇皆愕眙深潛而遠遁矣病公田之不闢豪家射利我庚空竭於是置吏立程戀信賞於表緜農皆鼓舞樂耕而熟耘矣罕羌之豪曰懷榮曰黑口賊攘效橫於二口前後握兵者率不能

藥公乃飛語以速其卸開恩而怠其意登疾力如取懷中而殺之風清河湟威動朔漠遷之至于靈武亦猶是也而加之以口仁因之以廉平夫家之俗有恒經井地之征有定制生物滋殖齊入樂康利澤四布淑聲一口時縣官加兵蔡人且三年矣羣方奏薄伎于

內庭雅知將欲徵口於朔方濟師于許馬謂肺肝之可見便手足以相衛公亦義形于色情發於中或攘臂而言或投袂而起豈天縱校童之戮于終歲也豈日而公疾決旬而公病不月而

公薨悲夫信之結於人也深惠之被於物也久聞喪而哭於野者雷動會葬而登於麓者星奔豈止勞面刺心較春罷市而已嗚呼黑山雖順赤嶺猶虞而懼

跌氏出於南單于十二姓貞觀初祖賀內屬父良臣爲羅田州刺史光進以隴西公說榮陽公偁大司空嚴公綬大司徒范公希朝薦云云新唐書有名無字

如封安定郡王及其祖父皆在所遺表薦者惟王承宗與范希朝而已檢校工部尚書與碑題刑部尚書具皆當以碑爲正至兼御史爲代州刺史及光顏先

娶母死光顏婦藉貲財野納管輸光進泣而反之碑亦遺焉子季元繼元新元魏元吉元夫人史氏以乙未六月薨越十一年葬而無紀元傳云元和四年表

薦爲都將俄振武節度遷靈武當葬在元和十年葬在寶歷元年也錄補

光進以元和十年六月卒于鎮十一年二月還葬太原府東四十里孝敬原十三年春弟光顏平淮西入

朝請于天子得立碑于墓朱錫鬯云光顏請于朝葬其兄者蓋考之未詳耳碑無建立年月攷宰相相令

孤楚以元和十四年七月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五年閏月爲門下侍郎七月罷以楚署衡

驗之當在十五年無疑潘次耕題作元和十一年亦誤也傳云六年六十五而碑作五十七當以碑爲正光

進字耀卿封安定郡王光顏封武成郡開國公皆傳

卿辛木已高壽宮元開懷忠憤者得不太息而掩涕乎蔡邕撰有道之碑自知無愧范文觀武子之墓可以與歸銘曰

天有風霆是爲威刑國之斧鉞川以征伐明明我后擢武敷文螭螭我王祗節邀勳皆在偏裨與道則直洎司經紀其儀不忒一塵出守十乘啟行籥籥單于

福祿朝方心與口同政由己出塞上師壯軍中虜賈既宜大忠宜奏膚公西戡吹夷北服山戎慶方來兮任方崇身已滅兮名已空罕山之南汾水東白楊黑柘夕悲

風光進與弟光顏並爲唐名將憲宗平淮西光顏功最高唐書二人並有傳光進碑令狐楚所撰光顏碑李程所撰皆名臣也然歐趙二錄皆無此二碑歐錄所

載李光進碑楊炎撰韓秀書者乃李光瑊之弟非光顏兄也趙錄有贈太保李良臣碑則光進之父官

上雜田州刺史初無功績以光顏故贈太保與二子同葬一地乃趙氏錄其一而遺其二殊不可解余友朱錫鬯過榆次趙村掘得此碑以副本遺余故得而錄之其良臣光顏碑則已見記中矣金石文

按碑云安定郡王諱光進字耀卿年五十七其先阿所未載其稱李自良爲則寧王亦未見于史也文云蔡邕撰有道之碑自知無愧范文觀武子之墓可以

與歸范文疑趙文之誤又云贈工部尚書李季國翼公之伯姊奉國書本傳所云舍利壽解也石文歐尾

按此碑無建立歲月據撰文者令狐楚結銜爲門下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證以唐書宰相表是此

碑之立在元和十五年閏正月辛亥入相以後七月可卯罷相以前之事矣然據碑文是元和十三年春光進弟光顏入朝請立碑不知何以遲至

兩年之後始撰文而立之也碑云越十一年二月己酉葬乃是元和十一年非謂卒後十一年金石錄補謂葬在寶歷元年者誤也兩唐書光進傳敘

事甚簡不如此碑之詳然碑有與傳不同者光進之卒新傳不詳歲月舊傳則云元和十年七月碑云歲在乙未季夏六月寢疾于理所向有人日口

口厥命若是卒于七月碑當有七月字不應僅云向有八日此句有八口即在季夏一月之內則是卒于六月矣碑云享年五十七兩傳皆云六十五此其尤異者也碑云葬于太原府東四十里孝敬

原山西通志陵墓卷太保李良臣墓在榆次縣北

十里趙村西李宗閔撰神道碑曰貞元十一年八月葬于太原府城東南孝敬原子光進令狐楚撰碑即謂光顏墓李程撰碑亦云葬于太原縣東孝敬原以輿圖證之榆次縣在太原府城東南元和郡縣志云去府城五十六里故孝敬原在榆次北

十里與碑言太原府東四十者合也碑云公之先本阿跌氏出于南單于左廂十二姓貞觀初大父賀之率其屬來歸太宗制受雞田州都督云云元和八年秋公遷為秋官改拜靈州賜姓李氏列于宗籍舊唐書傳則以賜姓在六年為異而賜姓為光進事則傳與碑同至通志氏族畧云阿跌氏九姓阿跌部為雞田都督唐單于都護振武節度使兼御史大夫阿跌光進元和二年詔賜姓李名光

顏頤許節度使是以賜姓為二年事既與碑異而又似以光顏為節光進所改名則更誤矣碑稱其父良臣曰先父又曰先君母史氏曰先夫人孫文人稱他人之父母加先字始見于此碑書我庚空場庠作庚是筆誤句有八日有字下多書者字旁用點抹去之其例亦始見此碑

南海神廟碑

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祖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卑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復視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某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權天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與省牲之夕載賜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視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准恍惚畢出蜿蜿蛇虺來享飲食闔廟旋體祥飗送風旗蔽旄麾塵飛揚曉鷺鏡鼓嘲轟高管噉謀武夫奮棹工師唱和穹壘長魚踴躍後先乳端坤倪軒豁呈露祝之歲風災熄滅被人獸魚蟹五穀肯孰明年祀歸又廣廟宣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且修明年其時公又固注不懈益虔歲仍大和盡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節公藏私蓄上下

姜本高廣行字皆不計正書碑在廣東南海縣

南海神廣利王廟碑

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陳諫書

使持節循州諸軍事守循州刺史陳諫書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大敬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符莫貴於公侯故海岳之祀儀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符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祀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合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臣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注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病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言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郭性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邊豆薦裸輿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狂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

與足於是免屬州貢進之緡鏡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曹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慮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射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虞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前視于旁帝命南伯更精不矜正自今公明用享錫石我家那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濱之限既足既滿故不均宏俾執事福公行勿遲公無違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舊唐書孔戣傳發授廣州刺史先是準詔禱南海神多令從事代祠戣每受詔自犯風波而往韓愈在潮州作詩以美之今此碑後繫以詩者當謂此也然傳謂在潮州不知其已移守袁州矣唐書禮樂志五岳四鎮歲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至四演則畧而不著祭日今碑稱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知與嶽鎮同也又稱冊有皇帝名乃上自所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致祭志文亦不詳其事此

文集本與石本異者惟海嶽之祝碑以祝作祀祀之
之歲碑以祀作祝又碑題集本作南海神廟碑石本
闈八廣利王三字 授堂金

按此碑裝本今取雷耕王氏宋刻昌黎先生文集
本校之文集集注二音有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
袁州刺史韓愈使持節循州諸軍事守循州刺
史陳諫書并篆額其後云元和十五年十月一日
建今裝本陳諫書下失并篆額三字并失其後年
月一行文內故海岳之祀集本祀作祝故常以疾
病解集本疾病下有爲字故明言齋廬集本作明
官敬祭其集本某作其米三萬二千斛集本三作
四又補注泐文十九字末句諫其尤無下幾本全
缺今補注一百三字又詩八十字然後文全可讀
也碑立于元和十五年十月兩唐書韓愈傳元和
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迎佛骨愈上疏諫意示怒
甚貶爲潮州刺史愈至潮陽上表上領復用愈而
皇甫鎛惡愈猶直請量移下郡乃授袁州刺史然
則昌黎之撰此碑蓋到袁州未久也書者陳諫新
唐書附王伾傳云自河中小尹貶台州司馬終循
州刺史此碑結構是其所終之旨也碑云南海神

巢父之從子附巢父傳舜由華州刺史潼關防禦
等使入爲大理卿改闕子祭酒十二年嶺南節度
使崔諫卒二軍請帥上謂裴度曰嘗有上疏論南
海進蚶菜者詞甚忠正此人何在度以祭酒孔戣
進即日授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傳
所載幾政績大較與碑同蓋即採用此碑也

皇甫湜浯溪詩刻

石橫廣一尺九寸八分高一尺七寸七分
分十二行行十一字正書在韶陽縣

次山有文章可惋 在碑然長於指教約潔多餘慈心
語適相應出句多分於諸作者問拔戟成一隊中行
雖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
而神上與千幸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槩文於一氣
間爲物莫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
溪口啼素瀨我思何人知徒倚如有賴
侍御史內供奉皇甫湜書

按此詩缺泐三字今檢全唐詩補注于考標題題
浯溪石四字而詩首句云次山有文章似係贊美
元次山之中興頌也然意無專指惟石屏立衙衙
溪口啼素瀨是即指刻中興頌之石屏也此刻與
全唐詩不同者一字溪口啼素瀨徒倚如有賴全

次最貴號爲祝融此語本太公金匱見昌黎集注
冊神爲廣利王乃天寶十載事碑云元和十二年
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
京師至齋祝祝冊云云兩唐書禮志不詳祀嶽鎮
海濱之儀文獻通考載德宗貞元二年大常卿董
番奏五嶽四瀆伏準開元禮每年各以五郊迎氣
日祭之其祝版並合御署自上元元年中祠小祠
一切權停自後因循不請御署其祝版欲至饗祭
日所司準程先進取御署附驛發遣勅旨宜依仍
委所司每至時先奏附中使送往據此知御署祝
版事已入停而復行者始自貞元二年檢通考後
附開元禮但詳五嶽四瀆之儀而嶽瀆祝文亦附
其中不見有祭海之文大約海鎮亦準此行之碑
文所謂祝冊自京師至冊有皇帝名上所自署語
與董番奏合碑云五鼓既作率牛正申者月合率
春之月且牽牛中此爲立夏行事之徵碑文前紀
南海祀典後紀刺史孔戣德政末附四言韻語是
詩而非銘故舊唐書孔戣傳云愈在潮州作詩以
美之据文云感願刻廟石以著厥美是昌黎亦因
衆人之請而作此也幾字君謬孔子二十四代孫

唐詩啼作揚賴作待當是傍本有別也詩末題曰
侍御史內供奉皇甫湜書新唐書傳湜字持正睦
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爲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東
都留守裴度辟爲判官其官侍御史內供奉傳所
不載其書此詩亦無歲月因附元和之末持正在
元和時最有文名幾與昌黎相等觀昌黎和其陸
渾山火詩其能爲長篇可見然多不見於世惟石
刻中有此一詩洵可寶也

宋季誠碑

碑高八尺廣三尺九寸三分二寸
八行行五十六字行書在三原縣

唐故忠武軍監軍使寧遠將軍守內常侍員外置同正
員賜紫金魚袋上柱國贈雲麾將軍左監門衛將軍宗
公神道碑 并序

忠武軍節度副使朝議郎檢校尚書驢方郎中兼御
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蘇遇撰

翰林侍 詔朝議郎行常州司法參軍上柱國曹郢
書并篆額

天香四星環拱 帝坐降精成象崛起輔時內則
銜奉 絲綸効勤夙夜外則監護統帥鎮靜邦家宜
其榮冠貂蟬名香竹帛公諱孝誠字孝誠京兆三原縣

人也自姬周分姓由小邾建家隱屠肆而名動諸侯居里閭而勢侔卿相雲構肆直於漢世然據曜文於吳庭綿綿不絕廿有榮位皇祖游仙皇孝珍玘竝育德當年纒慶千後公弱冠入侍以謹密見親咫尺 天顏

左右皇極克勤專對休有令聞貞元中 德宗新平寓縣戎臣專閫多不自安任非其人情則莫達使乎之選 朝廷為難公時妙年早承 恩渥累

馳駟騎所至風從對敷 王休祿高敏捷異踐要職官更肩丞幹盡之聲自茲益大尋加朱紱銀章以旌能也元和初張伯靖負固欽州嘯聚蠻落公衝

於假擾之際撫諭於谿洞之中遂使投戈感 恩欽祗向化掉三寸舌息數州兵古人所難公有餘禘拜官闈令上護軍以寵勞也 先皇深憂漠北慮啟邊

志公密陳嘉謀請城天德許 詔既下仰辦於公量財揆日躬先板築胡馬不敢南牧漢兵休懷西歸保護塞垣萬代之利攻心斷臂復親於全投本議即內侍省

內謁者監以酬勲也屬元戎授鉞問罪淮西 恩加朝散大夫內侍省內給事以護許軍公素懷忠果徇國忘身每竭家財以周軍用時經行陣或被傷痍親自撫恤問以疾苦布 皇恩於閩外推赤心於腹中

穆子之薦賢兼之有也駟馳二紀出入 四朝迭往事居物無橫議方將振翼天漢展步雲衢蒼蒼不仁摧我貞幹夫人王氏輔佐成家克修婦道中饋有譽偕

老忽乖痛移天之禍盡晝哭之節嗣子富平鎮監軍朝議即內侍省掖庭局監作上柱國士儉能襲弓裘善繼先志明時並 待旬服監臨榮口六姻貴昭

聖世次子士倫初從筮仕投跡要司皆蒸蒸之心願申夙極以遇久同 王事備詳勳績棄田非久陵谷易遷傳之不朽在平貞石銜悲紀敘無愧乎詞銘曰

入侍重閫出奉 紫泥星躔往復朝騎東西伯靖負阻嘯聚五谿宜 戮威恩華彼昏迷北難獫狁

侵擾黔黎乃城天德上千雲颯下視虜馬遠如醜鷄柴口態盡窺塞無蹊再監滑許滅蔡平齊智勇雙高功名

日躋紫綬金貂 恩寵極兮悲京部曲嗚咽鼓鼙佳城白日草露妻 長慶元年歲次辛丑二月戊辰朔五日壬申建

項江寧嚴侍讀冬友遊秦中歸摹以遺子書注流麗可愛案唐書憲宗紀載伯靖之降不言何人所招致嚴綬傳則云道將齋檄開曉羣蠻悉降亦不言所道

士皆感激人百其勇故能綿歷三歲終始一心克定淮襄剪除荆棘過合流下郟城功伐彰明 上每嘉歎遷朝議大夫內常侍旋以內憂請從喪紀 詔命

不許遽令起復是歲李師道遣送窺竊近郊 宗移司空公光顏鎮守滑臺以行天討兩道全師委公監撫初入寇境方伺地形為賊埋伏乘我未備公行從

之騎纒廿人決機方寸之中奮發倉卒之際策馬直進突其堅鋒左拂右旋所向風靡以少擊眾古昔無儔威

聲益雄士拔爭進收斗門下臨濮皆公之力賊平還鎮寵 詔繼至加雲遠將軍上柱國殺蔡平落陳許瘡

痍一年之中四更節將公撫新懷舊軍郡帖然既盡禦眾之方真得監臨之體享年五十一元和十五年七月

廿日遺疾終於許州之官舍部曲表請歸葬長安有 詔追贈曰故忠武軍監軍使寧遠將軍內侍省內常

侍員外置同正員賜紫金魚袋朱孝誠祇事左右勳勞歲時言念忠誠常所委用出入內外迭為監臨廉以居

貞和而得眾將我成命奉以終身憫口云亡是有追口昇階進秩式慰營魂可贈雲麾將軍左監門衛將軍

王人臨門哀榮備至口抱謙恭之性有適時之才脩著勳勞會無矜伐每口榮獎憂形于邑午參之口變

者何人讀此碑乃知孝誠實銜命以行孝誠乃中人非綬部將亦足以裨史文之闕史稱伯靖汝州瑩碑

作欲當以碑為正孝誠為李光顏監軍平淮西破李師道皆預有功光顏自忠武徙鎮邠寧孝誠仍舊監

忠武軍碑云嚴蔡平落陳許瘡痍一年之中四更節將撫新懷舊軍郡帖然蓋紀光顏徙鎮以後事忠武

軍初鎮陳許二州元和十二年增領潞州十三年又增領蔡州故兼舉嚴蔡也其云午參之機變穆子之薦賢此用春秋傳伍參戰國策繆賢事伍參古今人表作五參說文五从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是午與五同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攻師道子濮陽拔斗門杜莊二屯事也其為監軍即在其時又云出入四朝則其入侍之初猶在代宗時也關中金

朱孝誠以宦者為忠武監軍薦歷華膳而有妻王氏有嗣子士悅次子士倫史稱李輔國娶元擢女奉勅為之唐內侍之橫其有由也夫裨官問罪准西以護許軍攻是時光顏為陳許帥而孝誠奉命與之左右蓋不獨梁守謙一人往撫蔡師也又言李師道竊竊近郊案木傳師道遣客燒河陰漕院錢三十萬緡米數萬斛倉百餘區即指其事石改

梁守謙功德銘
碑高一丈五寸七分廣五尺三分四十六行行八十八字正書篆額在西安府學

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副使兼右街功德副使雲麾將軍右監門衛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宏農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魏承和 授并書

朝議郎權知撫州長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翰林侍詔陸邴象額

天竺有聖人焉名之為佛三身牙相應化無所從來百億同名不知其誰之子德包塵界道冠萬靈有感必通

登東山而小營登泰山而小天下今亦然也如來觀湖山而小聲聞觀枕山而小菩薩我佛也同彼虛空不染於幻強立真假會未牢固是故說行而無所說行說而無所行非行非非說非非說非法非非法非性非非性本不生無所滅元不覺無所寂於一不一中悟諸未悟者於起不起中導諸未道者大矣哉若非天下之至神又孰能如彼而夜景至輝化行西土神光啟夢象

教東來思玉毫而口捲驚峰仰金偈而虔瞻貝葉身已逝矣空傳結集之書性本存焉如聞在代之說且法以辯志言以辯心非法無以悟其心非言無以成其志即言說文字皆解脫相有是經處即見如來今有右街功德使驃騎大將軍行石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上柱國邠國公食邑三千戶充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安定梁公日守謙職是 禁營那家重器居繁不亂兼摠緇黃

讀佛言親釋氏其貞元中公以溫惠為甲冑清慎為戈矛跡尚 彤闈名高 紫圍至元和初授銀璋佐 密

命鼓翼高岫躍鱗洪波飛鳴近 天得志江海五年加

金紫掌 楓機源汗流心散為 齊雨 如絲入耳開

展成綸捧 白日以揚光戴 青天而翼 化處事之

極動而可觀至十二年遇蔡人逆戎事興 天討未平

酬念如響心操惠炬承燭於大千手運慈航泛流於沙劫晦明不二淨穢兩同正智如我無所得雖後天地而有質先天地而亡形莫不究清濁之未然識方圓之始卒大矣哉若非天下之至精孰能如此夫大德小德優劣不同賢人聖人取捨各異乃引眾星之表月立萬象以尊夫因喻發揚憑茲外飾有言子貢賢於仲尼者不知仲尼之聖加口子貢有言阿難相同諸佛者不知諸佛非相以攝阿難見尺晏之至微知大鵬之至廣觀秋豪之至短知大椿之至長擬於物即尺晏秋豪擬於人即阿難子貢雖然近如來之門戶識天子之培壻瑚璉寶瓶異諸凡器金楹玉棟口是常材故佛之侍從者即迦毗令人拘郵貴族皆辯搖金刹名振鐵圍駝六賊如眾鳥之避鷹鸞歸四魔若百獸之畏豺虎而性海無底惠肇穿青善入一乘橫通三輩被精進所縛不捨用心肯修之於身去住未決或執如或斷如是故生已之法隨滅滅已之法隨生常生之所不生常滅之所不滅能銓二義其唯覺乎覺不自明方明覺也夫有生滅者是覺之用無生滅者是覺之體即知覺逐滅生隨覺滅生滅俱寂其覺亦亡乃指素月於澄溪桂外緣於見性解出人表堪為代師儔諸法王則五豆敢問者孔子

千戈在野 天心懲師者矣而誅剪未就乃命公撫眾觀敵審度遲速乃奉辭伐罪踴躍而行走四牡以宣暢 鴻休利萬物以車塵相屬景莖戎事董護諸軍與將師同其進也一其議也或縱六奇之辯即濤生巨浦雲出深谿或察五閭之情即趙搭穿楊楚金伐木若有神助不謀成心我旗旣張我車亦列均勞逸而義夫爭死齊賞罰而奮臂爭逝誓銳候時果中長策於是選精卒張龍追雜旌旆而不嚴部伍差進退而曲敵之心實為鋒銳詐餌武口賊果輕襲利吾大軍遂使書掩沙河

葛伯之賊夜遁合流宵渡邵陵之寇全平駭若奔雷勢同激電似雷露菓草風卷餘花縱烈火於平蕪走飛泉於大壑摧枯易折孽民難全滅孽之功十有其七餘賊保廻曲官軍圍邠城我鼓音方厲武旅方推擲利柄而目無全牛執其吭如剪豸悅口摩壘問罪登陣不降梯

樓閣空矣石相接經四十日燧火失繪人無固心畏夏日之赫光懼春水之易泮乃降仍邀公匹馬視師撫納

疑懼全悅以犯難投誠若歸遂令啟開按轡而入醜類或載或罷相視失色公曰來余與爾言爾本吉人也何

不徇 國家之急成其名而託身於武豹之穴求其噬輿戶覆揆誰與咎耶 皇情極念之故令守謙布

澤潤心宣 化清耳能悅生避禍者當聽之曰 明
 明天子清問下人不能勤王爾失遠略為寇盜所制而
 臣節難全犯孤矢之威當剿絕之斃圓首方足莫匪情
 靈念其瘡痍實可憫惻然違子戮汝而不赦恭命活汝
 而無害能遷其不祥而為祥吉莫大也變其不幸而為
 幸令莫窮也賊將卒等色轉懇禮逾謹曰 皇七
 聖文紹統神武膺期惟德動天無遠不格被堯舜之法
 服行堯舜之法言所以大文教而九有小康小武功而
 天下大理肯欲戢子楨親豫備使人居安各得其壽爾
 不方不能安時處順守衛中國而罪咎自結庸階備崇
 印不得已而與師非樂殺人也况 天德好生容長萬
 物是以曲開洗行秀設自新招示頑夫以明廣大將士
 等入遭苛暴翻跡合圖亦謂朽燼重燃枯條再葉國刑
 當宥成賜無辜豁爾憂心以承慶賞降人皆投戈卷旆
 匣刃菟茲觸地血流向 闕蹈舞於是五千叛卒不戮
 一人十萬 王師皆服其德從此鯨鯢俱失烹餅方困
 惡鳥巢傾折翼於此 恩波大澍封錫有差乃授公右
 監門衛將軍飛 詔追還 密職如故又掌天地之戶
 耀捧造化之闕捷敷隨日厚望逐時深公之美也不滅
 直以沽名不循義以犯物動靜無隱發言有章至十三

年 天口瞻凝嗟賞重知勞不自伐功不自德遂與戎
 印授兵符司 禁旅之右也公積仁成器稽器成名卑
 牧雞踰高光可仰定止足之分動必師心辯榮辱之機
 道樞不撓薄嗜慾以守一鄙浮華而處中庄謹聲流酌
 之不竭伏以元和長慶釋教大興雅叶所歸轉得親近
 謹於大興唐寺花殿院為 國鳥古今翻譯大小乘經
 論戒律合五千三百廿七卷公私祿利不入其門凡是
 難得無所愛惜嘗求善書者台絕外塵不飲茹浴身至
 于精利焚香而就筆硯擇其力多者以多價酬之少者
 去之人不約而自勸也於是染素流光含丹縱彩雲生
 墨沼之上花開方絮之中衛索分鏤王羊並驚各行軌
 轍跡不相讓又立經堂一所三間非何安住法輪必資
 豐儉作制惟承壯我 皇都豈得為工者不極其妙為
 材者不極其美殊形異狀生於斤斧之中曲直方圓豈
 逃繩墨之下於是彩棟霞張雕楹雲布朱扉洞啟鏗壁
 含光羽族棲於綺意鱗介遊於藻井脩羅率下爭提天
 矯之梁藥叉命徒競戴及我之芸眾靈翼衛諸天護持
 恍惚莫辨其形來往不留其跡又於堂內造轉輪經藏
 一所刻石為雲盤地而出方生結構遊口口緣立無數
 花壇竊比兜率造百千樓閣同被化城狀物類本擬容

奪真鷓鴣若飛而不飛虹螭似走而不走樂極備比雜
 之以琳瑯檠楠駢羅飾之以珠翠瑩空五級方開四門
 礎錯相輝煥麗交映離重觀之炫目公輪閣之奇口口
 歲古人多有慙色不知來者孰能繼歎於是方表含翰
 虛中不滿羣經之府所好必從遊藝者任其卷舒杖德
 香恣其探討或超諸垢穢蓮花隨手而開敷或等彼清
 涼甘露應心而滴澀乘之所妙者不論其小大法之所
 尚者口口其淺深營諸江河所汲隨器從流自得不礙
 踈數其外或圖寫龍神鬼物之狀以為嚴飾或造菩薩
 天仙之類周匝其旁白璧成容玉眸高視黃英作相金
 口如言設無體之禮實不佞於屈伸厭無聲之樂終不
 頌於音律五色口口亂其目入風無以吹其心守靜機
 以自持執堅中而不礙或虔恭然如或侍坐儼如又於
 堂北別立鏡燈朱燄揚輝紅光滿室常生璇巧有符丁
 緩之奇蘭膏自芳不假海人之贈幸斯破暗永繼其明
 於是羣藝畢眾工歸八龍口軒四王護闈雨露香砌何
 塵垢之蒙潤風搖寶鐸流美響之不已公頓首奏曰臣
 聞法乘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所以萬物生中
 不擇於覆載榮枯美惡必備於寒暑雖古先哲王宏天
 若德豈同 聖代則而行之伏惟 長慶文武

孝德皇帝陛下其冠四維氣含八極齊日月之至耀光
 燭無窮等天地之至仁寰瀛受賜坐超湯禹立並羲軒
 駟嶽瀆之精靈馳道德之車馬有典有則無怠無荒法
 上元以生成體陰陽以御物動合靈契事膺神符永綬
 兆人克顯休命臣猥承 委擢如荷 丘山蕭艾空竊
 於 春陽蟪蛄每慙於 雲雨脩持口口允奉 穹蒼
 上職 冕旒伏增驚越臣亦知螢光助於兩曜映滄宗
 於四溟實不足以添輝亦不足以濟廣然纖美見容知
 太明之及遠涓流必納識渤海之宏深臣早悟多
 藏勇於施捨聞斯必舉所作成集誓嚴持口口上積於
 恩光啟導法湮永資於 德澤 帝曰俞卿以
 檀波羅福保子朕躬朕以官惟其人任卿勿貳實千載
 之一會何魚水之見稱想卿逢時宏道多慶公荷 寵
 之極涕零如雨又奏曰如來奧旨必藉開張若不言宣
 何以廣福臣請得無染沙門貞實等二七人御斯信馬
 駕彼白牛直出四關掃諸五翳偕持正念調服其心為
 國傳經乃至無算 陛下得佛祕印行最上乘於
 多劫中為人 父母遂令釋子遵有漏法傳無盡燈滋
 寶雨而潤及四海布香雲而應平界口天之下孰不
 蒙益受益之利上集 一人伏願 寶鑿天齊金輪

徽固永居億兆之上克承無疆之休 帝悅依奏公

曰克樹有為期於不朽略須題述以告將來遂命戎副

右監門衛將軍楊承和文而書之辭曰小子蓬次劣人

跡度卑淺無當時日用之效有僻陋至愚之累 靈波

曲洞幸得充之幾歷星歲穆厠 下風聞可道之言觀

可行之行書紳不暇何以衰稱至如走 光塵俟 嘉

命愚人不敢拒若使陳葦口具 德美愚人不敢當

公不聽又辭曰抑短羽齊九皇之譽殊不驚人使弊足

追萬里之跡豈宜及遠雖冲霄有路且力小未任况逐

日無功而敢煩羈勒 公又不聽是以磨鉛赴 樽俎

之罰策鈍當 天衢之馴流汗如沃愧顏若再輒盡

野辭書于琬璧銘曰

香山之東雪山之北善勝道場迦維之國飯王聖子有

大威德菩薩伏膺龍天仰則總彼十名高談四諦能拔

一毛普現一切阿僧祇劫瞬目所睹微塵刹土寔心所

計無說非默有說非語汲引末終豈厭寒暑八正齊列

三乘竝舉憫愍逝多歲不我與舉足下足群魔愁誘歸

歎歸歎飭彼迷忘優曇忽折摩丘驟表海會無言靈山

多曠猶歎犬雄情靈藩翰上下四維吾道一貫藏諸不

理顯諸不亂託跡光周遺宗炳漢操之即存捨之即亡

長慶二年十二月一日立

天水強瓊摹勒并刻字

此宦者梁守謙造經於興唐寺而獲軍中尉楊承和
為銘之書之者也頌宦者功德乃謂淮蔡之功十居
其一將令裴李諸公何處生活 石墨 鐵華

邠國公者內侍梁守謙也改之唐史宦者守謙無傳
惟憲宗十五年書帝暴崩于太極殿中尉梁守謙王
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理及禮王暉而韓文公

平淮西碑亦載守謙在帝左右嘗命之往撫蔡師夫
守謙以一宦者而爵至上公此可見憲宗之信任小
人宜其晚節不終卒此宦者之手然則予之錄此蓋

將為天下後世之戒而非徒取其文字也 金 碑 版 耶

右邠國公功德銘楊承和為文而書之承和一闕人
耳安能工於文辭且書法精妙乃爾始當時文士游

中官之門者為之假手也守謙以元和十三年充右
軍中尉至大和元年三月始致任以王守澄代之蓋

典禁軍者十年故穆宗文宗之立皆預定策功唐書
宦官傳劉克明弑敬宗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

梁守謙魏從簡與宰相裴度共迎江王發左右神策
及六軍飛龍兵討之承和事見于史者惟此兩碑以

如來寶印付囑 我唐必正鑿典克續綱法雨一

潤佛日重光真諦所歸域中之 大無為所及宇宙之

外幽宗默識靈機暗會十劫飛輪萬方永類既崇其化

邠國欽承久積吉行發言相膺意馬早繫心猿不升

出彼夢宅如上尚陵不捨有相無相所依不離有作無

作所歸焚舟得濟到岸應藉達人是是塵人非非雲赴

壽山澤歸 福海會峯永固波瀾不改眾善斯立野

光耀彩樹彼勝因憑茲爽塏順生攝生從俗因機

立化賢思其欲精慮大敵材力豐足購口口金開培異

玉大匠誨人必先規矩大巧垂美亦先棟宇墨詩操純

般求執斧樸斲未已師者如堵千仞之桂良工所度十

圍之松備于制作鉅飭土木海物交錯漫并舒蓮含芳

吐萼裝嚴寶藏水陸窮珍瓊姿競麗華瑛爭新馳光耀

谷浮彩榮演既美且良悉得其真寶樹成行寶階上聳

善安不拔善高不恐欄楯曲周簷楹接擁蓋若天香花

如地涌實以方外四門不局虛以圓內萬法有經金石

絲竹風來可聽玉釜旂檀日照珊瑚鏡開八面燈傳一

光夜口素魄畫助紅芒齊明隱顯等鑿行藁膏平潤久

心直燃長忍燈常穿四魔不習智劔常拔三灾不怯何

以奉佛利邠散業何以奉 國演日成劫

尺晏為尺鵝荷參為鵝參皆異文 楷研室金 石文狀尾

韓愈平淮西碑稱守謙出入左右命撫蔡師碑中云

蔡人迎戒命公撫眾與之正合守謙于興唐寺寫經

為國祈福故立此頌碑云天水強瓊摹勒并刻字

強瓊亦中人見其妻王夫人墓銘碑額已失文獻通

考唐六譯金剛經恒農楊鞠集中賈人楊承和集石

軍書刻之興唐寺亦應是其時所為 石記 中 金

承和題銜錢少詹事引唐書宦官傳謂承和事見于

史者惟此案舊唐書李宗閔傳宗閔因駙馬都尉沈

曦結託女學士宋若憲及知樞密楊承和二人數稱

之于上前後鄭注發沈曦宋若憲事內官楊承和韋

元素沈曦及若憲姻黨坐貶者十餘人唐書王守澄

傳帝疾元和逆罪久不討故以宋申錫為宰相謀因

事除之不克更因其黨鄭注李訓乘其罅於是流楊

承和於驩州韋元素象州遣中人劉忠諒追殺元素

于武昌承和次公安賜死是承和結黨坐貶見于史

又其一也明都太僕以守謙在唐史宦者無傳惟憲

宗紀元和十五年有其姓名又引韓文公平淮西碑

載守謙撫蔡一事案舊唐書穆宗紀左右軍中尉馬

進潭梁守謙魏宏簡等請立門戟從之文宗紀實歷

二年敬宗遇害賊蘇佐明等矯制立降王勾當軍國
事樞密使王守澄中尉梁守謙率禁軍討賊誅降王
迎上于江邸又相傳憲宗曰此惟李絳梁守謙知之
時絳承旨翰林守謙掌命更與碑所載元和初佐
審命合都氏皆失引長安志丹鳳門街東來庭坊有
右衛上將軍致仕梁守謙宅授堂金
李良臣碑

碑高一丈一尺廣四尺三寸二分
十五行行六十六字正書在輪次縣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鷄田州刺史御史中丞贈太保李
公墓碑

朝請大夫守禮部侍郎上柱國李宗朝撰
儒林郎試果州司馬騎都尉楊正書
庚子歲

事曰 先皇帝平定海內口興我唐惟
一三臣功孰為大僉曰祁師司空光顏其尤者也始戰
于口又戰于蜀大戰于蔡終功于齊皆著庸實為上
將 天子乃召至京師禮之於廷口為
宰相賜甲第內宴以遺之曰始復而所異日有事吾與
公圖之居一年燕趙繼亂 天子詔公
以許昌精兵渡河北討未戰而軍罷置銀于許昌又數

命

太宗文皇帝已即大位公遂率其

所統南詣靈武請為內臣 太宗召見
與語奇其材能拜為銀青光祿大夫鷄田州刺史充定
塞軍使賜車服器用以寵之命築城邑以居始有官廟
官屬之制而族部滋益大矣口西戎北虜之間口口
聲牟皇考諱延豐嗣立襲維田州刺史以功加開府儀
同三司大常口上柱國卒贈工部尚書太保素以寬厚
勇敢為部下推伏既薨位每謂其將校曰自吾祖歸國
口 唐厚恩願憑諸君期以上報未幾安祿
山用幽燕勁卒口濟河稍洽而峭函不守

肅宗幸巴蜀 肅宗幸靈武公聞

之慟哭口口曰吾平生志業常已布於諸君今
王室多故是吾死節之日諸君能從我乎眾皆感激許
諾乃馳詣 行在 肅宗口之委

以腹心 王師收兩京平劇賊公之功居多

拜開府儀同三司難田州刺史充朔方先鋒左助兵馬

使事太尉汾陽王汾陽王愛公沈默多斷軍中之事一

口咨公尋遷御史中丞別賊如故以實應二年七月廿

三日薨於河中口所享年世有六以貞元十一年八月

葬于太原府城東卅里孝敬原太保少為阿史那可汗

月口口軍反逐其帥立其次將宋以請
天子聞之怒又詔公以全軍征之公既拜
勅口以麾下萬人晝夜兼行一戰而摧其鋒口傳于城
下賊眾惶駭斬宋首以獻汴宋平 朝廷冊
功拜公司徒兼侍中師還大饗勞於是百城之長與二
軍之吏皆入賀讚詠功德公泣且曰此乃

天子神鑿賢士大夫之力光顏何有也然光顏會
王父始自北土口于 天朝廿愬部兵為國
保障 先公太保功烈尤多而皆從事諸侯止於神

將儲口口社集光顏弟兄今 先人盛德不彰而光
顏專享其報光顏之罪也何敢言功其軍司馬武功獻
遇起而言曰公位冠羣后勲在王府明著 先公之
美於後世於口口可宜得宏達博雅之士以文之乃久

而益傳遂使使請銘於禮部侍郎宗閣宗閣承 命惟
恐辭不敢當伏念數日以為百吏於宰相皆屬屬也又
何敢讓口視功行狀口口其語曰 太保諱良臣
其先黃帝之子曰昌意封于弱水之北因其夷狄而王

之其後子孫廿廿為大人號阿跌部遂以為氏至太保
王父諱賀之雄武而多大略諸口口長爭歸之常思因
事立功以顯名中夏當此時 唐初受

命

所重以其口女妻之實生三子長曰光祖為朔方都將

不幸早夭次曰光進朔方節度使刑部尚書嘉贈左僕
射少則 司徒元和中 憲宗章武皇
帝以僕射 司徒口在第一賜姓李氏屬籍于宗正追
命公為太保夫人史氏為燕國太夫人銘曰
太保之先蓋出軒轅奄有北狄廿廿為大人綿綿子載以
至光祿雄材多斷率眾內屬是時
口帝初有天下實命光祿定居朔野錫之城巨車服旌
旗北制檢狃西當昆夷尚書承業克有成今統部葦繁
兵車尤盛是生太保兩有忠孝誓酬國恩以承祖教燕
盜南叛 肅宗西巡傾河洛洛遂擾三

秦公聞慟哭悉率騎士馳詣 行在請先致死

帝用嘉歎俾雜禁旅夙夜勤勞在 帝收京閣因定

兩河推鋒陷陣公實居多口口口口口口位品秩咸

儼俾同三事雖受嘉命未登大臣不口其德乃相後人

僕射繼武勇如黑虎口口桓桓殺茲西土 司徒特盛

為國上公入持相印出錫彤弓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 帝嘉元侯追命

祖考既寵尚書遂尊 口口推功建德賜姓命氏

籍于公族同我宗子存歿之榮古今孰比

右唐李良臣碑良臣李光顏之父也碑李宗閣撰文詞爾雅可喜宗閣牛僧孺皆一代奇才而自陷朋黨惜哉金石

李光進傳云其先河曲諸部姓阿跌氏貞觀中內屬今以碑證之良臣王父當唐初受命太宗文皇帝已卽大位遂率其所統南詣靈武請爲內臣於時方在貞觀初而史以爲中非其實也宰相世系表敘鷄田列爲內地建置刺史之由案碑良臣王父贊之太宗拜爲銀青光祿大夫鷄田州刺史充定塞軍使表宜緣此爲文然後子孫襲職始有因依良臣父延豐襲雞田州刺史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上柱國贈工部尚書表既未詳延豐生三子長曰光玘爲朔方都將表亦無文而于良臣下卽書光進次光顏是脫其長子不錄蓋于史爲失紀皆宜依碑爲據也承叔作表當本其人之家譜而譜以子孫自敘必不疎漏至此或雞田李氏傳譜已佚承叔卽舊史所錄而存之以備李氏宰相之一宜其有未備也與金石

按此碑無建立歲月歐公集古錄不收此碑趙氏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

賜進士出身 諸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六十八

修浯溪記

石高四尺九寸廣二尺八寸七分十七行行三十三字正書未有宋皇祐辛卯中冬王口壽題名一行十在祁陽縣

修浯溪記

襄陽羅涓書

元公再臨道州有偃伏亂活之恩封部歌吟勞浹口口故去此五十年而俚俗猶知敬慕凡琴堂水齋琢植嘉卉雖歆傾荒翳終樵探不及焉仁聲之感物也如此今年春 公季子友讓以遜敏知治術爲觀察使 袁公所厚用前寶鼎尉假道州長史路出亭下維舟感泣以簡書程責之不遑也乃罄微資俸託所部祁陽長豆盧

州司馬移佐江州帆風織流相口口口口口口畢實鼎賦咏所及則家集存焉然自空閒時餘四紀士林經過籍輸相屬今圩塢移舊手筆亡矣將編於左方用存此亭故事既適相會蓋爲志焉余嘉其損約貧寓而能以

金石錄目作長慶二年撰碑撰文者李宗閣結銜

云守禮部侍郎舊唐書宗閣傳稱其權知禮部侍郎在長慶三年冬新傳不載至四年貢舉事畢卽權知兵部侍郎矣碑文前敘李光顏戰功自庚子歲起元和十年歷敘至鎮許昌斯本首平汴宋冊功拜司徒兼侍中等事舊唐書李光顏傳長慶四年敬宗卽位正拜司徒汴州李齊逐其帥叛詔光顏率陳許之師討之俄而誅齊遷太原尹仍于正衙受冊司徒兼侍中然則碑文敘事已及長慶四年則非二年前所立明矣惟謂碑立于四年與李宗閣結銜不合則當是舊宗閣傳有誤也汴州李齊碑書作本宗卽齊字與介相通同例尚書秦誓一介臣大學作一个臣也良臣爲光進之父本姓阿跌氏而碑稱李公是由光進光顏賜姓而追稱之也光進碑已列于前而良臣碑以後刻乃次于後兩碑互勘父子事蹟始詳獨怪元和十三年光顏請立光進碑時何以不連及其父碑至十五年立光進碑時又不并良臣碑同立皆不可曉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七終

章復舊志爲急思有以白之故不得用負俚辭命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六日江州員外司馬章詞記

余自朗州刺史以奉法不謹謫佐于道去年五月四日維舟於此賈罪奔迫不及題記故於簡餘書之寶曆元年五月廿三日浯溪山客元友讓建隴西安政興鏤

復浯溪舊居

浯溪山客元友讓

昔到纔三歲今來鬢已蒼劍背看繁字雜草覓書堂引客登臺土呼童掃樹旁石渠疎擁水門逕斷藜籬田地潛更主林園盡廢荒悲涼問着蓋壘界指垂楊按此碑金石錄墨池編二書皆著錄撰記者章詞書者羅涓兩唐書皆無傳此碑題曰修浯溪記蓋浯溪爲元結所嘗居逾五十年季子友讓官道州

長史重到浯溪修其舊居而章詞記之也唐書元結傳稱結拜道州刺史請免百姓所負租稅及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二萬緡又爲民營舍給田免徭役流亡歸者萬餘卽碑所云元公再臨道州有偃

伏亂活之恩封部歌吟去此五十年俚俗猶知敬慕也但傳未嘗有再臨道州之事又不載結有幾子賴此碑知友讓爲季子其長子友直次子友正

並見元次山集中記後刻友讓一詩見全唐詩與
此同而題曰復游涪溪此刻題曰復涪溪舊居詳
玩詩意云覓書堂云田地更主林園廢荒云壘界
指垂楊則是經營復舊之事為多不止于復游而
已詩首云昔到纔三歲今來鬢已蒼可知友讓是
時亦五十餘歲矣記云路出亭下維舟咸泣殆即
唐亭也又稱友讓用前寶鼎尉假道州長史是其
恩官也而年月下自署但云海溪山客殆以此為
自號歟然以自號冠于姓名之上則始見于此

李晟碑

碑連額高一丈四尺二寸廣五尺八寸二分三
十四行行六十一字正書篆額在高陵縣本祠

唐故太尉兼中書令西平郡王贈太師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特進爵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
賢殿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臣裴度奉 勅撰

朝散大夫守尚書庫部郎中翰林 待書學士上柱
國賜紫金魚袋臣柳公權奉 勅書并篆額

惟天錫成命於 我唐保茲 國祚生此人傑則西平王李公其是
乎不然何覆鼎如風振槁葉哉 君若監冠靈山

與河東河南等道諸軍合擊公濟河而行能以眾整及
破洹水陣解臨洛圍鞬魏屬城抵燕通邑其摧鋒劔銳
皆先擊師而實力焉遙拜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厥
功未成聞賊訛肆逆 皇居失守西向慟哭載馳
載驅行及代北授檢校工部尚書充神策行營節度公
提孤軍募散卒拊循訓勵以達 行在值懷光中叛
大駕再遷加檢校右僕射餘如故尋轉左僕射同平章
事兼京兆尹神策軍京畿鄜坊節度觀察等使管內及
商華等州副元帥公固守渭城決平秦壘調食制用先
發我私捐甘攻苦皆自我始每一言一誓聲淚俱發勇
夫義士感而使之莫不濟矣時自雍而東延于汝洛震
于河汴所在征鎮亂略相從公介巨益之間使聲援斷
絕立成師之法致號令肅嚴蒐捕十旬指揮一舉乘桴
壑如通道若鼻境以清 官而九市三條無輟肆之驚
無秋毫之犯羽書達告 鑾輿爰歸廟氣禱為祥

橫流之中一匡而定公諱晟字良器其先隴西人也後
徙京兆會祖嵩 皇岷州刺史贈泚州刺史祖思恭
皇泚州刺史贈幽州大都督考欽 皇左金吾衛大將
軍隴右節度經略副使贈太子太保代有名跡雄于西
土公幼好學學不為人及讀呂張孫吳之書慨然有經
邦濟物之志未弱冠遊秦京間元侯宿將見者咸器異
之乾元初嘗容武都值會蒙以缺守憲亂被掠平人公
與所從十數馳而射之禮其為魁者餘黨遂遁設所虜
獲積如丘山公一無所取惟推牛醢酒享士而去邦人
感服具以狀以聞特拜左清道率飾以金紫將 朝京
師自獻方略屬裔紛擾有士急實河隴將師相繼表
用歷二府右職所至常以才謀為其委重累遷至光祿
大常卿階爵在第一品涇原四鎮北庭節度都知兵馬
使四面都遊奕使懋誠虜能周知地形應變不窮有專
有待驥驟庭而莫展雲出岫而斯飛 代宗徵之
以左金吾衛將軍為神策軍兵馬使屬羌蠻犯蜀
朝廷濟師命公督禁旅絕棧道而往救焉公銜枚過
險出賊不意連下堅壁遂誅首惡還授檢校太子賓客
且復舊職建中二年田悅以魏叛 德宗極意致
討悉起徂征以公為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加御中丞

王加食實封至一千五百戶公名攝戎王政和藩部始
至而生植少安而訓齊速四載賦輿十倍其初會謀入
輔拜太尉中樞如故人或謂公勳望已高 龍漚已極
宜從容頤養稍稍遜避公曰不然人臣外則盡力內則
盡心若止偷榮孰為且哲故每承 帷幄之間則言佛
無隱理奪不同大指以東夏可平西陲可復或已行而
事終不顯或未用而身遽不遺以貞元九年八月四日
薨於位春秋六十七 德宗撫几哭於別次自都
邑達關畿無土庶無老幼皆發哀相吊則曩時戰兵安
人之德可謂浹於元元之骨髓矣冊贈太師遠贈加等
以其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高陵縣奉正原鄭國夫人
杜氏附焉自捐寢至安宅皆所司辯護中貴反覆萬情
所奉如不及焉嗚呼以公之靜難扶傾不言所利雖存
歿極位始終殊禮而天意若曰其福享未至故遲避于
後有子曰愿故檢校司空河中節度等使贈司徒五列
雄鎮三為上公曰聰故光祿寺主簿曰恕故太子中允
贈兵部郎中曰恣左神武軍大將軍兼御史大夫曰憑
故右威衛大將軍兼御史中丞贈洪州都督曰恕故光
祿卿贈右散騎常侍曰憲檢校左散騎常侍嶺南節度
觀察等使兼御史大夫進因貴曾遂以善政曰恕故檢

按左僕射同平章事贈太尉克廣前修仍執醜虜曰豔
故渭南縣尉曰聽檢校司徒義成軍節度觀察等使統
戎按俗是以似之曰恭右羽林軍將軍曰愷嵐州刺史
並地勢利用兼而有焉粵大和元年秋七月聽拜疏上
言以公之徽烈則 御製碑文於渭川矣公之風

度則 詔命圖形於雲臺矣唯大其且隴嶺松栢望
有祁山之象拜無峴首之碑將刊貞石式表幽隨乃命
臣度稱代言時其詞曰

皇輿遊狩狩于梁川顧謂

建中季年大盜忽焉 太師汝才汝略將威致討必殲寇虐太師泣秦捐軀誓
衆度其成城可以利用赫矣鏘鼓傳于墻垣手搏足躡
如衝如棧一鼓而破一麾而奔掃清 宮闈刷盡妖昏
我師拉止我令行矣却人不知已事方喜我章告慶飭
駕言旋鴻烈耀古謹登動天車服之錫河山之誓

九命而俯一心若厲俾候于歧阜安邊陲落政既成
職收宜嶽降帝養夫言詭辭 我后嘉猷我躬何

為道直氣和勞謙終吉福履所綏未亨萬一上天不惠
厚多遊歸垂裕流光用延 恩暉翼子肥家將壇

白席繼立奇功代傳休績聽與伯仲永懷高蹤請于
朝廷表是丘封 帝曰孝哉胡可不從宣

夫左散騎常侍非檢校官所記諸子僅十二人史稱

十五人皆當以碑為正耳聽於其時徒見晉公祿位

勳業之盛幾埒西平意其文之足以光顯其先而不

知晉公雖非忌者自以為位宰相績文崇簡要體當

如是耳而於西平之元功偉算十不著二三於乎是

寧非聽責耶前此韓昌黎柳州固無恙也有碑誌

以來為人子者其不作李德裕矣吾竊有感故志之

金州山人 四部稿

太保聽能求誠懸書父碑亦可謂有意不朽矣晉公

名相也文雖不及韓柳然言之足重過之且亦非不

能文者聽此舉未為全失若近世其人貪邪又不解

摘辭乃徒以官爵高趨之此則又出李聽下數倍者

也使李愿若在或尚知乞昌黎文然是時愿已亡矣

書畫 跋跋

晟在唐功益天下可謂偉矣唐書列傳叙其官時與

碑不合碑謂晟由左清道率歷三府右職累遷至光

祿太常卿傳則云授特進試太常卿碑謂晟為涇原

四鎮北庭節度都知兵馬使代宗徵之以左金吾衛

將軍為神策衛軍兵馬使傳則云以右金吾衛大將

軍為涇原四鎮北庭兵馬使碑謂晟平蜀還授檢校

我祖之不業繁爾父之嘉庸乃 詔作銘以觀億

齡 大和三年歲次己酉四月庚戌朔八日乙卯建

關西道雍州高陵縣唐西平王李晟墓在縣東南一

十里裴度撰碑柳公權書 太平實 字記

右序李晟碑裴度撰碑載西平子十二人願聰總悉

憑怒憲愬聽聽慈慈唐史宰相世系表所書亦同而

新舊史列傳皆云晟有十五子舊史云侗袖皆無祿

蚤世豈以侗等早世故碑不載歟又李名撰李聽碑

云西平有子十六人疑更未名而卒者爾元和姓纂

載西平子十人以碑校之姓纂缺聰總憑慈四人而

愬應二子墓碑舊史皆無之又其倫次差謬亦當以

碑為正 金石 錄

西平忠武王神道碑石刻在高陵縣墓所首辭剝蝕

字畫僅存耳然要之含蓄於元秘也是時西平諸子

皆已逝獨太保聽存乞晉公文亦寥落不能發其忠

義戡定之績至于料吐番皆盟事絕不載豈有所諱

耶所記官秩如初拜清道率後以邊將入為神策都

知兵馬使始加左金吾衛將軍未嘗為右金吾大將

軍復以神策先鋒討田悅加御史中丞再加御史大

太子賓客而傳不書碑謂建中二年以晟為神策先

鋒都知兵馬使加御史中丞尋拜左散騎常侍兼御

史大夫傳則云晟為神策先鋒加檢校左散騎常侍

兼魏府左司馬尋授御史大夫碑謂皇居失守授晟

檢校工部尚書充神策行營節度使傳則云詔拜神

策行營節度使碑謂大駕再遷加檢校右僕射尋轉

左僕射同平章事兼京兆尹神策軍京畿鄜坊節度

觀察等使管內及商華等州副元帥復詔晟兼河中

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

討使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傳則云

進晟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詔晟兼河

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

招討使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碑謂

鑾輅委歸拜司徒兼中書令俄以本官兼鳳翔尹鳳

翔隴右節度觀察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等州副元

帥改封西平郡王傳則云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尋拜

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從王西平郡

晟之碑作于當時而史成於後代要當以碑為是 金 碑

公文今碑首云奉勅撰書序末云乃命臣度稱代言時似非聽乞也元美豈未讀全文耶石壁

子舊未見此碑近始見之字雖剝落然一段挺拔不羣之概尚可捫而得也王元美不滿晉公之文謂西平之子皆逝獨太保聽存乞文於晉公然此碑列銜云臣裴度奉勅撰子以為奉命之作固自有體西平之功赫著人世何可過為鋪揚不為人主地元美見不及此矣嘗見蘇子瞻著温公碑累數萬言卒來忘者之口温公竟不能有其碑此千秋之炯鑒也庚子

按展卒于貞元九年碑立于太和之三年相去已三十七年矣以晟之功蓋天地名震垂夷子孫衆多門吏貴盛而卒之日不為建碑墓上何也新舊史晟子十五人碑則十二非聽之請將勞臣茂績不及二氏之碑充滿于紺宮紫觀乎史云上思晟勲力製紀功碑俾皇太子書之刊石立于東渭橋久已滅沒而此碑尚存非晟之幸乎所歷官階碑傳率多不合傳所略者事王忠嗣李抱玉初署三府右職蓋史書其大不錄宜也至贈太師謚忠武為王恩巨典而碑遺之何耶晉公之文不能風發雷擊稟稟有生氣特以誠

執此碑以為左證乎抱經堂文集

按此碑撰者裴度舊唐書度傳云宮車晏駕謂敬宗迎江王即文宗立為天子以功加門下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太清宮使大和四年六月詔持進守司徒兼門下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此碑立于大和三年四月而結銜已與傳同惟守司徒碑作守司為不同据傳則穆宗即位之初已檢校司空兼充押北山諸蕃使在軍疏論元稹恃寵聽穆宗不悅罷度兵權守司徒同平章事充東都留守是度之守司空改守司徒已六七年碑何以猶稱守司空也書者柳公權兩唐書傳皆言歷穆敬文二朝侍書中禁遷右司郎中累換司封兵部二郎中與碑結銜稱守尚書庫部郎中者亦異碑載晟之曾祖嵩祖思恭考欽兩唐書無傳僅見宰相世系表然舊書李晟傳稱祖思恭父欽代居隴右為神將新傳亦云世以武力仕然位不過神將据世系表與碑皆言上兩世官刺史而欽官左金吾衛大將軍則非可樂以神將目之矣舊傳載貞元四年詔為晟立五廟以晟高祖芝贈隴州刺史曾祖嵩贈澤州刺史新

懸書法為古今所重故此碑保護至今猶得不仆然歷歲滋久不無剝蝕其波磔漸失矣惜哉金石錄

碑文簡略不及史傳敘事之詳惟云乾元初睿武都值會豪以缺守選亂殺掠平人公與所從十數馳而射之禮其為魁者餘黨遂遁定所虜獲積如邱山公一無所取惟推牛醢酒享士而去邦人具狀以聞特拜左清道率則新舊史俱未之載也晟祖思恭洮州刺史父欽左金吾衛大將軍今南監本汲古閣本唐書世系表云思恭金吾刺史欽左洮州金吾衛大將軍乃轉寫之謬爾碑經後人重開離架尚存而神采頓減如裴晉公署銜當云特進守司空今識守為爵俗生不通官制以臆妄改益可笑也石文跋尾

此近時所揚然字蹟尚不甚模糊唯其間有為安男子增益者如具以狀聞聞字上本空一格今本作具以狀以聞既無此文理而次以字全多端重之容與前後以字無一相同者又唐文宗年號大和本是大小之大今本於大字內增一點作大與碑中所有大字相較其點畧小亦後人妄加也魏明帝與北魏孝文帝年號是太和而文宗則是大和和他碑版咸可據宋刻新唐書亦然今人皆一例作太和矣安知不反

書宰相世系表起自高祖尚不載高祖芝碑敘先世亦不從高祖始其曾祖嵩贈洮州非澤州其後亦不載立廟事蓋各有詳畧不同也凡受封者先云封某後云改封某碑稱晟改封西平郡王瀚其前並未先有封爵稱之兩唐書亦同此必碑傳皆失書初封不然何以遽云改封耶碑自大和元年疏請刊石乃有裴度撰文之命遷延至三年而後建碑即此一端可見唐自中葉以後朝政漸見廢弛前乎此者朝命夕行未有踳此若此者也末署歲次已酉實是大和三年而趙氏金石錄次于二年今刻本注云案金石文字記作三年蓋趙氏當時未檢歲次已酉之語而誤列于二年也

狀嵩高靈勝詩刻

石高二尺八寸七分橫廣三尺九寸五分共二十六行行十九字末後有宋人移置記二行並正書在登封縣中

封縣中

府尹王侍郎准 制拜 嶽因狀嵩高靈勝寄呈三十韻

朝散大夫守衛尉少卿尉遲汾

雄雄天之中峻極間維高作鎮盛標格出雲為雨風瑞

特物不癘順澤年多豐加高冠四方白武通云中央之嶽衡加高字者何

唐六十八

四

四

四

四

中央居四方之中 視秩居三公 明朝度昭報頌

可高故曰嵩高 御札詔 賢導

宸東皇皇 三川守馨德清明躬肅徒奉蘭沐竟

夕玉華東星漢耿齋戶松泉寒壽宮具循諒獨吉曙色

猶恣曠端儀大圭立與俛覽玲瓏挹瓊椒桂馥奏金巖

空靈靈歆若有蒼髮彙傳祝工卒事不違復勝奇紛四

叢朝霞破林嶂銷落間蒼紅動息形似蟻羣黃氣如龍

奔傾千萬狀羣嶽安比泉日月襟袖捧人天道路通真

搜必殫竭躋覽忘崎穹路翠遍諸刹起綿步難終浮丘

仙袂接謝公展蓬窮龍潭應下瞰九曲當駭駭 龍潭在

寺側崇崖對口壁不側 龍門計東路三臺有何蹤 龍潭在

初九曲分昔城黑二十里到一山名曰東龍門其東有三

臺山昔漢武東巡過此山觀三學仙女遂以爲名焉 金

像語奚應 仙經云嵩高太嶽下有佛國音妙有大金像

嵩即上開之欣然披林求索時白霧香迷失路路一往看

之即入山水唯觀一霧香去人三四步倒足聚跳步步

若有所引口久迴顧去十步中忽 玉入光想融 嵩元明

有青霞出就視之有自然天池 王入光想融 嵩元明

綠嶺知早晚所造蓋崇神之像相傳謂明公山中 人悉

云蒼失之瑤漿與石髓清滑宜遭逢 穴中觀二人圍碁

經旬不飲與石髓清滑宜遭逢 穴中觀二人圍碁

云一杯自飲與石髓清滑宜遭逢 穴中觀二人圍碁

中不願飲者曰從此西行天井中多技能但投身入井

自當得出君試取井物食之適者如言可半年乃出

中閉張華華曰此仙館丈夫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穴

石況是降神處跡惟申甫同周翰已洽論伊衡亦期功

汾請爲敬憲 中州金 石記

按題詞則靈勝詩乃王尹撰尉遲汾書金石文字記

作尉遲汾撰誤 河南志

碑在中嶽廟峻極門之東角門壁碑自熙寧丁巳大

梁王紳移置壁間舊惟嵩陽石刻記作尉遲汾書近

府志踵襲其謬且謂金石文字記作尉遲汾撰者誤

據詩云皇皇三川守馨德清明躬其意正旨王尹惟

制拜嶽汾乃寄呈此詞若以尹自撰豈復作此語哉

詩後用東山展齒等字皆可證明爲汾所寄無疑而

葉氏竟率然至此其他安德不滅裂爲之耶唐石刻

遇稱皇帝皆空三格今詩中三川守又詔賢尊宸衷

三川守及賢字措語美王尹耳何爲亦空三格耶小

註內引白武通云中央之嶽獨加高者何中央若四

方之中可高故曰嵩高以余近所見本直無此文惟

云中央爲嵩山者言其後大之也乃知近刻爲不全

之書其中傳刻佚脫必有爲世所未及見亦不暇補

綴者非得是石何由少見在本耶 左傳正義云白虎

宗廟下以簡士與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祭木

名而言之也冬謂之苗何持地而取之也秋謂之蒐

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苗何持地而取之也秋謂之蒐

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今白虎通義十卷無

此語豈亦有逸篇與見田學紀聞 按堂金石錄

誠富東山與須陟中台庸勉促旋駢軼未可懸雲松散

材事卽異期爲十一峯 刻字人陸元

大和三年六月十日 岳祠獲是石子圮牆之下遂移

余破 詔禱兩於 置壁間庶圖傳之永也熙寧丁巳季春日大梁王紳

衣儀 今在中嶽廟壁題云府尹王侍郎准制拜撰準字作

圭金石文 字記

立石紀年太和北魏亦有太和今詩內小註稱白虎

通爲白武通虎唐廟諱知爲唐文宗太和年也 說

王侍郎者王璠以吏部侍郎爲河南尹也韓文公與

祠部陸員外書云有沈杞者張說者尉遲汾者李紳

者張後餘者李朝者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材也汾遂

以貞元十八年登進士第其文章雖不多見此五言

詩排界頗近昌黎真書規撫虞永與尤精妙昌黎亟

賞之不虛矣 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

詩有注引道書仙經世說等皆出初學記唐之詩人

守此類祭也未有熙寧丁巳大梁王紳題字云獲是

石子圮牆之下移置壁間汾名見劉昫唐書張仲方

傳云李吉甫卒太常定吉甫謚謚爲恭懿博士尉遲

處州孔子廟碑 碑通高七尺廣三尺五寸文分四層第一二層各

十八行行九字第三層十七行行九字第四層亦十

七行行八字額題處州重刊孔子廟碑八字並

篆書後有嘉靖癸未一行亦篆書在麗水縣

自 天子之親也 天子之親也 天子之親也

自 唯社稷與孔子焉然用社稷土釋祭

自 不履而壇登壇以孔子用王者事魏然當聖

自 門入爲社自 不子不丁不丁不丁

自 爲祭誰誤識禮如親美也當自親會

自 功以自功德固自功美哉自古功以

自 功德尊其德尊不德尊也自親會

自 不德尊而德尊也其德尊也自親會

自 生盛所認生刀之來未也自親會

自 於春與認者此其德尊也自親會

自 或不認者此其德尊也自親會

自 凡其實仁者其德業廣矣其德業廣矣

自 德業廣矣其德業廣矣其德業廣矣

自 德業廣矣其德業廣矣其德業廣矣

自 德業廣矣其德業廣矣其德業廣矣

自 德業廣矣其德業廣矣其德業廣矣

自 德業廣矣其德業廣矣其德業廣矣

自 德業廣矣其德業廣矣其德業廣矣

自 德業廣矣其德業廣矣其德業廣矣

自 德業廣矣其德業廣矣其德業廣矣

自 德業廣矣其德業廣矣其德業廣矣

自 德業廣矣其德業廣矣其德業廣矣

自 德業廣矣其德業廣矣其德業廣矣

自 德業廣矣其德業廣矣其德業廣矣

自 德業廣矣其德業廣矣其德業廣矣

自 德業廣矣其德業廣矣其德業廣矣

晉圖上辟超博士弟出以留其門設講堂
可繼廟已內廟成祀祭事及博士弟中
闕於釋菜禮嘗未對惟魚中為留其門
穀侯尚大於古記載不貫詳於其為西
所共豈可致也

維此廟學穀侯所立厥初慮丁福不為序
光所所廟大廟廟屬以新狀周禮隆與
講讀有常不請用勸竭竭光始多師止
釋聖廟廟介儀已拜家圖祀成在斯堂
公瞻以儀俾不惑忘後上君已懸賢成美
瑒輝碑石已替修修
新制入木守國已祭酒賜金金德德輝
燦

舊碑題元味十三年歲次丙酉中
於百置石內三三歲後丙酉中
廿五日癸酉歲庚君賡述立勸講館權
中廟司馬上程國任由書錄纂撰
皇宋嘉定十七年閏八月廿五日吉
木直直圖閣煨燬遺蕭府廟前禧觀

其中又為置本錢粟米令可繼處以守厥成躬率吏及
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者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
鄭侯尚文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
也已乃作詩曰

維此廟學鄭侯所作厥初庫下神不以字先師所處亦
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
先哲有師之尊使聖嚴嚴大法以存象圖孔肖成在斯
堂以瞻以儀俾不惑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解碑石
以贊攸始

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撰
舊碑題元和十三年李使君經始始碑文及置石大
和三年歲次己酉六月朔廿五日癸酉敬使君偉建
立朝議即權知處州司馬上柱國任建書兼兼額
皇宋嘉定十七年閏八月初吉朝議大夫直龍圖閣
提舉建康府崇禧觀賜紫金魚袋陳孔碩重書并題
額

朝奉郎權發遣處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緋王夢
龍重立
皇明嘉靖癸未春二月吉且奉政大夫浙江處州府
同知長洲王偉校補 陳弋新草刊

金廟修廟孔廟
事修緋王
皇朝嘉靖癸未三月吉
皇朝王備校補 陳弋新草刊

釋文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遍天下者唯社稷與
孔子焉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
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魏然當
坐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退
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
弟故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何龍棄孔
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無如孔子之盛所
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
與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
於有司名存實亡夫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鄭侯李鑑至
官能以為先既新作孔子廟又命工改為顏回至子夏
十人象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邱明孟軻荀
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楊雄鄭元等數十人皆
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設講堂教之行禮肄習

按此碑据金石錄及廣川書政皆以為任道行書
而廣川則又云咸通四年刺史王通古重立是此
碑最初立者為敬僚在大和三年重立者為王通
古在咸通四年再重立者為王夢龍在宋嘉定十
七年最後摹刊者為王偉在明嘉靖二年癸未而
書碑則初為任道行書後為陳孔碩篆書最後為
王偉校補即此碑是也歷次重立皆不詳其故大
約是斷裂佚遺然自大和三年至咸通四年僅逾
三十五年不知因何重立碑題無明文王通古又
無傳可攷不知廣川書政之語有可據否也文為
韓愈撰今取宋雷耕王氏昌黎文集刻本校之其
不同者唯社稷與孔子焉然而社祭土集本焉作
為然字屬上句北面拜跪薦祭集本無拜薦二字
皆無如孔子之盛集本無作不其賢過於堯舜遠
者集本作遠矣顏回集本作顏子設講堂堂集本上
有又為置三字又為置本錢粟米集本無又為二
字揭揭先哲集本先哲作元誓以贊攸始集本依
作假又集本題下注云此篇方從石本方者朱子
考異序所謂莆田方氏即方棫燿也石本當即敬
僚所立者雷耕王氏集本刻于寶慶三年王夢龍

州刺史御史大夫李德裕

王京兆

河水昔將夾衝波溢川海崢嶸金堤下噴薄風雷音投
馬穴未弭為魚敷方深惟公執廷壁普與身俱誠信
不虛發神明宜余臨滿流自此迴咫尺焉能侵逮我守
東郡懷然懷所欽雖非識君面自謂知君心意氣苟相
合神明無古今登城見遺廟日夕空悲吟

陽給事

宋氏遠江左豺狼滿中州陽君守滑臺終古垂英猷數
仞城既毀方夫心莫匪跳身入飛鏃免胄臨霜才畢命
在旗下僵尸橫道周義風激河汴壯氣淪山丘嗟尔抱
忠烈古來誰與儔就京感漢策握節悲陽秋顏子綴清
藻鏗然如素琴徘徊望空壘尙想精魂遊

大和四年六月一日題

朱長文墨池編有此詩刻劉珣唐書李德裕傳云大
和三年八月召為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為相而吏部
侍郎李宗閔有中之助是月拜平章事懼德裕大
用九月檢校禮部尚書為鄭滑節度使今碑以大和
四年立其自署云義成軍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戶部尚書兼滑州刺史御史大夫正與史合懷古

石本刻于嘉定十七年是刻集之時石刻新出甫

四年方氏未能据以校韓集則方氏所据者尙是

任迪之舊本矣碑與集不同之處雖於文義無大

純繆然細按之則今石本較勝或方氏所見石本

有缺泐模糊及剪釋失次之病致互異也昌黎撰

文時守國子祭酒據本傳自袁州刺史徵為國子

祭酒在元和十五年碑舊題云元和十三年置石

大和三年建立是置石在撰文前二年建立在撰

文後九年矣碑載鄭侯李繁新作孔廟十哲皆塑

象其餘先賢後儒皆畫壁亦可見當時廟學從祀

之制李繁為鄭侯必之子舊書附泌傳但言其累

居郡守而力學不倦歷隨州荊州刺史而不及處

州據此碑知其官處州在元和十五年也敬僚任

迪俱無傳宋時重書之陳孔頴福州侯官人宋史

附見其子驊傳稱其為朱子及呂祖謙門人重立

石之王夢龍無攷

東郡懷古詩刻

石橫廣二尺六寸高二尺三寸三

十一行行十三字隸書在滑縣

東郡懷古一首

義成軍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兼滑

詩二首亦見全唐詩土京北名尊漢東郡太守陽給

事名瓚宋濮陽太守元和郡縣志云白馬縣河侯嗣

在縣南一里漢王尊為東郡太守河水盛浸瓚子隄

會隄河不去後人嘉尊壯節因為立祠今詩云登城

見遺廟即其祠也顏延年有陽給事詩在昭明文選

序云永初之末佐守滑臺李善引東郡國經曰滑臺

城相傳云衛靈公所築小城昔滑氏為墨後人增以

為城甚高峻堅險臨河亦有臺今詩云徘徊望故壘

即其地也河侯祠在今滑縣南一里滑臺當即縣治

德裕有書名李商隱會昌一品集序稱為隸法道媚

金石錄亦有德裕隸書平泉草木記山居詩今不傳

舊名也義成軍即在滑州本名永平貞元元年所

改建中二年增領鄭州興元元年徙治滑州故傳

謂之鄭滑也詩第二首陽給事云就京感漢策全

唐詩漢策作漢使餘並同石刻無書人姓名意德

裕所自書耶

吳達墓誌

石高廣俱八尺寸九分二十三行行二十四字正

書蓋題大唐故吳府君墓誌銘九字篆書在西安府

唐故奉義郎試洋王府長史濮陽吳府君墓誌銘

鄉貢進士寇同

府君諱達字建儒濮陽人也其先與周同姓文王封太
伯於吳至武王始大其邑春秋之後與為盟主及越滅
吳子孫奔散或居齊魯問因為郡之籍氏焉祖偉皇任
虞州虞化縣丞父口冕皇任州州別駕題與貳邑克著
公清積慶所鍾寔繁靈嗣 別駕娶 鍾氏而生四
子 府君即其長也弱不好弄長而能賢清白自持有
南朝隱之之操雄謀獨運得東漢漢公之風歷膺奉義
勳累試洋王府長史始著籍子孫章晚徙家于京國優
游墳典怡性林園脫弃軒蓋之榮趣翫琴樽之樂雖二
疎之辭榮四暗之讓祿姬之長史今古何殊不幸以大
和四年夏六月有六日遵疾終于勝業里之私第春秋

六十七以其年十月廿日辛酉附葬于京兆府萬年縣
洪固鄉北章村烏庫梁木斯塋哲人其萎青烏占筮步
之期白鶴為子喪之容夫人扶風郡 萬氏闔門肅睦
無慙班氏之賢四德不虧豈謝謝姑之德先以寶璽元
年十月廿一日捐館于前里第及今克遵禮也 夫
人實生二男一女長曰仲端次曰仲璵並幼而敏壽有
文武幹材或親衛於 丹墀或繕經於白武追隲光之
莫及痛風樹之不停以其禮經有制空垂志行之文金
石靡刊孰紀陵口之變銘曰

吳氏之先 周室配天 封伯東南 世多其賢 春
秋之後 國始大焉 代著仁德 府君嗣旃 清慎
廉退 吾無間然 秩試王府 道優林泉 積善何
殊 逝于中年 洪固高原 南抱樊川 佳城饒饒
宿草芊芊 鸞鳳茲附 龜兆叶吉 夜月松風
萬古斯畢

按該所稱吳達及其祖傳父口冕兩唐書俱無傳
誌稱達累試洋王府長史洋王若憲宗子初名寔
後改名忻始王高審進王洋誌又云附葬于京兆
府萬年縣洪固鄉北章村長安志洪固鄉在萬年
縣南一十五里管鄆四十八畢中丞沅注引路巖

登覽
按李諒兩唐書無傳全唐詩有其人小傳稱諒字
復言三宰劇邑再為郡牧終京兆尹而不詳所牧
何郡所載詩但有蘇州元日郡齋感懷寄越州元
相公杭州白舍人詩一首題下注云時長慶四年
也而不載此詩詩中缺泐無從校補此詩題曰湘
中紀行是官桂州刺史道經永州題此詩於唐亭
者合而觀之是諒先于長慶四年守蘇州至此時
相距七年而移守桂州所謂再為郡牧者是已蘇
州元日詩句云新知四十九年非是長慶四年年
五十也至此則五十六矣有一子名穎諒之可見
者祇此

甄叔大師塔銘
神運額高八尺三寸三分廣三尺
九寸十九行行三十三字正書
大唐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甄叔大師塔銘 并序
沙門至閑撰
瑯琊王周古篆額

口岐大師法号甄叔幼而聰敏儻不羣心目貞明具
大人相觀死生輪上見三聚羣迹猶如雖口處在口口
口勝妙欲樂口嚼蠟無味遂投簪削頂具佛口式求正

擬渾侃神道碑有青實聖歐陽詹撰左驍衛將軍
馬實墓誌有延信里司馬村而不及此誌之北章
村可据此以補長安志之古村名也誌又云夫人
萬氏捐館于前里第捐館二字本史記蘇秦傳秦
陽君捐館舍云云其用之于婦人則始見于此

湘中紀行詩刻
石橫廣三尺五寸高二尺二寸二十行行十三
字或于二十四字不等正書左行在祁陽縣

湘江永州路水碧山翠兀古木口口潭陰雲起龍窟峻
屏夫澄澈怪石生口勸口艇時還迴輕舸已超忽疾如
奔羽翼清可鑿毛髮寂寞榜漁舟透迤逗商口口行十
月杪猿嘯中夜發楓葉寒始丹菊花冬未歇疑流綠可
口積翠浮瑇瑁口荷每驚新曲奇信誇絕稠峯疊玉嶂
淺浪翻殘雪石鷺雨中飛霜鴻雲外別 泗河已勞
苦覽既還愉悅鶴嶺訪胎仙 泗河已勞
仰文哲 泗陽唐亭 元川問口源釣山上多積蕨無以
佐 雍熙何如羞疵拙安人荷有積無已行將口此路
好口口吾其謝羈紲

大和四年十月廿五日口管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
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李諒過此偶題并領男頴同
覺了義扣 大寂禪門一造靈機萬慮都寂乃曰靈靈
本源假名為佛體竭形消而口滅金口朴散而常存性
海無風金波自湧心靈絕北萬象齊照體斯理者不行
而遍歷沙界不口而口益靈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
蔭界中妄自囚繫於是形同水月浪跡人天見楊岐山
羣峯口口乃日坤口作鎮造我法城纜發一言千巖響
峇松開月殿星布雲廊青嵐色中化出金界一口口口
四十餘年滿室金光晝夜常照口口口緣已畢幾感難
厝元和庚午歲正月十三日忽弃塵區還歸口定門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心沒悲口海哀聲動山如月隱天
衢羣星失曜大口象木積為香樓用建口此口舍利七
百米於東峯下建塔塔波巖旋錦 列其前洞撲銀河
落其後永光法嗣用鎮山門上足曾有任運者飽飲法
乳誓報深恩游萬重山經三千里來投於我請述斯文
將口其心式旌口口銘曰
吾師內外皆明澈 如淨瑠璃金寶口 常口口水灑
羣盡 犬注禪 可 未曾竭 獨步楊岐山頂上 建出
花口勝仙關 樓臺壯勢射虛空 魔界輪幢盡摧折
閣浮月隱須弥角 一念收光歸寂滅 長留舍利
鎮山河 光透支提照巖口 猶如薝蔔花飛去 枝

上餘香長不歇 無限門人受此香 □□□□□□

刺史鄭 縣令關 書碑人僧元幽 當臺

唐大和六年歲次壬子四月癸亥朔卅日壬辰

右甄叔大師塔銘甄叔者乘廣之弟子也卒於元和庚寅正月至大和壬子沙門至開為製塔銘相距二十有三歲矣題稱塔銘而篆額作碑銘篆人為琅邪王周古書碑人則僧元幽也此碑向無著錄者餘姚邵二雲侍讀為予言在萍鄉之楊岐山訪之廿年不得頃潭州胥燕亭訪子吳門燕亭嘗幸萍鄉檢篋中乘廣甄叔二碑相贈喜海內之有同好也因書數言識之

阿育王寺常住田碑 碑高一丈三十廣五尺二寸連後記及詩一首共三十七行行六十八字行書在鄞縣

大唐越州都督口口縣阿育王寺常住田碑 舊碑是前口趙州刺史徐嶠口書 前秘書口正字即萬齊融接

順陽范的書并篆額 韓持鐻

我聞語寂滅者本口以不生而菩薩不能去貪生之法談逍遙者存之於無待而神人不能亡有待為煩吉口

聖常住田者宋元嘉二年口口所立也宋文帝秉籙口口作娑羅之外護感閣耶子砂糗之共制賜是田梁武皇撥樞臨極為寶應之下生見阿育王金粟之果勅獨其賦日月盈止既有命以自天陵谷口口口動其如地梁普道口沙門僧授茲寺之應真也以發行為道場以直心為淨土開純隨良田之喻遂薦志焉既種既飛載芟載柞察地道之化成觀天道之時變悟是口口之口口始以常住名焉次有僧濟上人虛已淨心細茲意業披衣畫其懸塔持戒整其理神苗而不秀有恨何及迨陳隋之季喪亂薦臻農野蕭條鞠為茂草 我皇家執大口乘飛龍陞丕上帝之耿命紹復先王之大宗業有山樓曠和上道尊人傑德貴大師 中宗孝和皇帝親降璽書願同金輦擊鼓而陳其入圍造船而捧其登座故知二乘行道口口未口四果過時還陞紫口雖植衆德本作南山之福田種諸善根存東臬之淨業初湖之左右夾壤二區榛梗始口舊倉相立僧徒理勝力未贍農童牧因間私竊種藝和上口蒙俗之貪垢責冥期之幽報乃推湖西易壟讓為閑田口諱歸之春稅就給唯訓湖東十頃復古賜地窮海北漸會山南麓樓子根盤以東峙富都股引而西注真陸水膏腴之沃壤

之降帝農教以未耜香靈之下后稷俾其播種故維摩之毗耶稽首持鉢尚詣於香積口迎之給孤洗足若衣猶乞食於舍衛口知夫食者不獨乎人天農者豈唯乎政本阿育王靈塔寺者善義熙元年之所置也昔孔雀氏宿童子之因果當金人之長記暨鐵輪位口寶塔功成許鳥道之千里占人寰之一勝夜口密跡以飛行神僧護影而圍籬雖方壘氣象口前青石之符而真頂光明未質白雲之狀迨觀音應現而口口利實虛求以口口口口甫出德如多寶之音一瓜圓開定是樓刃之相神其不滅道在茲乎晉安帝允釐三才成就六度幸圖蘭若式印招提景行阿育王故以育王靈塔為稱首從觀夫輪奐規矩鈎繩剏製球軒翠檻延袤中霄王雷金池周羅上界環海之下流元氣大地為衣圍山之上結太清諸天作蓋信方廣一都之會也左赤岸而千里右青口口曲靈標蒼苔幽迤鬼谷之祠日剏晶明的識文人之館天花未雨宿傳龍界之香地鎖無風時起魚山之梵則知定光諸佛海天台之赤城羅漢羣仙謬崑崙之靈圃口口口口惟神授道乃人口口向使口口王昧巴連之因初徵此塔迦葉佛晦閻浮之跡殆曠茲山蓋虛明之絕境不可得而思議者也粵寺東十五里塔

實神靈灌液之奧區於是奠其吟嘖乎其版籍農野罷侵田峻至喜人到於今稱焉前寺主簡皎二法師僧祇之龍象也就先晴之吹歌敦老農之底績歲事作製蓑笠來思者久之歲功未成生厓其盡口口去荒涼紫陌之田影壁空存搖落青園之寺可為長太息者矣有惠炬開梨德業淳修會統經領道勝之韻生而能言禪悅之味老而彌篤用能冀其口始高就可追口口口口口口遠与法言沙門俗姓喻氏貞口口口惠心苦節今屈知堅任垂將十年先是易鹵未斤塗洩未溶壘稗翳蒼湯于農郊夫其心畜制度目口曲折荷飾畚土壘摩錘凸饋口口提石口澆高湊仰增卑陪薄分熬水口口達口氣填揪遊盪而時至餘及寬緩而不迨終古早皆浸以汗漬冬不所於積雪夏無榮乎小雨由是湖有口口之号焉當其春駕司載田事既飭產乎甲毓萌芽或薦或養實續實發上農壘而課長廩收陽之稼如雲矣及夫寒蟬記時農乃登穀兒積聚梁場圃宇不遺秉蕪無口口口口而督收放海陵之倉非衍矣詩云倬彼碩田歲取十千其是之謂乎百穀既蒸萬供既設滿以衆香之鉢薰以毗耶之城或異聲聞若化菩薩虛高座以影集時洪鍾而口口口座而坐飯食經行臭若香

風味同甘露過滿一劫周流十方聞之者得未曾有食之者咸登正位白衣之會龍國無掘鬱金之香緇裳之集雞寺不碎庵羅之末三藏口口口口之可貴一器沙口識麴粉之非重資我飯口師之力歎都維那口綜遊方觀化大口慈誘火耕水耨常有功於上農飛杖淨杯今軌行乎中國上座釋辯疑十城之僧主也口口口口合金杵發其休徵寺主釋惠敏九州之維那也風骨天成鐵鎖起其靈相咸能以如來之衣衣分如來之座坐護育王之靈塔願賀金錢口育王之聖田思摸石柱弟子早按蘭書式典駢麟之闕悅遊蓮跡每參鸚鵡之林寶頭盧之下空亟見有能師子舍那私之入寺豈謂無知老人識異博文才非能賦阮公不事會俱香花顧越有緣遂瞻碑版滿笈多之石室未擲其符對輪王之金地且耕其筆多羅口菜而書偈云

渾儀草味象物紛拏或甲而乙或萌而牙萬殊成類百寶欣嘉故后穉布其種神農嘗其華一燧人更運火正司兼教以鼎飪炊之黍稷易或毛茹成此粒食是之為人天是之口皇極其我聞維摩會語舍利如來大慈甘露上味又見阿難問是香氣亦有以飲鉢以之為佛事其若長者主若聲聞人天諸居士地虛空神如聞飯氣

書未遇於時常萍泊雲水間一日扁舟至明余遂以書口添勝境遊觀之一事略紀端由於碑後云大和七年十二月一日明州刺史于季友記

范處士在育王寺書碑因以寄贈

明州刺史于季友

墨妙復辭雄扁舟訪遠公口天書梵口霜月步蓮宮跡寄雙林下名畱劫石中遙知松逕望棠葉滿山紅時在育王寺書石字奉酬口丞使君寄贈四韻
依大用本韻 處士范的上
拙藝奇才雄新詩起 謝公開緘光佛域望景動星宮風雲文章裏書鑄琬璿中將誰比佳句霞綺散成紅

石有口者口口

按阿育王寺在今浙江寧波府鄞縣阿育王山中此碑題大唐越州都督口口縣阿育王寺常住田碑唐書地理志明州餘姚郡開元二十六年採訪使齊翰以越州之鄞縣置則其題此碑時未置明州鄞縣尚屬越州為都督府所轄也金石錄載此碑題曰育王山常住田碑萬齊融撰范的行書雅雨堂金石錄刻本注云按育王山當作育王寺然

而亦口璠况口之口口有待之為身口猗與童子俱資砂糗法主大慈冷然虛受伊織輪以授記從滅度後何寶塔之莊嚴得未曾有其鳥道於許人寰在哉鬼神冥運風雨潛來白雲涌出青口口開口千輪之蓮跡建百福之花臺其宋帝下生梁皇外護大稷賜嘯司農獨賦泉壤發湖源灌注既魚口以左右亦大口而盤口其舊畚平秩蓋空口思爰疏咏嘜是務鋤犁三農口口刀畝祈祈自膏口而兼倍矧雨露與華滋其路茲開土賞功司過口以犒勳形以肅惰東作方口西成是課始象耕而鳥耘終牛春而馬斂九千箱既積五穀斯分味蒸甘露口涌香雲孰口菩薩而謂聲聞博須彌所不能盡曷吐耶之足薰口獲爾赤松猶田白玉矧伊塔寺神通付囑信矣育王能生金粟彼鄞國之泥菜如富都之水練一我來自東經行成趣淨業斯闡善根方樹式紀因緣匪存章句庶金田與石柱口巍巍以常住

育王寺碑後記

此寺碑記嘗為竊盜墮壞久無建立有好事僧惠印錄其舊文藏於篋笥又與老宿僧明秀志詮寺主僧志口上座僧泗雲都維那僧巨尚會議重建其碑焉余美其樂善會剎越間有隱逸之士曰范的業文功

阿育王是佛號脫去阿字但云育王誤也浙江通志碑碣卷載此碑注引鄞縣志云范的順陽隱士大和七年刺史于季友邀書齊萬融書文此碑後有于季友記但稱范的為剎越間隱逸之士前題則云順陽范的書并篆額順陽地名無攷前題又云舊碑是前口趙州刺史徐嶠口書前祀書口正字即萬齊融撰徐嶠下泐字乃之字也新唐書徐浩傳云浩越州人父嶠之善書舊書亦附浩傳云父嶠無之官至洛州刺史墨池編云嶠之字惟嶠佐佑五王迎立中宗歷越湖州刺史此碑題趙州刺史其官在迎立中宗之後則為開元初書矣萬齊融見舊唐書賀知章傳云神龍中知章與越州賀朝萬齊融揚州張若虛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吳越之士文詞俊秀名揚於上京朝萬止山陰尉齊融崑山令云云据朝萬二字是以萬字屬上文作賀朝萬也然全唐詩小傳於萬齊融注云考唐人選國秀搜玉二集俱作萬齊融賀朝則顯然其舊唐書誤也舊傳稱齊融官崑山令碑云祀書口正字即當由前為正字耶後為崑山令未可知也浙江通志作齊萬融亦訛刺史于季友兩唐書

子頤傳云頤子季友尚憲宗永昌公主拜駙馬都尉不言其官明州刺史不知即此于季友否耶碑末于季友范的倡和二詩全唐詩俱不載

寂照和上碑 碑高五尺七寸廣二尺九寸三分二八行每行五十二字正書篆額在咸陽縣 并序

大唐安國寺故 內外臨壇大德寂照和上碑銘 宜德即守秘書省著作郎充集賢殿修撰上柱國段成式篆

少華山樹谷僧元可書 處士顧元篆額

釋氏徒毗尼者雖不執乎意地而形骸之外是釘是韠大宅炳烜羊鹿効駕亦各也視中夏聖人刑自墨數三千或由性辰將墨而之贖金也將贖而之晝夜慙禮也以至感禱視祿未嘗犯者信生干耳矧可約束至顏氏子也西方聖人設戒二百五十俾隄限身口徑出生死

今言法者數喉舌猶繼其人我性孌戾垢不嘗潔雪近非延笑或不能孕業人天也言禪者失之理圯漸磴一念五位不及能者吾見其為泥人若射箭也至乎嘶生

死之流圓身口之歧其在毗尼乎 國初有宣聲乎毗尼寂寂然將二百年有 照公嗣焉 大德

春將夏于清涼山清涼山鼻殊大士是司鱗長遊之不誠必有疾雷烈風 大德應肌膜拜終日不息見若自構而梁木散而缸宸乳割於寬末映網梅於曠表其光大而瘦直細而瑩滴詭狀雲手警影電旋千變萬化不可窺極居山雪首者驚曰自有此山未有此相由 大德行潔誠著也因屢及蔚州入到此山險如楞伽勢如高陟樓檜嶺植檉柯四布夏嶺所及百備皆色其下樹車夜千巖學芋芋相傳云普賢地也 大德望麓一礼五雲觸石越一年之大白復賓于禪止法舍福慶寺往來於渭濱郡焉十餘年後教授於龐州翰林棧棧龐界日蹙時昭義劉公邕在普潤息女出嫁請口 大德具戒焉元和初豐鐘劍鉅威難度及至三年於咸陽魏店立尊勝幢祈禱法界也其年功德使請住安國寺等移 聖容院傳二望僧主之 錫二時服各錄 七人 大德一教也自長慶中寶壽末大和初皆 駕幸安國寺 大德導于 前蹕儀形偈偈不隔 流纒因 詔入內夏于龍神寺大和二年來延唐寺 數乎善隄悃乎禱耶泊七年冬季上茲而疾下茲而病 將化之夕異香滿風體可折支其月間維於寺北原僧 年七十六僧夏五十七置幢于積祖師塔院門人神晏

號寂照字法廣族龐氏京兆與平人 父詮灌鍾府折衝鎮于咸陽馬跑泉精祠母寶氏嘗夢塔塔既而有娠不嗜膏腴及產吮而不啼慙而始誰寶氏日滋善種福慶頴頴請介處不儘其夫許之塊然若居士之室太常之齋也雖蛻口于牀將蓋不觸遂同謁摠持寺積禪師始具五戒 大德諱執筮年叻七歲宇泰定者佗如類日積公異之父即謂為童俾勤及湯不難離別初讀法華經五行俱下次授維摩經俱舍論未終執除塵三百福眾号聖童遂嬰髮焉如匠之度木中若蠹竭心入震火叩之其聲虛嘶為杵則速腐不能久持大厦故談地之相 大士之種也潤梓之腹 大士之聲也荆氏之林 大士之用也而貌豈號鐘一鼓殷然大鑿十四年西明寺遇方等壇試得度緣于慈悲寺初肆四分勤不交曠即開講於海覺寺著名兩街後七志於涅梁經起信論功次六鹿理混四生壞隄濠宗流于性或有墨守傍珠利喙三尺一被偈答暗草延乾固毗耶比丘不足以解疑悔也貞元六年 詔啓無優王寺舍利因遊鳳翔擅律學者從而響臻 大德規規不怠處眾如表影惟直矣或再多羅業者口蒲荀尊者不病面而鑑壁者染爪而半月形者悉暫由右門而出也十年

啓初紀日子幢其詞蔚然矣門人律大總智支其行惟肖門人契玄獨說者也 大德談泉玄構心跡規矩若日出于湯谷至于昆吾是謂正中其徒化之實然不差淨獨噫 大德之去佛日廣泉矣門人與善寺實相上人惡俗决疣頓屢塵外嗣 師之志以成式腹前三藏請詞其德銘曰

汗汗靈流導于港海覺路近夷輪扇其軒燈明厚夜業白東暮由之不懈二乘其軌惟宣斯迹惟寂斯紹偃藍椽拄影直其表性若擢筠猗猗寒鑿冰珠數絕貫衣特嘆歷志完海養為正法朋隄防意地林投不騰瞻苟惟喚多羅不斷鳴癡翼慧無明破卵燼其業第茲厥乘發歇絕中流平渥扶渾一雨濯枝風颯鼓輪偈古雲碧庭秋桂丹群本繩方衆景主端資糧斯既長途僅半偷然而往慧離晚晚列樹蟄寶奈萎霜苑甚殆斯澤泉縛斯盟覽源助無大宅冥煙迤邐詎昏昂昂蓮詎獨行著高石劫窮不消

開成六年歲次辛酉正月癸酉朔六日庚寅門人國造一惠登 此碑在咸陽西馬跑泉地中武功康子秀先生過而識之以語土人豎于道傍其后王咸陽移之咸陽城 中寺以碑有安國寺字遂改名其寺為安國寺按碑

刻 玉册官李鄴刺字

段成式撰僧無可書成式文筆自奇此文為佛言尤奇無可買焉從弟有詩集傳世其書法出柳誠懸而優孟者子秀名樛太史德潤子也

碑書在縣西世里馬跑泉鎮今移置縣寺塔下夫物之善合往開未視碑初出失跌土人以碌礮壓之不

相宜移來方慮寺塔下方石刻雲覆宛然以碑合之昭然原狀不知何相遠也

唐季惟裴休成式以通輝與稱表莊嚴流行德為外事則悟佛心印者段一人而已今觀此所為公

碑記開洵博然精微奧義何未數數然也豈專重在戒放于法禪二宗不無軒輊乎乃牟尼二人之身耳

道何以三也倘段于所謂一者未能唯耶碑稱顏氏子若戒可尚門則四勿為一偏之語矣而法禪二物

又將屬之誰乎段未免貪多識而不見如來已無可之書固一時習尚石經多此法可知也然此碑則導

源二歐掩有河東清邁關利洵可擅一時之技出諸書僧之上世輕其人因薄其技而不傳余乃為拈出

不徒以愛段文而已也

碑文險怪用內典字極夥樊宗師之流亞也有云西

甚矣關中金石記

按此碑撰者段成式舊唐書傳段文昌子成式字柯古以蔭入官為祕書省校書郎研精苦學祕閣

書籍披閱皆過累遷尚書郎成通初出為江州刺史家多書吏用以自娛尤深於佛書新唐書則稱

其官終太常少卿而皆不載其官著作郎充集賢殿修撰史之畧也段成式詩與溫庭筠李商隱齊

名時號三十六體以三八皆行十二也書者僧无可全唐詩小傳稱無可居天仙寺此碑則云少華

山樹谷僧其詩有宿安國寺簡公院一首殆即此書碑之安國寺也碑書無憂王寺誤作無憂舊唐

作瞻宮通用字碑無建立年月據文稱大和七年冬季上茲而疾下茲而病化其月闕維於寺北原

計其時歲暮矣此後神晏置幢契元述行實相請銘皆非闕維時所能猝了而大要亦不出來年之

事然無可確定附於七年

林放祠記

石已殘裂就搨本計之高四尺一寸八分廣二尺七分七行行廿六字或廿七字不等正書在曲阜縣放

唐 林放祠記

方聖人設戒二百五十魏書釋老志為沙門者初修十誠而終于二百五十則具之成大僧婦人道者曰此丘尼其難至于五百隨事增數在于防心攝身正

口古之僧尼未有不從律戒入者今則以禪悟為上乘置戒律于不復道矣

文云將化之夕異香滿風體可折支按孟子為長者折枝趙氏注云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碑以支

為技用孟子語叙照俗姓龐氏京兆龔平人父詮灌鐘府折衝漢鐘府蓋亦雍州百三十一府之一而史

之所佚也寂照卒于大和七年十二月其刻銘之年月不可按金石文字記題云開成六年正月改支宗

以開成五年正月屬武宗即位其明年改元會昌安得云開成六年乎蓋顧氏記憶之誤也

唐安國寺有二一在西安一在東京在西安者為睿宗龍潛宅以景雲元年九月為寺即此是也在東京

者為中宗節愍太子宅神龍二年為崇恩寺後為德國寺亦以景雲元年十二月改名其並得名為安國

者以睿宗本封故也大德以天德七年卒文稱大和二年來延唐寺以會要攻之延唐本名嵩善為會昌

六年奏改碑于開成未即再延唐是會要云云亦不

原□□□故□□□□□□□□世道人心之六

□□□□□□□□□□□□□□□□□□□

□□□□□□□□□□□□□□□□□□□

□□□□□□□□□□□□□□□□□□□

□□□□□□□□□□□□□□□□□□□

□□□□□□□□□□□□□□□□□□□

□□□□□□□□□□□□□□□□□□□

甫村口口口口為石至大和口口口口百九九年是年正月二口五日因移在縣之後口長城陳元錫記

落星石埋沒縣東北荒蕪地恐久沈迷移來縣解大元至正廿八年口口中旬

即中崆峒米克明峻德記

右刻在唐大和中陳元錫題名之後石即晉昇平元年所隕者也詳見元錫記及晉書本在縣東北田間克明昇之縣署因有此題

按記云落星石晉穆帝昇平元年正月丁口口口

書穆帝紀昇平元年正月丁丑隕石子槐里一此

石刻了卜勅字乃丁丑也槐里縣名即唐之興平

縣長安志興平縣石星晉穆帝大和中隕于槐

里以昇平作太和誤矣

云槐里故城在興平縣東南十里此記云西南是

槐里之西南然改興平縣唐置二十鄉宋存六鄉

管二百四十鄉而長安志所載六鄉東南西南皆

無專主鄉名不知皇甫邨當在何鄉古村名亦可

補長安志所未備也自晉穆帝升平元年丁巳歲

至唐文宗大和九年乙卯歲凡四百七十九年而

此記大和下缺四字下有百九九年字數不能合所未詳也

修龍宮寺碑

碑連額高九尺廣四尺六寸二十三行行三十八字正書在縣縣

唐修龍宮寺碑并序

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中散大夫檢校左散騎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丞賜紫金魚袋李紳

碑

會稽地濱滄海西控長江自大禹疎鑿了溪人口

宅土而南崖海跡高下猶存則司其水旱泄為雲雨乃

神龍之鄉為福之所寺曰龍宮在剡之界靈芝鄉唼亭

里地形爽塏林嶺依抱剡宇頽毀積有年所自初置基

三礎而安此地像儀消化鐘磬不揚塔波已傾法輪莫

轉釋老簡真持誠茲寺護念常香願興仰藍而歲月屢

遷物力無及貞元十八載余以進士客于江浙時適天

台與僧真會遇于剡之陽師言口禪有念今茲果矣願

謂余曰後當領鎮此道幸願建口龍宮以資福履余以

為孟浪之詞笑而不答師曰星歲有期患有真告泉元

和三年余罷金陵從事河東薛公萃遊口口師已卧

病而約言無口大和癸丑歲余自分命洛陽承 詔

唐大和九年乙卯歲四月廿五日建

勾當造碑石并殿內石長明燈等

右修龍宮寺碑前題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

使中散大夫檢校左散騎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丞賜紫金魚袋李紳撰散騎下蓋關常侍越州刺史

兼御史中十字也及唐書李紳傳紳以太子賓客分

司東都大和中李德裕當國擢浙東觀察使碑云大

和癸丑自分命洛陽承詔以檢校左騎省廉察于茲

所謂分命洛陽者即分司之命也高似孫刻錄既載

此碑又云紳自宣武節度歷左散騎越州刺史似未

達碑文之首矣紳之帥宣武乃在浙東召還再領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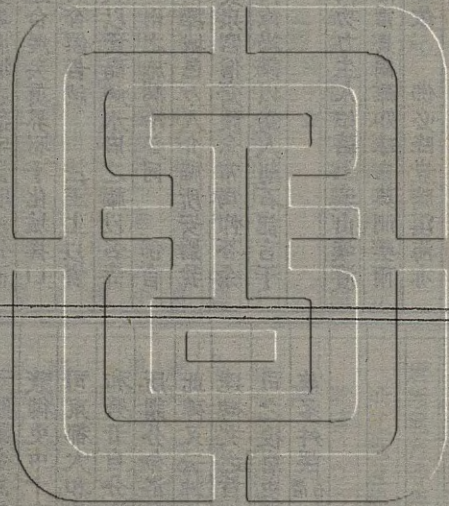
司之後唐史所載甚明疎察於史學甚疏道聽塗說

故多舛誤

石文跋尾

以檢校左騎省廉察于茲歲逾再口而循真已為異物
龍宮棟宇將盡命告墳塔因追昔言遂以頭隨僧會真
部領工人將以葺事余以俸錢三千貫口口口口口口
公承泰亦施以月俸俾從事察吏咸同勝因問里廉仁
風靡爭施口口之功力雲集清涼之蓮宇辭與次旬而
垣墉四周逾月而棟幹連合煖矣真界昭乎化城釋口
行僧居之以愍寺事因具香饌告誡 法王上以資
我后無疆之祚次以資龍神水府之福以名寺
之功力為禪靈之顯報一雨之施潤洽必同 佛言
龍王心力所致使七郡山澤城邑萬人介福所安翳我
龍德是用迴此法力永資泉宮僧齋護念常為仰答余
固不敢以循真之言自伐俾竭誠以為人刻石記言于
寺之利銘曰
滄海之隅會稽巨澤惟禹功力生人始藉土壤山嶽濱
海之東溟漲空澗選秘龍宮具闢難知珠宮莫測雲雨
交昏深沈不隔聞法必聽依 佛必降豈騰溟海亦
化長江既資勝因為龍景福節宣風雨以成播育撞鐘
以告三界必聞唯爾龍室昭昭不昏我口口口口有僧傳
信斯人已亡斯言不口敬報前志以垂後功建飾儀相
昭明有融普利羣生罔貸已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九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六十九

石刻十二經并五經文字九經字樣

易九石書十石詩十六石周禮十七石儀禮二十石禮記三十三石春秋左傳六十七石公羊傳十七石穀梁傳十六石孝經一石論語七十石爾雅五石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共十石每石七八層高七八尺廣三四尺不等正書題首

周易九卷 王昶注上經下傳 韓康伯注 集解 共二卷

又王弼略例一卷

經文不錄 皆仿此

尚書十三卷 孔氏傳并序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語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貴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頌文禮記之書不一遂乃定禮樂

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脩春秋藏易道以刪

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

周及夷項亂翦裁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

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

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

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

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

學校旁求儒雅以開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

經口以傳授者廿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

之義其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

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

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開金石絲竹之音

乃不壞宅悉以書遺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

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

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廿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

堯典益稷合於皇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虞王之誥合

於顧命後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

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

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

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

書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首相附近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毛詩廿卷 鄭氏箋

周禮十一卷 鄭氏注

儀禮十七卷 鄭氏注

禮記廿卷 鄭氏注 月令一卷李林甫等注

御剛定禮記月令表

集賢院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等奉勅注

臣聞昔在唐虞則應象日月敬授人時降及虞舜則璿樞玉衡以齊七政夏后則更置小正周公則別爲時訓斯皆月令之宗旨也逮夫呂氏纂集舊儀定以孟春日在營室有拘汨檢無適變邇不知氣逐聞移節隨斗建泊乎月朔差異日星見殊乃令雩祀愆期百工作診事奢革弊允屬吏宜 軺代敬天勤民順時設教是以有皇極之敷言親降望歲重有剛定乃依构建爰準攝提舉正於中匪乖期於積醜履端於始不爽候於上元節氣由是合宜刑政以之咸序遂使金木各得其性水

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紀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鑿而飲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載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也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禮有三而爲例之清有五 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餘陵之類是也 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 三曰遂

火無相登倫蓋所謂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乃命集賢院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李林甫門下侍郎陳希烈中書侍郎徐安貞直學士起居舍人劉光謙宣城大司馬齊光又河南府會昌參軍陸善經修撰官家令寺丞兼知太史監事史元晏侍 制官安定郡別駕梁令瓚等爲之注解臣等虔奉 綸旨極思何有愧無廣揚之能謏承載筆之奇義深罕測學淺無能

其副 天心空處聖意謹上

春秋左氏傳卅卷 杜氏集解并序

春秋舊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蓋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遺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

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傳假借許田之類是也 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楛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 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 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 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庸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抱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類于嚴者雖後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類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義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羅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

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未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若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者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平其始則周公之祚靈也若平王能承天命紹開中興隱公能釐夏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除是故因其靈數附其行事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禮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求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

卅年燕昭王之十二年齊宣王之廿五年也上去孔丘卒百八十一歲下去今大康三年五百八十一歲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卅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卅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廿以為後王年也哀王廿二年乃卒故特不稱諡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文稱魯隱公邾莊公盟于姑蔑即春秋所書邾儀父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賁之也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即春秋所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賁故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即春秋所書天王狩于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諸若此書甚多略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古據實而書時事仲尼脩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又稱衛懿公及赤翟戰于洞澤疑洞當為河即左傳所謂災澤也齊國佐來獻王懿紀公之廢即左傳所謂賓媚人也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異於公羊穀梁知此二書近世穿鑿非春秋本意審矣雖不皆與史記尚書同然參而求之可以補正學者又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紀年又稱殷仲王即位居亳其鄉士伊尹仲王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太甲

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後序
太康元年三月吳寇始平余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杼舊意脩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為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者藏在祕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周身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於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措之於遠國也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二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鴟叔次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十年盡魏國之史記也推按哀王十年大歲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年趙武靈王之廿七年楚懷王之

七年大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左氏傳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太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為相也此為大甲尚書叙說太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魯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為其粗有益於左氏故略記之附集解之本焉

春秋公羊傳士卷 何休學并序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難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悶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與恨先師視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母生條例多得其止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春秋穀梁傳士卷 范甯集解并序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彞倫攸斃弒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覺而作民俗染

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曜爲之盈縮川岳爲之崩竭鬼神爲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脩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巨禮亡宋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橫流適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與之者在己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脩春秋列委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昏也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啓勸誡拯積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擁德之所助雖賊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廢麟成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

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驚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傳教害義不可得隨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弃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與以來壞聖頓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臆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韓訥斯益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惜也左氏豔而當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

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頌駕於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進近十家皆庸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大山其積匍匐墓穴死亡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凋落二子早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季經一卷 明皇御注并序

序同石臺孝經已見八十七卷不錄

論語十卷 何晏集解并序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廿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次子大傳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蠡成等傳之齊論語廿二篇其廿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廿

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漢末大司農鄭眾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近故司空陳臺大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爲訓解中間爲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臣光祿大夫臣鄭冲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義侍中臣荀詡尚書騎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

爾雅三卷 郭璞注并序

爾雅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絕代之離詞辨同實而殊号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渾奧摛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既辨其業亦顯英儒瞻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爲之義訓璞不探樛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註者十餘然猶未詳備竝多紛謬有所漏略是以復綴集異聞會稽舊說考

方國之語采諸俗之志錯絲樊孫博開羣言刻其瑕礫
率其蕭根事有隱滯援據徵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別
為音圖用祛未席 輒復擁 雙清道企望塵 躅者以將來
君子為亦有涉乎此也

周易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

尚書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

毛詩四萬八百四十八字

儀禮五萬七千一百一十一字

禮記九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字

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

公羊傳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

穀梁傳四萬二千八十九字

孝經二千二百三十三字

論語一萬六千五百九十字

爾雅一萬七百九十一字

五經文字

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字樣等都計六十五萬二千

五十二字

羽者白羽請蹙入城謂方備波軍之侵軼謂此非急

務玉羽給之曰一旦敵兵臨城碎為矢石亦足以助

賊為寇郭然之乃遷置於此即唐尚書省之西隅也

地難民居其處窪下霖潦衝注隨立輒仆埋沒腐壞

歲久折缺殆非所以尊經而重道子欲徙置於學府

之北屬子且仵圖來視歎既視圖則命徒役其器用

半其溝壑而基之築其浮虛而實之凡石刻之偃者
仆者悉葺置於其地洗剔塵土補鋼殘缺分爲東西
大比而陳列焉明皇注孝經及建學碑則立之於中
央顏諸歐陽徐柳之書下迨偏旁字源之類則分布
於庭之左右俄而如登道山如入東序河圖洛書木
璧瓊炎爛然在目而應接或不暇矣先是有與平僧
謀妄滅眾取索無厭大尹劉公希道渡入其貫有欲
請於朝以備慈恩浮屠者公即建言崇飾增闡非古
而興建學校為急朝廷乃以五百千界之不費於公
不役於民經始於元祐二年初秋孟冬而落成門
序旁啟雙亭中峙廊廡回環不崇不卑誠故都之壯
觀翰墨之淵藪也學者暇日於此游息得之於目而
會之以心固已有超然遠詣之意豈曰小補之哉竊
惟六經天人之道備聖人所以遺天下來世之意盡

開成二年丁巳歲月次子元日惟丁亥書石學生前
四門館明經臣艾居晦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經臣
陳玠書石學生前文學館明經臣□□□書石官
將仕郎守潤州句容縣尉臣段絳校勘兼看書上石
官將仕郎守秘書省正字臣栢高校勘兼看書上石
官將仕郎守四門助教臣陳莊士覆定字體官翰林
待詔朝議郎權知沔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唐元
度校勘官兼專知都勘定經書檢校刊勒上石朝議
郎守國子毛詩博士上柱國臣章師道朝散大夫
國子司業騎都尉賜緋魚袋臣揚敬之都檢校官銀
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使監修國史上柱國榮陽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臣覃

汲郡呂公龍圖領漕陝右之口持適承乏雍學一日
謁公公喟然謂持曰京兆闕闕開有唐國子監存焉
其間石經乃開成中鐫刻唐史載文宗時太學勒石
經而鄭覃與周墀等校定九經文字上石及覃以宰
相兼祭酒於是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即今之石
經是已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六經
石本委棄於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有幕吏尹玉

在於是自周末至隨千餘載之間已遺五厄汗簡以
載或焚或脫縑楮魚蠹易腐易裂道雖無窮而器則
有敝惟鑲之金石庶可以久有唐之君相知物之終
始而憂百世之慮深故石經之立殆以此也然以洛
陽蔡邕石經四十六碑觀之其始立也觀視摹寫者
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可謂盛矣及范蔚宗所見
其存者纔十有二枚餘皆毀壞磨滅然後知不得其
人以篆持雖金石之固亦難必其可久此呂公所以
為有功於聖人之經而不可不書也然持書此者豈
特紀其歲月而已哉將使後之君子知古人之用心
而不廢前功庶斯文之有寄云爾元祐五年九月

按六朝以前用分隸今石經皆正書且多用歐虞書
法知其為唐人書矣禮記首月令尊明皇純字諱尊
憲宗又知其非天寶以前人書矣然則今西安府學
石經乃唐文宗時石經也嘉靖乙卯地震石經倒損
西安府學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文集其缺字別刻小
石立于碑傍以便摹補又按唐書謂文宗朝石經遵
葉師法不足觀然其用筆雖出眾人不離歐虞褚薛
法恐非今人所及惟王堯惠等補字大為紕繆今華

新修石
記

下東生文多家有乙卯以前榻本庶幾稱善焉石壁
國子學石經今在西安府儒學其末有年月一行題
名十行按舊唐書開成元年正月月中書門下奏起居
舍人集賢殿學士周墀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
郎孔溫業兵部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崔球等同勘
校經典釋文又云令率夏令韓克詳定石經官新
唐書亦列墀等四人而碑並不載 舊唐書文宗紀
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為蕪累甚矣愚
初讀而疑之又見新書無疑辭以為石壁九經雖不
逮古人亦何遽不賢於寺碑家碣及其本而詳校
之乃知經中之繆異非一而劉昫之言不誣也略識
于左周易君子以衷多益寡哀誤作衰悔吝者言乎
其小疵也言誤作存其孰能與於此哉脫於字周易
繫辭下第八虛下字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下多也字力小而任重小誤作
少傷於外者必反其家其誤作於決必有所遇脫所
字蠱則飭也飭誤作飾豐多故親寡旅也故下多也
字姤遇也姤誤作遺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終來
有他吉他作宅剛健篤實輝光輝作輝君子以治歷
明時歷作歷可與佑神矣佑作祐其受命也如鸞鸞

作豐兼三才而兩之三才之道也才皆作材其一字
而前後不同者包蒙包荒包承包蓋繫于包桑鞣
包皆作苞包有魚包无魚以杞包包皆作包問以
辨之由辨之不早辨也其明明也明辨哲也辨吉凶
者存乎辭困德之辨也井以辨義辨是與非辨善作
辨君子以類族辨物剝牀以辨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復小而辨於物辨皆作辨其旁注者至靜而德方德
下添一也字黃亨小利有攸往利下添一貞字其先
誤而後改者略例筮誤作荃愈誤作喻二无誤作無
皆即其誤改之其標題周易繫辭上第七周易繫辭
第八周易說卦第九皆八分書而周易序卦第十周
易雜卦第十一皆正書雖依古注本附於第九之內
以正書為別終似未安 尙書乃祖乃父丕乃告我
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乃父誤作先父孫上多一子
字臣下罔攸寡令誤作命若藥弗瞑眩藥誤作藥
王乃徇師而誓徇誤作循乃汝世讐世誤作誓太保
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泃攻誤作公用端命于上帝于
誤作予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敢對揚天子之休
命無之字其旁注者予有亂臣十人臣字旁注惟婦
言是用是字旁注釋箕子囚封比于墓式商容閔于

下容下各添一之字 詩小戎序國人劍於其車甲
中誤作田舒屨憂憂誤作憂于尾偷偷傷誤作脩
或車既飭飭誤飾以祈黃耇祈誤作祁涼曰不可涼
誤作諒無此疆爾界誤作介侯疆侯以疆誤作疆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雖離鳴鴈離作雍之死矢
靡他他作宅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作不我知二章
同和鸞離離作雍何人斯序故蘇公作是詩以絕
之也以作而雅塵離兮離作雍既匡既救作勅其
政不獲政從鄭箋作正尚不愧于屋漏愧作媿于彼
西離肅離和鳴有來離離離皆作雍屢豐年屢作婁
其先誤後改者抱衾與綈綈誤作綈不瑕有青瑕誤
作遐鱸鮪發發誤作撥樽者背憎樽誤作樽如彼
邇風邇誤作愬駟駟牡馬三章牡皆誤作牧皆即其
誤改之云何其肝脫其字添 周禮女史八人史誤
作使太宰三曰郊甸之賦郊誤作邦內養豕盲視而
交睫豕誤作施典臬掌布緹緹紵之麻草之物總誤
作絲牛人軍事共其犒牛犒誤作犒司市市司帥買
師而從賈誤作胥肆長掌其戒令誤作禁鞶鞶氏
府一人一誤作八豎人榮門用鞶齋用誤作明司几
筵設莞筵紛純筵誤作席大司樂大磬磬誤作磬王

大食三脩有誤作宥大師令奏鼓桴鼓誤作替大祝
四曰樂崇誤作樂司常象各象其號象誤作相凡以
神仕者仕誤作士小子史二人二誤作一大司馬旗
居卒間居誤作車妨胡之笥笥誤作笥矢人前弱則
俛俛誤作勉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醫師疔瘍者
疔上多一有字野廬氏有相翔者誅之誅上多一則
字邦之大師大上多一有字庭氏以救日之弓與救
月之矢射之射上多一夜字 儀禮士冠禮捷柶與
捷誤作建鄉射禮司射適室西袒決袒誤作袒福槩
橫而奉之奉誤作拳大夫與士射袒纁纁纁誤作薰
燕禮右祭脯醢脯誤作醢大射儀賓升成拜拜誤作
取坐授瑟乃降授誤作受聘禮賓既將公事復覓訝
以其擊訝誤作之公食大大禮陳鼎於碑南南面西
上脫一南字親禮天子賜舍曰伯父脫曰字士喪禮
祭服不倒倒誤作到少牢饋食禮如筮日之儀儀誤
作禮主婦被錫衣侈袂侈誤作侈下同祝延尸延誤
作筵有司徹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脫爵字口口北面口口拜受爵戶降筵受主婦爵
以口口作受尸爵主火改洗爵爵誤作饌下主人實
爵吐口口拜受爵戶拜送脫爵字其與今文不同

而兩通者鄉射禮適左个中亦如之亦作皆燕禮小
 臣又請勝爵者二大夫勝爵如初大夫下更有大夫
 二字 禮記御制定月令在曲禮前月令人乃遷從
 從誤作徒其器闕以奄奄誤作掩檀弓上周公蓋耐
 耐誤作附王制示弗故生也示誤作亦禮器聖帝於
 郊而風雨節寒暑時脫節字學記燕辟廢其學辟誤
 作管喪大記男子出窆門外脫外字子大夫公子家
 士食粥脫衆士二字哀公問如此則國家順矣脫則
 字坊記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猶下多有字中庸待
 其人而後行而誤作然君子之所不可及者脫之字
 繼衣有國家者章義禮惡脫家字儒行慎靜而尚寬
 脫而字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辟字皆誤作
 譬若有一个臣个誤作介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檀弓上有亡惡乎齊亡作無處豈濼之壹作一樂記
 非聽其鏗鏘而已也鏘作鎗雜記上客立于門西于
 作於雜記下泄柳之母死泄作世喪大記命婦祀拜
 象賓於堂上於作于主人先俵子門外子作於中庸
 可一言而盡也一作壹問喪祭之宗廟以鬼享之事
 作饗大學堯舜帥天下以仁二帥字皆作率晉義祖
 廟既毀教于宗室于作於射義是以諸侯君臣以作

故其先誤而後改者學記教人不盡其材材誤作才
 故人不耐無樂耐誤作能皆即其誤改之 春秋左
 傳隱元年且告之悔且誤作具五年傳伯稱疾不從
 疾誤作侯十年伐戴戴誤作載桓二年故封桓叔于
 曲沃故誤作政六年楚之羸羸誤作贏以類命為象
 類誤作德閔二年從曰撫軍軍誤作國傳三年公子
 友如齊泄盟泄誤作泣四年歸胙于公脫胙字姬實
 諸宮六日宮誤作公公殺其傅杜原款傳誤作傳七
 年弗可改也已改誤作故十四年公怒止之止誤作
 上十五年輅秦伯輅誤作輅使卻乞告取呂飴甥且
 名之且誤作國二十五年晉而傅焉傳誤作傳二十
 七年責無禮也責誤作青卻毅可毅誤作毅三十一
 年晉新得諸侯新誤作親東傅于濟傳誤作傳三十
 三年入險而脫入誤作人為從者之淹淹誤作流文
 元年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錫誤作賜單浮辛誤
 作辛二年廢六關關誤作闕七年寅文公子焉焉誤
 作曰十二年大子以夫鍾與鄆郟來奔郟誤作封宣
 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弑誤作殺二年晉侯伐鄭
 及鄭鄭誤作延商糾暴虐糾誤作討四年秋公如齊
 秋誤作利六年離卦設畫作同人八年殺諸絳市絳

誤作終十二年晉師在敖鄆之間師誤作帥十五年
 吾獲狄土土誤作土十七年盟于卷楚卷誤作巷郤
 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乎誤作平十八年凡自虐
 其君曰弑虐上多一內字成二年及齊師戰于新築
 師誤作侯且辟左右且誤作且七年尋廬卒之盟廬
 誤作廬十七年楚公子囊師襲舒庸囊誤作囊襄十
 年子囂曰囂誤作矯今代其師今誤作令十四年士
 鞅反反誤作及十七年苟過華臣之門必聘聘誤作
 聘十九年而視不可舍舍誤作舍所不嗣事于齊者
 事誤作是天子令德天誤作夫二十一年樂盈過于
 周過上多奔楚二字二十三年知罃我來奔界誤作
 卑二十五年先夫當之矣夫誤作天井埋木刊埋誤
 作煙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卒誤作兵二十七年父
 子死余矣余誤作餘免餘復攻寧氏餘誤作余二十
 八年重邱之盟未可忘也忘誤作志使析歸父告晏
 平仲曼誤作宴文字使名之名誤作君慶氏之馬善
 驚馬誤作焉武王有亂臣十八脫臣字三十年蔡景
 侯為太子般娶于楚娶誤作聚單公子愆期期誤作
 旗駟帶追之駟誤作四昭元年今武猶是心也今誤
 作令二年齊使上大夫送之送誤作逆三年少姜有

寵而死姜誤作齊知而復從復誤作弗四年恃險與
 馬馬誤作焉五年娶於子尾氏娶誤作聚君若驪焉
 好逆使臣若誤作苦九年無圍猶可圍誤作有十三
 年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廬誤作廬十四年楚子使
 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邱宗誤作宋二十年余不忍
 其詢詢誤作詢取人於蘄符之澤符誤作符二十一
 年心是以威威實生疾威誤作咸二十五年土平出
 奔楚土誤作氏邊印為大司徒印誤作印二十五年
 季公鳥生申申誤作甲二十七年入于堀室堀誤作
 堀定元年榮駕鸞鸞誤作駕三年及邾子盟于拔拔
 誤作技八年子姑使溷代子代誤作伐十年昭亦謂
 侯犯曰亦誤作亦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殺誤作弑蔡
 昭侯將如吳蔡誤作葬十六年與晉人謀襲鄭晉誤
 作為二十三年有不腆先人之產馬馬誤作焉二十
 六年四方其訓之訓誤作順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
 者宣二年以視諸朝視作示哀十六年此事克則為
 卿事下有也字其續添者昭二十二年辛丑伐京毀
 其西南下添子朝奔郊四字 春秋公羊傳隱元年
 何以名字也字上多一不字二年婦人謂嫁曰歸嫁
 誤作嫁三年局為或言崩或言薨脫上一或字生母

相見死母相哭母字竝誤作母死母誤作母死六年
吾與鄭人未有成也未誤作未下同十年宋人蔡人
衛人伐載載誤作載桓二年日有有則此何以書脫
一有字隱賢而桓賊也賊誤作賤莊十九年此其言
遂何脫其字二十五年求乎陰之道也陰誤作隱三
十二年狄伐邢邢誤作刑僖四年南夷與北狄交誤
作北夷六年此其言圍何圍下多一者字二十六
乞師者何脫師字三十年歸惡乎元頃也乎誤作乎
三十三年百里子與蹇叔子百誤作伯文四年其謂
之逆婦姜子齊何何誤作河宣十五年然後歸爾爾
誤作耳成十五年成公幼功誤作慶城宣叔者相也
叔誤作公襄十四年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
林父鄭公孫薑吾人邾婁人于戚邾婁人脫人字十
七年春王二月二誤作三十九年為其驕蹇為誤作
作或二十九年許人子者必使于也人下脫字字昭
九年其言陳火何脫陳字定元年立煬宮宮誤作公
四年夷狄也而憂中國而誤作其哀四年盜殺蔡侯
申殺誤作弑六年齊國憂及高張來奔高上多一齊
字十四年顏淵死日子子上多一孔字其與今文不
同而兩通者隱四年隱公曰否作隱曰吾否桓六年

簡車徒也徒作馬淫乎蔡乎作子十一年祭仲者何
鄭相也相上有之字文六年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
常月也是月下要有是月二字宣六年此非弑君而
何而作如十年未絕於我也於作子十二年是以君
子篤於禮而薄於利下於作子成二年得一貶焉爾
一作壹襄十二年春王正月正作三十九年爾殺
吾君殺作弑三十一年於是負孝公之周愨天子愨
作訴哀十四年有慶而角者慶作慶其先誤而後改
者桓二年此其目言之何目誤作月閔元年盂弑之
矣使弑子般弑竝誤作殺僖十二年葬陳宣公宣誤
作桓成二年及齊侯戰于室侯誤作師昭二十五年
慶子免君於大難矣脫矣字皆即其誤改之 春秋
殺梁傳隱元年父者何傳也傳誤作傳四年弑而代
之也代誤作伐九年所伐也伐誤作挾莊七年則是
雨說也雨誤作雨下同僖五年天子世子世天下也
誤作士子二十二年春秋三十有四戰脫有字二十
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誤作齊侯文二年內大夫
可以會外諸侯脫外字三年王子虎卒誤作壬子宣
八年以譏乎宣也譏誤作饑襄元年晉侯使荀躒來
聘躒誤作嬰二年三年同三年諸侯始失正矣正誤

作王六年立異姓以蒞祭祀立上多一非字哀元年
此該之變而道之也該誤作郊六年入者內弗受也
弗誤作不下同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僖十七年
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脫公字文六年處父主境
上專事上多一之字成五年帥羣臣而口之前作率
後作帥其先誤而後改者甚多不具載 論語賜也
爾愛其羊爾誤作汝不知其仁仁誤作人子使漆雕
開仕雖誤作彤再斯可矣斯誤作思三人行三上多
一我字必有我師焉有誤作得冉有子貢侃侃如也
有誤作子告夫三子三上多一二字可與言而不與
之言脫之字無求生以害仁仁誤作人吾猶及史之
闕文也脫之字稱諸異邦曰諸誤作謂何德之衰衰
下多一也字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女得人焉爾
乎爾作耳入潔已以進潔作潔其先脫而後添注者
陽貨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爾雅替戾底廢誤
作底底翻蘇也翻誤作朋皇華也誤作華皇赫兮咺
兮咺誤作烜是刈是漉漉誤作穫木謂之虞木誤作
本何鼓謂之牽牛何誤作河澤鳥藟藟誤作藜孳麻
母孳誤作孳藜藜含樓誤作樓祝州木祝誤作祝魚
尾謂之丙尾上添一之字燕白脰鳥鳥誤作鳥楊鳥

白鷺楊鳥誤鷺鷥鳥鷺鳥誤作鳥鳥鷓鴣誤作鳥
鷹大鷹誤作大鷹凡經中二十字皆作廿三十字皆
作卅按古詩之文多是四言如于三十里三十維物
皆四言也則當為三十字史記秦始皇刻石如卅有
六年維廿九年卅有七年則當為卅字卅字今改經
文而為卅卅字非矣凡經中虎字皆缺末筆作虎虢
號號虢虢虢字皆同避太祖諱淵字皆缺筆作泚
端字亦作姪避高祖諱世字皆缺筆作世泄作洩繼
作總棄作弃勳作勳葉作葉深揅揅揅揅揅皆改
從云民字缺筆作民氓作氓氓作氓氓昏昏昏昏昏
愍愍皆改從氏避太宗諱亨字皆作亨避肅宗諱豫
字皆缺筆作豫豫代宗諱适字皆缺筆作适避德宗
諱誦字皆缺筆作誦誦順宗諱純字皆缺筆作純避
憲宗諱恒字皆缺筆作恒避穆宗諱湛字皆缺筆作
湛湛作湛湛作湛避敬宗諱乃若高宗諱治中宗諱
顯睿宗諱旦元宗諱隆基文宗諱涵皆不缺筆者禮
天子事七廟自肅至敬七宗而高祖太宗創業之君
不祧者也元宗以上則祧廟也故不諱 附元龜黃
太常寺禮院上言元宗廟諱惟 歷元年正月
故事祧廟後不當更諱制可 文宗則今上也古者
卒哭乃諱故生不諱左傳文公宣公卷字夏濫惡而

成城字皆缺未筆毅梁裴昭定哀四公卷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為朱梁所補刻考之未劉從父黎持二記但言韓建劉鄩石而不言補刻宋建隆三年劉從父補甲子歲太尉許國公為居守移太學并石經於此黎持新移石經則云舊國公韓建也元祐五年築新城而石經委棄于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從幕吏尹玉羽之請葺入城中置于此地即唐尚書省之西隅也今龍圖呂公領清映石以其處崔下命從置於府學之北墉而建亭焉二說不同宋神宗日尹玉羽者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劉鄩辟為保大軍節度推官歷雍州清安從事任後唐至光祿少則晉高祖名之辭以老退歸關中嘗著自然經五卷武庫集五十卷其事散見於冊府元龜借歐陽文忠公序陽子不為立傳而其書亦不傳於世也然成字缺筆其為梁諱無疑昔人固未嘗徧讀而博考也字記

喬三石作石經記恨獨無孟子謂自開成至今七百年無好事及此者近賈中丞漢復始為補刻以成完書池北偶談

右唐國子學石刻九經開成二年鄭覃勸定勒石本也新唐書載覃奏起居郎集賢殿學士周暉等四人校定又冊府元龜載文宗命率更令韓臬充詳定官而題名于石者有四門館明經文居晦陳珍等并覃共十人顧國史所記者題名不書題名書者國史亦不紀不可解也石經文劉昫識其字乖師法然終勝今監本坊本儲藏家不可不以此插架焉暉書字集

也迨周廣順三年六月丁巳判監田敏又上十一經及爾雅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刻板皆四門博士李鶚書惟公羊前三禮為郭嶠書至顯德二年又校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印命張昭田敏詳校石經大學石壁九經舊唐書謂為有乖師法誠然但此必須大有學識之人方能審定修舊書者學識想必不高而敢為此言不知於意云何至於顧氏金石文字記所較今試逐條攷之每有無誤而妄較使石經受其冤誣者又明趙頌石經鐫華云云竊以補字誠為就緒然既別刻小石不與原文相亂則聽之可也予所得石本乃從現在石上揭出其補字為別刻小石與原文不相攙雜尙自顯然顧氏所揭乃裝裱成冊者因裱匠取流俗邸塾中九經本按照前後用後人所補嵌入裝合幅鑿竟如一手揭出者顧氏久客西安目擊此石乃不加詳核輒疏甚矣如周易君子以裒多益寡顧云哀誤作慶案石經毛詩小雅常棣原隰稊矣釋詁哀多也而說文無此字俗本周易作哀多鄭荀董過蜀才皆訓取則當作存古以音近假借故作慶作哀則非又其孰能與此哉俗本與下有於字顧遂云脫於字亦非力少而任重古本如此不知

顧寧人博學多聞考据不苟即石經辨析處一點畫未或輕易放過真古來善讀書人也惜相去數千里不能縮地就正之金石錄按舊唐書文宗本紀及鄭覃傳皆言石壁九經即黎持之祀亦然其實九經之外更有孝經論語爾雅凡十二經不止五經也較今之十三經但少孟子其時孟子尚雜諸子中未與大學中庸共列為四書也然此十二經之外張參之五經文字唐元度之九經字樣與之並行歷五代宋元明迄今載祀九百而此刻一無損失則以呂公置諸學校之故也然漢魏石經亦在學校不及四五百年殘毀殆盡則以洛陽帝都屢遭天亂長安自唐以後無建都者故反獲保全爾

王應麟玉海云後唐長興二年二月令國子監校正九經以西京石經本抄寫刻板頒天下此以石經本雕板之始也按舊唐書褚無量傳無量以舊庫內書自高宗代即藏在宮中漸致遺逸奏請繕寫刊校以宏經籍之遺葉夢得石林燕語稱柳玘序訓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所鬻字書小學率雕本則唐固有之若九經之有雕板實始後唐詳勘者馬鐫陳觀田敏

何人改爲力小顧反据俗本駁石經云小誤作少亦非遑遇也俗本作姤說文女部無姤字在新附卦名古必作遺石經前已外俗作姤矣於此尙存一古字而彣部遺字正注遇也與見部觀遇見也相似顧氏習於俗學不足以知之顧又言有與今文不同而相通者如終來有宅吉云云愚謂毛詩邶風柏舟之死矢靡疇小雅鶴鳴宅山之石石經皆作宅古字猶存顧乃以為與他可兩通非也大畜輝光顧亦以為與輝兩通不知本作輝石經是也作輝則非可與祐神矣顧又以為祐可與佑兩通不知說文祐在示部助也而人部無佑字又部右字下徐鉉曰今俗別作佑則二字不得相通也又其受命也如響顧亦以為與響兩通不知說文有響字無響字石經作響是也尙書臣下罔攸稟令今說作命若藥弗臈眩藥誤作藥二條皆唐石經爲地震倒損後人補刻之誤而顧謬以為唐人之誤大誓中王乃循師而誓補刻如此顧云狗誤作循案說文彣部有狗字注行示也引司馬法斬以狗晉人僞尙書變作狗石經於夏書允征道人以木鐸徇于路用之而左傳倍二十八人殺顛頤以徇於師成二年卻子使速以徇襄十年帶其斷以

徇於軍之類並同漢食貨志亦云徇於路想石經太
誓亦必作徇補刻誤作循但說文作徇不作徇此已
非是俗乃又變為狗說文大部亦無此字新附亦無
顧氏指後人補刻作唐人之誤又以其不從俗作徇
為非則謬矣乃汝世警世誤作誓太保乃以庶殷政
位于洛河攻誤作公用端命于上帝于誤作于三條
皆後人補刻非唐人之誤顧據成者妄駁顧氏又
據尚書中旁注者三條內一條子有亂臣十人臣字
旁注顧意謂即開成時脫落旁注也畢氏謂中金石
記以為謬謂旁注謬也而不能定旁注者為何人其
意則以為凡旁注皆非開成畢說甚是愚謂石經裏
二十八年傳叔孫穆子曰武王有亂十人此穆子約
太誓文非引書故未遺妄人硬攙臣字至昭二十四
年劉子謂長宏曰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
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論謂子有亂十人則亂字旁
添注一臣字其字與太誓旁注者皆偏側天斜不成
筆書皆後世妄人添注非唐人之舊知者惟陸德明
論語釋文云云子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要
之隋唐間偽孔安國尚書杜預左傳盛行下里郝師
兄晝孔傳云治理之臣昭二十四杜云治臣遂妄添

臣字然德明習聞古義猶直斥其非開成亦仍不用
也若添注果出開成何以論語尚書并左傳共四處
皆同竟如有意脫落故為旁添弄此狡獪有是理乎
知旁注皆出後世妄徒畢說確甚太誓雖皇商諱偽
造時猶近古古學尚存取左傳綴緝或文決不加臣
字自處敗缺且收襲二十八年疏引鄭元論語注十
人謂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國天啟直
生南宮造本無臣字故文母無嫌剝原父不通經妄
據俗本生疑改文母為邑姜遂有妄人取唐石經四
處皆為填補臣字然尚雷襄二十八年一罅至明古
義盡廢汲古閣刻五處皆直作亂臣矣以上專就易
書兩經除顧氏不誤者不論其餘各條摘出論之石
經不誤顧妄駁者半後人補刻之誤謬指為石經之
誤者半此外各經未暇備攷 皇侃論語疏久亡近
始從日本傳至或疑為偽妄也然亦作亂臣愚則斷
其必非皇本之舊即邢昺疏本臣字尚之時對侍讀
謬說未出尚未敢遽于正文中直增一字必南宋
人增攷周家賢后妃如后稷之母姜原太王之妃太
姜王季之妃太任文王之妃太妣見於毛詩者則有
大序及周南關雎等篇大雅大閔絲思齊皇矣生民

魯頌閟宮篇至邑姜則見於經傳甚少惟昭元年左
傳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虢將
與之唐杜預曰邑姜武王后齊太公之女太叔成王
之弟如此而已釋地續攷得晉水源有女郎祠實邑
姜廟北齊王晞有賦宋政和五年有姜仲謙謝雨碑
如此而已不料竟以此易去文母充十亂中婦人之
數此趙宋初論唐以前未有釋地亦以為十亂之一
閻氏之學未能免俗 石經有旁注者有即就其字
改之者究不知出何人顧亭林指為是公武改畢氏
引惡棟云晁公武以蜀石經增改愚謂石經在唐未
列太學在務本坊天祐中韓建築新城棄之野外朱
梁時劉鄩守長安肇入城置唐尚書省西隅宋龍圖
閣學士呂大宗始移府學而建亭焉公武宋南渡後
人足迹不至長安彼時因張浚富平之敗此地已入
於金公武何由到此而增改其字或蜀廣政中刻石
經南宋公武知成都或有所改若西安石經公武斷
無改之之事顧惠說皆謬 補刻別刻他石固矣予
所得本除周易未尾已殘缺外尚書末云西安府學
官葉時榮生員王堯典王汝愚鑄字卜大臣毛詩末
云西安府學訓導薛繼愚生員王堯典張尚德鑄其

周禮未但云張尚德刊儀禮未云大明萬曆戊子春
三月古補經府學官葉時榮蜀縣州人生員王堯典
王汝魁鑄字匠卜大臣禮記未無名左傳末學官生
員已漫但見生鄭二字又云卜大慶刊公羊末云咸
寧儒學訓導楊于庭陳倉人張尚德刻穀梁孝經論
語爾雅皆無名九經字樣長安學訓導王元吉補修
生員馬攀龍趙嶺云王堯惠其實則堯典非堯惠也
舉筆便談如此 李鼎祚周易集解彙解不言分章
數孔氏正義則言分章自盜之招也以上為第七章
此下即接大衍之數五十至再劫而後却此下即接
天數五至而行鬼神也此下即接乾之策至可與祐
神矣此為第八章此下子曰知變化至此之謂也為
第九章此下即接天一地二至天九地十此下即接
子曰天易何為者也云云李鼎祚分雖有異而其文
之次則無不同開成石經用王弼韓康伯本故分章
與正義同而文之次亦皆同子藏有元至正丙成虞
氏務本堂刊周易程朱傳義每卷首並列伊川程頤
正叔傳晦庵朱熹元晦本義東萊呂祖謙伯恭音訓
者卷九繫辭上盜之招也下即接天一地二至天九
地十傳云自天一至地十合在天數五地數五簡編

失其次也本義云此簡本在第十一卷之首程子曰
 宜在此今從之音訓云天一至地十今本在十一章
 首按前漢律歷志引易曰天一云云天數五云云又
 程氏張氏並云天一云云合在天數五上又天數五
 節本義云此簡本在大衍之後今按宜在此攷單行
 本伊川易傳只有上下經無繫辭別有河南程氏經
 說第一卷即說繫辭更定錯簡之說在此朱子用之
 自夫子贊易下至唐代千數百年從未聞繫辭有所
 謂錯簡者伊川始特標此論然經說中仍按原次以
 為說朱始毅然更之前明通行本皆遵之其實此經
 文義相承本無錯簡也天一云云在第十章首而朱
 云十一章首者朱分章與正義異 穀梁定十一年
 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人於蕭以叛
 傳宋公之弟未失其弟也石經失去及仲佗石彊十
 五字宋公之弟辰下直接承朱其弟此書石經者筆
 誤 魏 術
 右國子學石經舊唐書譏其字體乖師法近儒崑山
 顧氏尤詆之子於癸巳成取石本校勘再三乃知此
 經自開成初刻以後幾經後人之手乾符修改一也
 後梁補闕二也又有考注字大約北宋人所作三也

若明人補刻闕字則別為一石不與本文相消而世
 俗表演者欲經文完具乃取明刻剽割聯綴之遂不
 復別識顧氏所舉石經之失大半出於明刻而據為
 口實不知其為裝潢本所誤也若考注之字惟易書
 詩春秋論語有之其尤戾於古者如易翻卦象添日
 月不過四字書對比干墓式商容闈墓上闈上俱添
 之字詩從夏南南下添姬字上入執宮功執下添于
 字錫山土田錫下添之字山下添川字田下添附庸
 二字歲其有有下添年字論孫子詒下添厥字春秋
 美與子犯謀下添飲之酒三字故弓矢千弓下添十
 城二字奸絕我好我下添同字則是康公絕我好也
 公下添奔字我下添同字童子言焉子下添何字余
 狐裘而羔袖余下添猶字若不能猶有鬼神能下添
 掩字杖虎之母美而不使使下添視寢二字是將行
 而歸為子祀行下添乎字其四國當之之下添六物
 之占四字今字少不踴少下添自字而告子知氏氏
 下添范氏二字二子之不欲戰也宜宜下添哉字多
 陵人者皆不在在下添矣字皆淺陋非唐刻之舊或
 謂鬼公武據孟蜀石經增入非也公武撰石經考異
 在乾道庚寅帥蜀之日其時長安已非宋地公武何

從增改之且公武所舉經文不同者三百二十科十二
 經皆有之而石刻旁注祇有易詩書春秋論語其非
 公武所作審矣惟春秋六物之占一條與公武所舉
 適合然孟蜀石本經文即用開成舊本公武作攷異
 乃以長興國學板本校勘得之而又自言石經固脫
 錯監本亦難盡從則公武亦非專信監本也子故謂
 旁添之字必是北宋人依監本增改然監本出於田
 敏敏經學疏淺又在唐元度之下固難深信矣太平
 御覽所引經文間與旁添之文相合亦即據當時監
 本非別有古本也朱梁所刊惟儀禮左氏穀梁三經
 間有數段蓋經軀建築城委囊之後置來城中偶有
 損失而任意補之非奉朝命故字法醜劣亦無師承
 所謂自創以下無議者矣乾符修改與初刻本互有
 得失當分別觀之天令人得宋梁本尚知貴而愛之
 此經刻於唐世同時儒者譏其穢累固所不免越今
 已及千年世間不復見有唐本而此石巋然獨存乃
 以經戾譏之甚矣其惑也 周易十卷與今本異有
 君子以裒多益寡哀作衷力小而任重小作少雜卦
 姤遇也姤作遯攷說文無衷字鄭荀諸家易皆作攄
 取也衷从衣从采采與字同則衷亦與攄通矣力少

而任重章懷注後漢書亦引之今本改為小則與知
 小句重出姤字說文亦不載古文易作遯而鄭氏從
 之王輔嗣改就俗體獨此一字未改此古文之僅存
 者石經勝於今本正在此等而顧氏皆以為鑿蓋古
 學之不講久矣略例云筮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志筮
 筮字初刻从艸後改从竹按說文無筮字筮籀之語
 出莊子外物篇崔誤注至香艸可以餌魚則从艸者
 為正後人不知而妄易之 尚書十三卷第三弟四
 弟第五弟十一字畫似經重刻泰誓子有亂十人亂下
 旁添臣字春秋襄廿八年武王有亂十人昭廿四年
 余有亂十人論語子有亂十人俱有旁添臣字陸元
 明論語釋文云本或作亂臣十人者非邢昺始據誤
 本增入臣字故劉原父有子無臣母之疑唐以前無
 此說也子謂石刻本增加字皆北宋人所作觀於此
 益信說文賦訓飽厭訓笨經典多借厭為賦飽字此
 經萬年賦子乃德爾雅豫射賦也皆從正體此亦石
 經勝於今本之一證 毛詩二十卷詩以十篇為什
 惟二雅周頌為然若魯頌止四篇商頌止五篇不能
 成什故但云駟詰訓傳那詰訓傳相臺岳氏本與石
 經同今本稱駟之什那之什者誤矣子尾脩補石刻

作脩脩脩有蕭音故中谷有推篇與獻叶宋高宗御
書石經亦作脩說文本無脩字也賈用不脩初刻作
管不遐有害初刻作瑕如彼遼風初刻作想按說文
無管遐二字晉人賦云想流風而寫高正用詩語此
則後來改本不如初刻之善矣涼曰不可涼非諒此
用鄭義訓諒爲信無此疆界作介此從陸氏釋文
顧皆以爲誤亦未深攷爾 周禮十二卷牛人軍事
共其犍牛石刻作犍攷說文無犍字小行人若國師
徒則令犍禮之注引鄭司農說犍謂犍師也春秋傳
使展喜犍師服虔云以師枯犍故饋之飲食然則犍
爲犍之古文也攷工記紛胡之笱注云故書笱爲犍
杜子春云當爲笱讀爲稟按說文無笱字石刻上
半雖殘缺下半从句不从而其爲笱無疑笱與笱字
形相似讀笱爲稟聲尤相近也至如大司樂王大食
三宥宥與侑通大宰邦甸之賦今本誤爲邦甸凡以
神士者今本誤爲仕皆當依石刻正之顧氏轉以石
本爲誤殊不可解若地官序官一篇遂師當承遂人
之下鄙師贊長鄉長當承遂大夫之下而各自跳行
中川下士六人當承川衡之下中川非官名而亦跳
行此則書石者之無學刻响所譏殆爲是歟 儀禮

十七卷士昏禮燕禮二篇皆後梁重刻而燕禮篇尙
存元刻五六行鄉射禮重刻者三之一聘禮重刻者
大半此外皆元刻也而書法較之它經稍劣然監本
毛本此經多脫文賴有石刻後人得以校補厥功亦
偉矣士冠禮辟醴建柶與與士昏禮辟醴建柶與之
文同今本建醴爲提鄉飲酒禮禮者降席席東南面
與鄉射禮大夫降席席東南面之文同大夫即尊者
也今本脫一席字鄉射禮闖人爲燭於門外與大射
之文同今本燭上多大字少半饋食禮尸受同祭于
豆祭與有司徹同祭于豆祭之文同今本受同誦爲
同受此以前後篇參觀之而決其可信者也有司徹
主婦洗于房中與少牢主婦洗于房中之文同今本
洗下多爵字則與特性文同于謂少牢有司二篇皆
有主婦贊者授爵之文則洗爲洗爵可知特性無贊
者授爵一節故云洗爵此古人文字之密或疑此有
脫文者失之矣喪服大夫之妻爲庶子適人者諸審
石刻爲下本有君之二字按注云君之庶子女子子
也則經文當有此二字大功章云大夫之妻爲君之
庶子與此文正同可證君之二字不可省今本皆無
之石刻亦已磨改乃知初刻之精審乾符修改幾於

不知而妄作矣 禮記二十卷以御制定月令第一
曲禮第二曲禮下第三禮弓第四禮弓下第五王制
第六文字與今本異者以相臺岳氏本校之多相合
乃知僊翁正俗之功大也會子問祭場不奉今本舉
下有肺字按注云舉肺脊以經文但言舉故以肺脊
實之且肺脊兩物如經文言肺不言脊正義亦當申
明之矣岳本及衛湜集說本皆無此字其爲後人妄
增無疑也喪大記子大夫公子食粥今本公子下有
衆士二字蓋因上有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
之文相涉而誤按下文士疏食飲水即衆士也則衆
士不在食粥之內矣學記燕辟廡其廡大學人之其
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感惡而辟焉之其所異敬而
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敬情而辟焉石刻
辟皆作璧蓋用鄭義岳本皆作辟而圖去聲亦依鄭
讀也緇衣章義廡惡今本義作善蓋後人依尙書改
之陸氏釋文引皇侃云義善也又云尙書作善可證
古本不爲善矣君爽曰在昔上帝岳本在昔作昔在
石刻亦作在上帝而在字之上有關文必與岳本同
間傳柱楣翳屏今本柱作柱柱俗字岳本作柱而圖
上聲用陸德明音得其正矣他如豐耗之耗作耗廢

疾之願作癩經錯之錯作鏡一个臣之个作介皆當
以石刻爲正 春秋三十卷內宣公上下俱經後梁
重刻上卷尙存元刻五六行下卷重刻者僅三之一
若僖公篇亦有數段似出後人重刻如僖六年而縛
釋縛之縛皆譌爲縛救譌爲救與他卷全別定公篇
亦似重刻越句踐之句他卷从口此从人是其證也
然較之後梁刻本則字迹遠勝之矣顧氏於此經所
摘誤字甚多今攷之大率明人所補或係朱梁所刻
非唐本之舊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載此據陸氏
釋文非誤也文元年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經書錫
傳書賜故注有謝賜命之語非誤也言三年晉侯伐
鄭及延今本作鄭說文亦以鄭爲鄭地然地名从邑
多由經師增益虞延字亦無邑旁也宣十八年凡自
內虐其君曰獄今本少內字內與外相對成文似不
可省成二年且辟左右石刻且作且夢必在夜則日
義爲長昭三年少齊有龍而死今本齊作姜亦石本
得之定元年榮駕鸞今本作駕鸞字說文無之依正
文當用鳴假借同音則駕亦通也哀二十六年四方
其順之正義云四方諸國皆順從之是古本作順也
今本作訓乃後人依詩文妄改顧氏皆斷以爲誤果

孰誤而孰否乎若石刻之勝于今本而顧所未舉者
襄二十九年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今本高上有
齊字予謂左氏義例至精一言不可增損此傳子太
叔稱鄭以經不書游吉也準定書官不書族故稱宋
以別之其餘諸卿已見于經知悼子不書晉大夫叔
子不書衛高子容何獨書齊乎此後人妄加而失其
義者也昭元年趙孟曰天乎今本天作天天與亡相
對故云鮮不五稔也昭二十五年吾聞文成之世謂
文公成公也史記魯世家漢書五行志皆作文成今
本作文武誤矣哀元年病有妃嬙嬪御今本嬙為嬀
說文無嬀字陸德明云嬀本又作嬀或作嬀誤諫才
旁字或變从尸膺與嬀實一字也哀二十六年越臯
如舌庸二十七年越子使舌庸今本舌作后以國語
證之亦當為舌又如皇戊戌穿封戌沈尹戌皆从
戌从一唯衛公叔戌从戈从人板本在往澗殺非得
石本何由決其異同以是知石刻之可貴也 公羊
十二卷與今本亦多異同如桓二年隱賢而桓賤也
今本賤作賊據注云賤不為諱則當為賤也僖廿六
年乞者卑辭也今本乞下有節字據疏云乞者至若
辭則不當有節字也宣六年此非弒君如何古文如

與而通當從古為知也成二年卻克跌魯衛之使今
本跌作跌說文有跌無跌當以今本為長然陸氏釋
文音舜又丑乙達結二反从下二音當為跌从舜音
當為跌石刻蓋據陸初音也襄廿七年攜其妻子而
與之盟今本攜為筆注云筆猶提也按上文已有挈
其妻子何氏無注注于此句之下知當為攜字注中
挈字亦攜之譌提攜為登韻故轉相訓也襄廿九年
爾弒吾君今本弒作殺按下文云爾殺爾兄兄言殺
君言弒詞有輕重之別石刻為長定元年不袁城也
今本袁為襄說文袁訓雨衣正字襄俗字亦當从石
刻也惟成十年經無冬十月注云去冬者惡成公今
石刻依左穀增入非何注義矣 穀梁十二卷襄公
篇為宋梁重刻成公篇重刻者居其半禧公篇亦似
後來重刻却不避城字顧氏謂昭定哀三卷亦朱梁
補刻則放之殊未審矣隱元年且玉曰含石本與監
本同顧氏謂石經作珠玉欲以糾刻本之誤豈其然
乎定元年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今本脫郊字石刻
止存郊之變而四字以字數計之郊上當有該字顧
謂該誤為郊又不然也 論語十卷顧車馬衣裘衣
下旁注輕字此宋人妄加攷北齊書齊書傳顧祖當

解所服青鼠皮裘賜豔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
做蓋用子路故事是古本無輕字一證也陸氏釋文
於赤之適齊節音衣為於既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
本無輕字二證也邢疏云願以已之車馬衣裘與朋
友共乘服是邢本亦無輕字三證也皇氏義疏云車
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恨是皇本亦無輕字四證
也今注疏與皇本正文有輕字則後人依通行本增
入非其舊矣無求生以害人今注疏本人作仁而疏
中仍有害人字蓋明人依宋本校改猶幸改之未盡
以石刻證之益明白矣陽貨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
仁九字皇本無之石刻亦無此節宋人增注于旁非
唐本之舊矣至如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獲不尸居不
容濼雕之為彫皆據陸氏釋文而顧氏以為誤何也
孝經一卷與今本無甚異同惟序文庶有補於將
來石刻無於字 爾雅三卷文字與今本異者多勝
於今本如釋詁底底止也釋文底丁禮反底之視反
後人疑其重出輒改底為廢不知注中替廢連文乃
訓替為廢非本有廢字也釋言檣柱也今本皆从手
旁按說文檣柱砥古用木故从木非从手也華皇也
今本皇在華上按釋文亦先華後皇釋天四氣和謂

之玉燭今本氣作時李善注文選引此文正作氣也
釋艸孟狼尾今本孟為孟荷美渠今本渠為蕞澤鳥
蕞今本蕞為蕞草麻母今本草為草蒙王女今本王
為玉釋木味莖著今本味為味狄臧棹今本臧為臧
釋鳥鷩白鷩今本分楊鳥為二字皆當依石刻正之
石文跋尾
西安府學大成殿後舊為碑林今稱碑洞經始於宋
元祐庚午龍圖閣學士呂大忠自明迄
本朝屢加輯治余以乾隆壬辰歲政務稍暇進訪古刻
見屋宇傾圮經石及諸碑率棄榛莽瞻顧悚息復議
興修前後堂廡皆鼎新焉旋於土中鏤得舊刻數十
片遂取石經及宋元以前者編排甲乙周以闌楯明
代及近人所刻則次存其佳者別建三楹以存置其
鎖鑰則有司掌之設法保護以冀垂諸永久壁經貞
石頓復舊觀後有好古者舉而弗替可也 關中金
鄭軍創立石壁九經舊史詆其蕪累近顧亭林校此
本亦去謬異非一余嘗按金石文字記輒即顧氏所
摘誤字少為推證使世知石經所書其與今異者必
多得之古通義或亦有晉宋舊本非盡可訾也易繫
詞力小而任重顧云小誤作少案儀禮鄉飲酒禮主

人少退注少退少避釋文作小避又少遠巡少亦作
 小特性饋食禮挂于季指注季小也釋文作季少定
 十四年傳從我而朝少君釋文云本亦作小君正義
 曰少君猶小君也路史少昊幣文作小類周書亦作
 小類少者小之古文文止用小是也少小為古通
 用蠶則飭也顧云飭誤作餽案鄭本王肅作餽又姤
 遇也顧云姤誤作遯案釋文引薛云古文作遯鄭氏
 易同是姤與遯古今字又詩選遯相遇釋文云遯本
 亦作遁迨遯古並通用尚書臣下罔攸稟命顧云今
 誤作命案命猶令周禮大司馬犯令陵政注令猶命
 也王霸記曰犯令者違命也月令命宰呂氏春秋作
 令宰是命令為古通用王乃徇師而誓顧云徇誤作
 循案孔傳徇循也左氏傳文公十年國人弗徇服氏
 作循云循順也見御覽引是徇古通作循于有亂臣
 十人顧云臣字旁注案注脫文也顧氏云此者蓋因
 有亂十人視為定本臣字為後世附益九經古義
有是說放
 魏略文帝詔周武稱子有亂臣十人處在武帝時所
 引固若此又云釋箕子囚封比干墓表商容問顧云
 子下干下容下各添一之字案史記引書此文並有
 之字是此添注皆非妄人詩我戎既飭顧云飭誤作

飭案呂氏春秋舉難篇要難為非則行節注節讀曰
 飭飭節音相近蓋亦通用字涼曰不可顧云涼誤作
 諒案涼彼武王韓詩風俗通並作亮論語君子不亮
 亮作諒書高宗亮陰禮記作諒闇漢五行志作涼陰
 字一音而文凡三是涼亮涼皆一字無此疆爾界顧
 云界誤作介案漢書地理志界休縣後漢郭太傳太
 界休人今並作介薛君章句介界也又以二字通釋
 蓋字從同故兩書之皆通侯疆侯以顧云疆誤作疆
 案說文本作疆古字省又與疆通月令可以美土疆
 注土疆強墜之地季夏紀注疆界畔也釋文疆疆也
 李翕天井道碑以疆為疆馮碑以疆為疆衡方碑
 以疆為疆楊孟文石門頌綴億與疆安平相孫根碑
 以靈土疆是疆古並作疆前韻新書致疆疆天子
疆疆之事也臣謬正俗當音為
 之疆然則石經疆作疆依音通之亦是也周禮太宰
 三曰邦甸之賦顧云邦誤作邦案他本邦甸亦作邦
 甸與石經合又注內明云邦甸二百里疏亦言三日
 邦甸之賦鄭孔所見皆可依司几筵說筵紛純顧
 云筵誤作席案士虞禮記凡席設如初注古文席為
 筵司几筵注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
 之筵席通矣大射儀賓升就席注今文席為筵是筵

與席為古今字又特性饋食禮非用筵郭注爾雅引
 作屏用席文選東京賦注引周禮正作設筵席紛純
 觀禮疏其席莞席以下亦司几筵文案彼云設莞席
 紛純等信其古本亦如是也大司樂大師令奏鼓鞀
 顧云鼓誤作鞀案古今人表皆作鼓是鞀與鼓亦同
 用大戴禮晉夜諫詩注賈誼云晉史補詩然儀禮大
用鞀與鞀聲誤也案此亦晉字晉史補詩然儀禮大
射儀坐授瑟乃降顧云授誤作受案士昏禮揖授玉
玉篇曰揖授也授亦作受特性饋食禮婦拜受爾注
今文授為受月令授車以級呂覽亦作受是授與受
古今通用字士喪禮祭服不削顧云削誤作到案呂
氏春秋愛類篇王何其到也注謂惠子言行何其到
逆相違背也太元經上六升于堂顛衣到裳測曰
升堂顛到失大眾也事上九到耳順注到耳逆聞也
漢書匈奴傳親屬益疎則相殺至到易姓說文云不
順忽出也從到子果到首也賈侍中說此斷首到縣
縣字到義皆作到即倒古從省文禮記月令其器
闕以奄顧云奄誤作掩案昭二十七年傳使公子掩
口口口作蓋餘韓非子說林將攻商蓋書又作商掩
孟子口口口口口此奄掩蓋皆字異而義同白虎通
引公羊口口口之社奄其上今亦作掩淮南子原道

訓注淹讀曰奄漢隸字源郭仲奇碑掩忽俱亡嚴訢
 碑掩忽推戴義作奄漢書叙傳掩有東土並作奄是
 掩奄亦古同用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顧云五
 辟字皆誤作譬按鄭注辟猶喻也釋文謂譬喻也鄭
 氏解正與譬同論語友便辟馬鄭皆讀辟為譬弓人
 辟如終繩釋文辟音譬此以首字作正文或亦古字
 從省也詩幽風正義古者避辟扶亦反譬辟皆同作
 辟字而借聲為義此又可舉證若有一个臣顧云个
 誤作介案釋文个一讀作介尚書作介又釋文云一
 介耿介一心端慤者又作介公羊傳文公十一年而
 况乎我多有之唯一介焉斷斷焉無他技孔光傳授
 納斷斷之介此即約舉秦晉為文已作介後漢杜詩
 傳注引書曰如有一介臣文選註引若有一介臣石
 經之正在文宗開成二年李善註引作介介當屬古
 本無疑後徐氏以介列為俗書云亦不見義無以下
 筆明堂左右介者明堂旁室也當作介襄三年傳一
 介行李石經介亦作介介與介二字相易久矣不必
 執一為斷春秋左氏傳僖三十一年晉新得諸侯顧
 云新誤作親案書金縢惟朕小子其親迓鄭注云新
 迎馬季長本亦訓親為新詩東山鄭箋親迎周公注

仍訓為新此舊作親而後人轉釋為新大學在親民
程子亦讀作新是也文元年王使毛伯來錫公命顧
云錫誤作賜案觀禮天子賜舍注今文賜作錫書禹
貢納錫大龜史記夏本紀作入賜錫土姓錫亦作賜
攷司馬遷往孔安國問故所見是紀引賜古文也詩
王錫韓侯周禮注引作王賜爾雅釋詁錫賜也易王
三錫命禮記亦有三賜之文新唐書高祖本紀熙生
天賜舊書賜作錫此益證賜與錫為古文可並用也
宣二年趙盾弑其君夷臯顧云弑誤作殺案殺三傳
文類如此悉宜讀如弑釋文于隱四年殺例云弑本
又作殺同音弑凡弑君之例皆做此是也周語晉侯
殺宋庠補音殺申志反亦讀為弑宣十五年吾獲狄
土顧云土誤作土案古土字皆作土呂刑有邦有土
史記作有土呂覽任地篇后稷曰子能使吾土墾而
剛浴土乎高誘曰土當作土世本相土作乘馬汲郡
口文多而左氏傳作相土古今人表亦作相土漢碑
所不嗣事於齊者顧云事誤作是案洪範五者來傳
史故作五事後漢荀爽傳作五避注是也事與是
古亦通用襄二十一年樂盈過于周顧云過上多奔

楚二字案別本變盈出奔楚過于周周西鄙人略之
石經所據與別本同又此傳前文妬叔虎之母美而
不使今石經使字下旁添視寢二字質之論衡引此
傳正與此同由此以例奔楚蓋非妄入矣昭二十一
年傳殿其西南石經下有子朝奔郊四字顧氏杜解
補正又引石經不以為衍是石經較今文多者亦可
據如此三十年單公子愆期顧云期誤作旗案論語
巫馬期呂氏春秋作巫馬旗管子小匡弦子期為理
期一作旗二十七年傳免餘復攻甯氏顧云餘誤作
余案隸釋故民吳仲山碑父有余財義作餘余亦古
從省昭二十一年傳心是以感感實生疾顧云感誤
作咸案易咸彖詞咸感也從省感即作咸上文寃則
不成釋文云本或作咸咸古文咸是上既云寃則不
咸故下云心是以咸從咸非誤公羊傳宋人蔡人衛
人伐戴顧云載誤作戴左氏傳伐戴顧案左氏傳作
戴釋文戴音載設梁傳同公羊傳釋文載如字本或
作戴然則石經亦從或本也周頌載弁依依郭氏爾
雅註引作載弁依依哀十五年傳景伯負載劉光伯
亦作負載鄭詩箋載猶載也釋名載載也其通為訓
義又如此况左傳釋文內正作伐戴載字林亦作載

是左氏舊本已作載陸氏所引為不妄石經其亦依
諸此也舊三十年歸惡乎元喧也顧云乎誤作于案
王制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白虎通引乎皆作于
書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漢石經乎作于與下句比乎
于葢同字耳東觀餘論桓六年傳淫乎蔡乎作于顧
氏又以與今文不同而得兩通是自相戾也文四年
其謂之逆婦姜與齊何顧云何誤作河爾雅何故謂
何誤作河金石文字記龍龜寺碑何人案漢吳公
為河人以爲理之不可通其誤與此同案漢吳公
碑奈何作奈何唐勢旻明碑父河力史亦作何方詩
景員雅河美河作何河與何古同用廣雅河何也又
通釋如是三十三年百里子與楚叔子顧云百里誤作
伯案漢書食貨志有仟伯之得師古曰仟謂千錢伯
為百錢案古錄毛伯敦銘龔伯銜銘伯庶父敦銘伯
俱作百是百亦通作伯宣十五年然後備爾顧云爾
誤作耳案論語女得人焉爾乎爾漢石經作耳玉篇
引論語亦作耳爾與耳亦兩通論語爾愛其羊顧云
爾誤作汝案皇侃義疏正作汝子使漆雕開仕顧云
雕誤作彫案皇氏作彫又郊特牲丹漆雕幾之美釋
文雕作彫公羊傳注禮天子雕弓詩行葦正義引作
彫荀子穴略篇亦云天子彫弓是雕與彫為一字再

斯可矣顧云斯誤作思案三國志諸葛恪傳引夫子
曰再思可矣皇氏作再思斯可矣較今本多一字不
知其仁及無求生以害仁顧並云仁誤作人案古之
賢人也古本人亦作仁徐彥云古之賢仁也韓勅造
孔子廟禮器碑人作仁何以守位曰人釋文云桓元
明僧紹作仁栢人道因碑作栢仁二字古同用捫蠶
新語論語中如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又曰觀
過斯知仁矣又曰井有仁焉竊謂此仁字皆當作人
蓋是假借用之此益可為証三人行顧云三人上多
一我字必有我師焉又云有誤作得案釋文正作我
三人行必得我師焉一本無我字必得本亦作必有
陸氏蓋兼此二本收之證以史記孔子世家必得我
師亦以有作得何氏注亦言我三人行皇氏作我三
人行必得我師始由魏晉間人相傳是本有是字九
古義亦云顧告夫三子顧云三上多二字案皇氏有
二字可與言而不與之言顧云脫之字案皇氏本無
之字何德之衰顧云衰下多也字案莊子人間世云
何如德之衰也漢石經何而德之衰也往者不可問
也來者猶可追也三句較今本並多也字皇氏本亦
多也字爾雅晉辰庶廢顧云廢誤作底案釋文正作

底氏翻素也顧云翻誤作翻案宋本翻作翻與石經
 合皇華也顧云誤作華皇案釋文先華後皇李麻母
 顧云李誤作李案釋文作李此皆陸氏所收古本信
 可據依而顧氏惟從監本校勘石經又漫無所旁推
 宜其以偏證獨斷從而失之也至云凡經中二十字
 三十字石經皆改經文而為廿卅字非案漢石經論
 語卅而立年卅而見惡焉古本經文已如是又考工
 輪人二十分寸之一謂之被郭注云故書十與上一
 合而為二十字此尤見石經非無據也顧氏是正文
 字不為不審然猶不免小有失而况學顧氏之學者
 與書之以誌警也 論語石經字旁注者於貧而樂
 下注道字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不如貧而樂道富而
 好禮鄭元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為憂苦也皇侃義
 疏亦作貧而樂道此古本皆有道字之徵今率從脫
 文矣舊唐書云石經脫貧而樂道字使後人因循
 不改未必非此書之作備信然哉 授堂金 石版

五經文字序例

易繫辭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
 以理萬人以察蓋取諸夬夬決也王庭序號決之大者
 決以書契也遠周禮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書謂

尚書自參幸承 詔旨得與二三儒者分經鉤考而共
 決之互發字義更相難極又以前古字少後代稍益之
 故經典音字多有假借謂若借后為後辟為通大為
 氏釋文自南徂北徧通眾家之學分析音訓特為詳舉
 固當以此正之唯今文尚書改就今字則定月令依
 以所刊書于屋壁雖未如蔡學之精密石經之堅久參
 古之士且知所歸至其經典之文六十餘萬既字帶取
 體若羈縻同物禮經相冲為違同姓春非一讀若鄉
 出於一家而不決其當否 學者傳授義有所存離之
 若有失合之則難並至當之餘但未發其旁而已猶慮
 歲月滋久官曹代易儻復蕪汙失其本真乃命孝廉生
 顏傳經收集疑文互體受法師儒以為定例凡一百六
 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分為三卷說文體包古今充
 得六書之要若古文作明象文作明古文作半象文作
 有不備者求之字林若魏福通達之類說文其或古體
 難明眾情驚愕者則以石經之餘比知為助若直變為
 晉之類說文宜晉人所難識則以石經遺文宜與晉代之石經湮沒所存者舉通以
 經典及釋文相承隸省引而伸之不敢專也若舊變為
 傍漸失合則采說文字林諸部以類相從務於易了不

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者造字之本也雖盡
 篆變體古今異文離此六者則為謬或矣王者制天下
 必使車同軌書同文故教人八歲入小學文有疑者則
 必關而求之春秋之末保氏教廢無所取正各遂其私
 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蓋夫子少時人
 猶有闕疑之問後亡斯道歎其不知而作之也蕭何漢
 制亦有著法太史試學童誦書九千字乃得為史以六
 體試之吏人上書字或不正輒有舉劾皆正史遺文可
 得焯知者也劉子政父子校中秘書自史籀以下凡十
 家序為小學次於六藝之末後漢許叔重收集籀篆古
 文諸家之學就隸為訓注謂之說文時蔡伯喈亦以滅
 學之後經義分散儒者師門各滯所習傳記交亂訛偽
 相蒙乃請刊定五經備體刻石立于太學之門外謂之
 石經學者得以取法焉遭離變難僅有存者後有呂忱
 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今 制國子
 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
 下之亦古之小學也自頃考功禮部課試貢舉務於取
 人之急許以所習為通人苟趨便不求當否口口口書
 猶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職事之病 上言其狀 詔委國子備官勸校經本送

必舊次自非經典文義之所在雖切於時略不集錄以
 明為經不為字也其字非常體備有所合者詳其證據
 各以朱字記之俾夫觀省無至多惑大曆十一年六月
 七日司業張參序
 文刻全書後不錄九經字 橫仿此
 乾符三年孫毛詩博士自牧以家本重按勘定七月
 十八日書 刻字人魚宗會
 新加九經字樣壹卷
 右國子監奏得覆定石經字體官翰林待詔朝議郎
 權知巧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唐履度狀准大和漆
 年拾貳月伍日勒覆定九經字體者今所詳覆多依
 司業張參五經文字為准其舊字樣歲月將久畫點
 參差傳寫相承漸致乖誤今並依字書參詳改就正
 訖諸經之中別有疑闕舊字樣未載者古今體異隸
 變不同如總據說文即古體驚俗若依近代文字或
 傳寫乖訛今與按勘官同商較是非取其適中纂錄
 為新加九經字樣壹卷或經典相承與字義不同者
 具引文以注解今刊削有成請附於五經字樣之末
 用證訛誤者其字樣謹隨狀進上謹具如前
 中書門下陳國子監陳奉 勅宜依條至准 勅故陳

開成二年八月十二日朕

工部侍郎平章事陳夷行中書侍郎平章事李石門下侍郎平章事李固言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國子祭酒平章事單檢校司徒平章事劉使司徒兼中書令使新加九經字樣序

覆定石經字體官朝議郎權知汜王友翰林待詔上柱國賜緋魚袋臣唐羅度撰

臣聞秦焚詩書塞人視聽漢興典籍以廣總明伏以龜鳥之文去聖彌遠點畫訛變遂失本源今陛下運契黃虞道崇經籍觀人文以成俗念鳥跡之乖方緣是遂微臣之上請許於國學創立石經仍令小臣覆定字體謬當刊校晉盡所知大輿中司業張參探眾字之謬者為定體号曰五經文字專典學者實有賴焉臣今參詳頗有條貫傳為歲久或失舊規今剛補充漏一以正之又於五經文字才部之中採其疑誤舊未載者撰成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四百廿一文其偏旁上下本部所無者乃纂為雜辨部以統之若體畫全虧者則引文以證解於雅言執禮誠愧太儒而辨體觀文式遵小學其聲韻謹依開元文字避以反言但紐四聲定其音旨今條目已舉刊削有及願竭愚衷以資後學

當開成丁巳歲序謹上

五經文字三卷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大歷十一年國子司業張參以說文字林兼采漢石經者為定體按劉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曰大歷中名儒張參為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由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束而歸於大同積六十載崩剝汗巖泯然不鮮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國學上言遠賜千萬時祭酒韓博士公肅肅公遂以羨廡再新壁書懲前土塗不克以壽乃折堅木負墉而比之其製如版墮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繁滑肯施陰關使眾如一附離之際無迹而尋堂皇靚淡兩屋相照中命國子能通法書者分章探日懸其業而繕寫焉此文當作於大和年間自土塗而木版自木版而石壁凡三易矣乃今石刻其未日乾符三年孫毛詩博士自牧以家本重校勘定當云毛詩博士孫自牧於文乃七月十八日書刻字入魚宗會其字別體與宋梁所刻相類而本文不然當是開成中所刻其中有磨改數字者意自牧所為也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四百二十一字冊府元龜周太祖廣順三年六

月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獻印板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二十策奏曰臣等自長興三年較勘雕印九經書籍經注繁多年代殊遠傳寫紕繆漸失根源臣守官膠庠職司較定旁求援摺上備雕鐫幸遇聖朝克終盛事播文德於有截傳世教以無窮謹具陳進是此二書曾有印板而自宋以來學者不言之何也金石文字

唐人以說文字林取土其時去古未遠開元以前未改經文之日唐書藝文志天寶三載詔集賢館之學童而習之今西安府所存唐睿宗所書景龍觀鐘猶帶象分遺法至于宋人其去古益遠而為說日以鑿矣大歷中張參作五經文字據說文字林刊正謬失甚有功于學者日知錄

唐大歷十年有司上言經典不正取舍莫準乃詔備官校定經本送尚書省并國子司業張參辨齊魯之音考古今之字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論堂者太學孔子廟西之夏屋也見舒元與國學記其初塗之以土而已大和間祭酒齊暉司業韋公肅易之以堅木擇國子通書法者繕寫而懸諸堂禮部郎劉禹錫為作記當時塲屋至發題以試士文苑英

華載有王履貞賦其略曰置六經于屋壁作羣儒之龜鏡又云一人作則京國儀型光我廊廟異彼丹青其推詡若此是書自土塗而木版自木版而刊石字已三易恐非參所書矣以予論之唐人多專攻詩賦留心經義者寡參獨奉詔與孝廉生顏傳經取疑文互體鈎考而斷決之為土子楷式為功匪淺矣故馬錫謂稱為名儒作史者宜以之入儒林傳而書史新書俱不及焉按孟浩然集有送張參明經舉觀省詩錢起集有送張參及第還家作而郎官石柱題名參曾入司封員外郎之列蓋參在開元天寶間舉明經至大歷初佐司封郎尋授國子司業者也今其姓名僅一見于宰相世系畧一見于藝文志小學類他不詳焉闕事一也參謂讀書不如寫書度其書法必工故當時壁經羣儒奉為龜鏡縱不得與儒林之列書家姓氏亦宜載之而書苑書譜書史均未之及闕事二也壁經雖無存然參所定五經文字與唐元度九經字樣同刻石附九經之後歐陽永叔最嗜金石文字其序集古錄云上自周穆王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屋絕谷荒林破冢神山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乃獨唐所刻石經錄中跋

尾三百九十六篇此獨無有是唐刻石經求叔當日反失于摹揚未免類于昌黎韓子所云拮據星宿遺義職矣闕事二也今諸書皆有雕本獨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止有拓本無雕本闕事四也予思漢魏石經既已湮沒惟唐開成本尚存參書幸附刊于石顧學者求諸高閣罕有游目者故具書之以告學者云

張司業五經文字始塗于土繼雕于版歲久傳寫點畫參差於是開成中沔王交朝議郎翰林待詔唐元度依司業舊本參詳改正撰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五經文字之末兼請于國學勅立石經今長安所存石經雖鄭覃童成之其議實發于元度也王伯厚稱其辨正書文頗有依據蓋自後周廣順中田敏進印版二部後石本之外鑲版更無人矣

唐張參撰五經字樣三卷其石刻至今猶存末書乾符三年毛詩博士孫自牧以家書重校勘定則此刻在僖宗朝明矣乃宋陳振孫書錄解題謂代宗大歷中所刻字皆疑之今考唐封演聞見錄謂天寶十年有可言經典不正取舍無準詔儒官校定經本送尚書省并國子司業張參共相考驗參遂撰五經字樣書于太學講室之壁是大歷末嘗刻石之一證也又

考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云是大歷末嘗刻石之又一證也不知振孫何據而云然此經之書壁在大歷十一年上距天寶十年已二十六年矣參即博證廣搜何須若是之久意參校定在天寶而書于參參在天寶中已為司業必無關二十六年仍守一官之理疑是時參已不在即使猶在書亦決不定出其手蓋特因其較定之經非必欲其親書于壁如漢蔡中郎之所為也况禹錫之記謂再新壁書而孫自牧乃特記書壁之歲月則此經非出參手書益明矣

王海云大歷十年司業張參纂成五經文字以類相從開成中翰林待詔唐元度加九經字樣補所不載晉開運末祭酒田敏合二者為一編以考正俗體譌謬後周廣順三年六月田敏進印根九經書五經文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冊宋朝重和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言者謂張參唐元度所撰五經文字九經字樣辨證書名頗有依據然其法本取蔡邕石經許氏說文宜重加修定分次部類為新定五經字樣從之按中興書目五經文字五卷大歷十一年司業張參

撰序曰詔委儒官勸校經本乃命老廉生顏傳經收拾疑文互體受法師儒取說文字林蔡邕石經陸德明釋文為定例凡一百六十部非經典文義所在皆不集錄顧氏既於九經字樣詳加採錄獨於五經文字考中言之寥寥夫二書皆附石經以傳皆有功於石經且五經文字為九經字樣之所從出焉獨得闕故書此補之

善錄解題云五經字樣一卷唐沔王交朝撰翰林待制唐元度撰補張參之所不載按此與九經字樣為兩書石經攷異

五經文字二卷唐張參撰里賈未詳自序題大歷十一年六月七日結銜稱司業蓋代宗時人唐書儒學傳序稱文宗定五經刻之石張參等是正諱文誤也考後漢書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參書立名蓋取諸此凡三千二百三十五字依偏旁為百六十部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大歷中名儒張參為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講論堂東西廂之壁積六十餘載祭酒韓博士公肅再新壁書乃析堅木負牆而比之其製如版牘而高廣背施陰關使眾如一觀此言可以知五經文字初書於屋壁其後易以木板至開成間乃易以石刻也宋齊尊政云五經文字獨無雕本為一闕事

考邢昺元龜稱周顯德二年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獻印版書五經文字奏稱臣等自長興三年校勘雕印九經書籍然則此書刻本在印版書甫創之初已有之特其本不傳耳今馬曰璐新刻版本跋云舊購宋拓石經中有此因舊樣繕寫雕版於家塾然曰璐雖稱摹宋拓本今以石刻校之有字畫尚存而其本改易者又下卷幸部脫去聖字註十九字蓋字併註凡八字今悉依石刻補正俾不失其真焉

九經字樣一卷唐唐元度撰元度里籍未詳惟據此書知其開成中官翰林待詔考唐會要稱大和七年二月敕唐元度覆定石經字體十二月敕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九經元度字樣蓋作於是時凡四百二十一字依做五經文字分為七十六部蓋二書相輔而行當時即列石壁九經之後明嘉靖乙卯地震一書同石經並損闕焉近時馬曰璐得宋拓本而刊之猶屬完善其開傳為失真及校者意改往往不免今更依石刻殘碑詳加覆訂各以案語附之下方五經文字音訓多本陸德明經典釋文或註某反或註音某元度時避言反字無同音字可註者則云某平某上就四聲之轉以表其音是又一書義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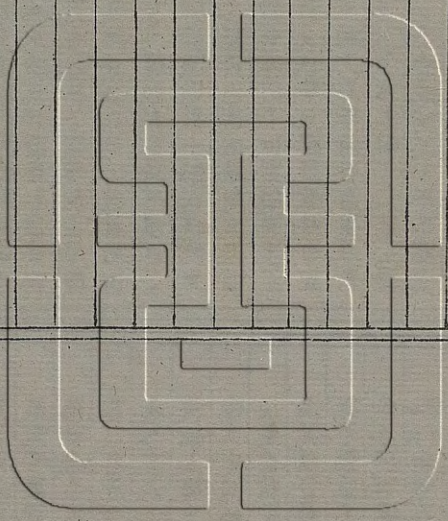
異云 四庫全書 總目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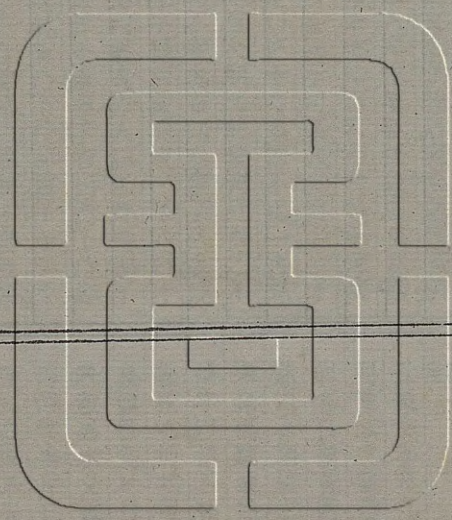
右五經文字三卷國子司業張參撰成於大歷十一年洎開成中始刻于石宋錫鬯謂參姓名僅一見於宰相世系表一見于藝文志子攷唐書李勉傳嘗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至宴飲仍設虛位沃饋之又常哀傳哀始當國議增給百官俸時韓滉使度支與哀皆任情輕重滉惡國子司業張參哀惡太子少詹趙萇皆少給之是則史子參事固不止一再見矣吾於勉傳見參之見重友朋又於哀傳見參之不阿貴近參雖無傳未為不幸也石刻參字下从夕後人妄改從小 右九經字樣前載開成二年八月十二日中書門下牒滕尾列銜者六人曰工部侍郎平章事陳夷行曰中書侍郎平章事李石曰門下侍郎平章事李固言曰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國子祭酒平章事軍並與唐書宰相表合鄭覃以僕射不書姓唐宋故事如此曰檢校司徒平章事劉下注使字而不名者劉從諫也攷本傳大和初拜司空六年入朝明年還藩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云檢校司徒而宦官仇士良傳稱渾潞劉從諫上書請清君側士良沮亦進從諫檢校司徒欲強其言則傳蓋漏此事矣傳

云進司空而三公表無之當是檢校司徒非真拜也表手檢校官例不書曰司徒兼中書令下注使字姓名俱不書者裴度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也潛研堂金石文 五經文字及九經字樣自北宋至明未嘗影版其損關漫滅處當悉存其舊毋庸臆補近有祁門馬曰瑤刻本自謂舊購宋拓石經因依樣繕寫影版於家塾然以石經校之每有字畫尚存而肆意改竄者繆稱宋拓偽蹟顯然孔繼涵刻本又據馬本合諸王堯惡補字以補石經之缺戴氏震稱為核訂精審然以石經校之仍多字畫尚存而肆意改竄者又其偏旁違戾如自為日月為月廿為廿之類盈萬累千是其踳駁視馬本又難道里計也一九經字樣狀牒結銜頗用俗字自序已後結體謹嚴點畫不苟每以今字寫說文形模不失而異同亦不少說文是木版轉刻固不若石本之可憑也武林趙氏昱嘗得是書舊鈔本凡十九翻有文淵閣鈐記蓋明御府物全氏祖望有跋謂是王荆公所定本荆公欲作新經先成字書詳見宋會要宋會要世所罕見但謝山非謾言者或

有然也余攷玉海宋重和元年以張參唐元度所撰

辨正書名頗有依據然其法本取蔡邕石經許氏說文宜重加修定分次部類為新定五經字樣從之則趙氏所得或是重和本然其書經進給發後又不知歸誰氏今無從借觀可惜也服可均唐石經校文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敘王昶撰

唐七十

石刻十二經 跋一

按石刻十二經周易九卷尚書十三卷毛詩二十

卷周禮十二卷儀禮十七卷禮記二十卷春秋左

氏傳三十卷公羊傳十二卷穀梁傳十二卷孝經

一卷論語十卷爾雅三卷文宗朝從宰臣鄭覃議

刻石國子監今尚在西安府學攷劉禹錫新修五

經壁記大歷中名儒張參為國子司業始詳定五

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舊唐書鄭覃傳文宗卽

位四年覃從容奏曰經籍論謬博士相沿難為改

正請召宿儒與學校定六籍準後漢故事勒石于

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闕從之九年十月覃遷尚

書左僕射國子祭酒以本官同平章事時太學勒

石經覃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衞

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溫業當作孔溫業兩書等

校定九經文字旋令上石而文宗紀稱開成二年

冬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是書經之事昉

大和四年始事於九年至開成元年方拓成而進
之也紀傳皆言九經凡一百六十卷今以諸經卷
數合周易略例計之適得百六之數原刻公羊經
後人從漢書藝文志唐改并開公與莊公同卷卷
世十一王莽唐會要云開成二年進石壁九經一
百五十九卷豆據唐改本經數攷誤周禮十一卷
公羊穀梁十二卷首為十卷則又缺六卷蓋與原
數不惟驗石刻實十二經與九經之名不合闕中
金石記以為作史者總成數言之是也或謂字樣
成于覆定字體之時亦僅稱九經似當時所刊止
此其餘皆後來續刻故史文云爾然篆字樣中所
引易書詩等以證文義之異實不止於九經卽張
參文字號稱五經而引證各書亦十二經並見則
所謂五經九經者亦括大旨而言況參自序謂經
典之文六十餘萬而石經末都計總數云六十五
萬二百五十二字則張氏實包十二經為言使參
所書果止五經安得有六十餘萬字之多乎是又
足證字樣標目不可拘泥而十二經為同時所刻
無可疑矣大抵古人作書多舉最凡為定不必一
一指實猶熹平石經後漢書止稱五經六經而唐
宋人所見拓本乃有溢於六經之外者史氏載筆
之體如是非如後世著書之鑿也十二經無孟子

者唐時孟子之書僨於諸子不得列於大小經之數故陸德明經典釋文有老莊而遺孟子此刻亦其例耳 本朝賈三復巡撫陝西時補刻孟子七篇文字疏庸固不待辨且以廁入唐十二經亦未改當時之制矣石經未有年月并書石校勘諸臣姓名十人可改者惟覆定字體官翰林待詔朝議郎權知汜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臣唐元度及校勘官兼專知都勘定經書檢校刊勒上石朝散大夫守國子司業騎都尉賜緋魚袋臣楊敬之都檢校官銀青光祿大夫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使監修國史上柱國崇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臣覃三人專不稱姓與禮記前表林甫例同開元制儀射題名皆如此新書楊敬之傳敬之元和初屯田戶部二郎中坐李宗閔黨貶連州刺史文宗尚儒術以鄭覃兼國子祭酒俄以敬之代據此題敬之于開成初已起為國子司業故得代覃為祭酒如新書之言竟似敬之坐貶後即起祭酒矣此可援碑以補史者也唐元度兩唐書皆無傳其名僅見於本紀及蘇文志攷汜王名鄭憲宗子長慶元年封汜王

唐六典親王府置友一人從五品下蓋是時元度以翰林待詔權居此職其秩尚卑故列於前耳每經之首或刻序文并載傳注姓氏如易稱王弼韓康伯注書稱孔氏傳之類各經皆同惟禮記月令前題御刪定禮記月令集賢院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修國史土柱國晉國公臣林甫注并表一篇具列林甫陳希烈等姓名與新書藝文志所載悉合元宗喜增改古書如尚書易頗為破老子加求於二字史記則升老子於伯夷之上師心自用為後世所譏至於月令黠竄尤多為臣子者所宜諫止而林甫等表至稱唐堯虞舜夏后周公以之獻媚其時諂佞之態概可想見文宗刻石時因循未改故至今猶存亂亂之迹焉攷昆公武郡齊讀書志云蜀石經禮記二十卷首之以月令題云御刪定林甫等注其餘篇第仍舊鄭樵六經輿論云今禮記之月令私本皆用鄭注監本乃唐明皇刪定李林甫所注端拱中李至判國子監嘗請復古文本以朝廷祭祀儀制等多本唐注故至今不能改則唐刪月令自五代至南宋猶有行之者然昆公武蜀石經考異序又云禮記月令從

唐李林甫改定者監本皆不取公武所據監本不應與樵所見異則樵說未確也疑宋時兩本並行但未盡改正故李至又請復古耳不知何時悉復唐疏舊觀而其善始晦今世所見兩宋本則已用鄭注且改曲禮為首篇矣是刻十二經以校陸氏釋文頗多異同蓋如易書詩三禮三傳多用正義本正義與釋文已有字句不同之處故石刻亦然然正義成於唐初自宋以來絕鮮善本今世所行庸有踏駁惟石刻歷久不易雖經後人鑿改一二而唐時諸經真而尚存得以攷知古本良可寶也嘗論經籍流傳數千百年來始則書於竹簡繼復易以紙筆紙筆之後易以雕板其間自蝌蚪而變為籀篆籀篆而變為隸楷轉輾寫刻亥豕必多况漢魏以降異學紛爭王肅劉炫之徒非薄前人焚亂舊典加以而輒造字沿及齊梁天下喪亂南北分門學者家自為說人自為師章句日繁而經義益雜至陸德明始就各本同異著經典釋文賈公彥孔穎達諸儒又為之疏自此羣議稍息而從前謬本間存於世學士大夫喜新厭故猶多尊而信之即注疏定本亦可私意點竄鄭覃所云博士

相沿難為改正者至是始請勒石永為準則迨至孟蜀趙宋刊刻石經尚承開成之舊則是刻之有功經學政非淺鮮即其所校經文不從注疏者亦皆有所依據劉史譏其蕪果已非實錄而後儒不復深求古義動言石經之誤豈其然乎切勿誦諸經於先儒異同之說頗曾究心而章句文字之殊亦必廣為攷核以博異趣今錄石經輒舉傳注異本見於釋文與夫漢魏載籍所述有資證據者臚陳于此其各經正文互相徵引之處為學者所習聞皆不贅及明監本暨毛氏汲古閣所刊注疏盛行於時然其中誤字脫文所在皆是特為校出列于各句之下俾世之從事于此者信知石經異字異句多與古本吻合不可執流俗板刻之謬以糾石本也我朝高宗純皇帝崇尚經術以唐宋而後久虛刻經之典且而經中尚無孟子今孟子既列學官宜有定本昭云萬世方集議舉行而本學士公阿桂適奏世宗時無錫布衣蔣衡曾寫十三經全文進呈尚貯內閣特命總裁分校等官勘定勒石不獨於注疏舊本唐宋而

經多所訂正兼與

御纂四經

欽定三禮及 武英殿板十三經亦有互異時摠裁彭司

空元瑞等撰為考文提要一書發明校改之由極為精審而當時急於竣事未及盡從逮我

皇上嘉慶八年司空奏請重修得旨俞允於是復

命文臣勸詳磨改以臻美善故今太學所立石經與前

此摹揚 頒賜諸王大臣者復有不同茲據今石經參校各本其有刊正諸舊本處亦謹記之近世

考據家如萬氏斯同杭氏世駿嚴氏均可等各有專書論斷頗允惟金石文字記陪擊石經甚至而

所言不皆確實以是不為通人所取是編已彙采諸家之說故於此不再申辨若夫石經文字既多

卷帙孔富且鐫勒時看書上石之人更代不一摹刻偶誤或未能免但當擇善而從不可刻意吹求

亦毋庸曲為迴護而後人磨改鑿刻之字仍復是非參半至明人補字則紕繆已極收藏家往往于

發穢時順文騁入攷古者一時不察遠似以為原刻轉生異議崑山顧氏秀水朱氏正坐此失最足

疑誤後來悉著於左庶讀者有所考云

周易上經乾傳子夏分上下二篇無經字今石經

上經下經上象下象上象上象上象上象上象上象

卦序卦辭卦象卦義卦用卦名卦德卦類卦變卦

卦之非固易卦本經上宋呂祖謙作卦後復出卦

其說於十二周禮中祖謙作卦後復出卦

下傳象上象下傳象上象下傳象上象下傳象上象

唐石經所用乃玉象曰文曰象曰象曰象曰象曰象

如此釋文亦作弟以後諸經凡言本亦作

卷中所引非一故發凡於此後不另見王弼注亦

本或無注字

三三乾上乾下 石本四字小注今石 九三夕惕若

厲无咎 說文厲上九元龍有悔說文元 保合大和

今石經監本 君子以自強不息 強作彊 反復道

也復本亦太 大人造也 劉歆父子 君子體仁足以長

人 京房荀爽 董 利物足以和義 孟喜京荀陸

乎甘 無平字 不成乎名 李亦無乎字釋文同 問邪

存其誠 劉康成作 君子進德脩業 下脩辭脩業並

師初六否臧凶 荀陸劉康 九二王三錫命 鄭作承

天寵也 王肅 龍 六五田有禽 徐邈

比六三比之匪人 凶字 九五王用三驅 鄭威李

邑人不誠 李作

同可與幾也 李作可與 欲及時也故无咎 鄭作及

聖人作 馬融 言幾也 欲及時也故无咎 鄭作及

性乾始能以美利天下 鄭李能 六爻發揮 本亦

而況於人乎 李無 而字 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 肅

坤本又德合无疆 彊或作 文言曰 釋文無此句云本

臣弑其君 紕本或 其所由來者漸矣 釋下句同由

辯之不早辯也 辨荀 直方大 張璠上有 陰疑於陽

荀虞翻姚信 荀才疑作 疑為其嫌於无陽也 鄭作嫌九家及李

口雷雨之動滿盈 荀虞李 君子以經綸 荀鄭純信

並作論釋文同 初九磐桓 古文磐作般馬 六二口

如適如廬作 乘馬班如 鄭作 匪寇婚媾 馬鄭作善

血漣如 說文漣作漣 王肅 君子幾 鄭作

本或 六三即鹿无虞 鹿王肅 止六泣

蒙童蒙求我 蒙來求我 初六以往吝 說文 九二苞

蒙今石經苞作 蒙來求我 初六以往吝 說文 九二苞

後凡苞字並同 六三勿用取女 取女又 上九擊

蒙馬鄭作

需有孚 又作 雲上於天 王肅作雲 利用恒无咎 釋

無无咎二字云 九二需于沙 沙 九三致寇至 鄭

本亦有无咎者 九二需于沙 沙 九三致寇至 鄭

大有九二大車以載 鄭李作 九四匪其彭 夏

大有九二大車以載 鄭李作 九四匪其彭 夏

千寶作秀虞作延云或為明辯哲也王虞作勝
折監李毛本誤作哲今石經與此同上九自天祐
之虞李作右

謙子夏及鄭作天道虧盈而益謙馬作鬼神害盈
而福謙京作君子以裒多益寡鄭作六五利用侵伐王虞侵上六征邑國
六五利用侵伐王虞侵上六征邑國

豫而四時不忒京作殷薦之上帝殷京作六二介子石古文及鄭介六三盱豫悔呼作
京作汗姚作日九四由豫獨豫馬作朋盍簪古文簪作
引詩昨日始也

隨大亨貞亨利貞而天下隨時王肅作隨時之
義大矣哉王肅作君子以嚮晦入冥慮嚮王肅作

蠱君子以振民育德王肅育
臨六四位當也本或作
觀盥而不薦王又作虞王聖人以神道設教李無

六二獨觀作象曰闕觀女貞利本有
噬嗑初九履校滅趾古文作止釋文不行也或本
不行六三噬腊肉荀虞李九四噬乾肺說文作

耽周禮注視作其欲逐逐子夏傳作志林云
作雙雙漢
大過本末弱也弱本又作弱下故遇世无悶遇本
九二枯楊生稊稊鄭

坎習坎京亦作以守其國國虞李水洊至京作
干作六三險且枕鄭向秀險作六四樽酒
簋贰鄭作納約自牖鄭作象曰樽

酒簋鄭作九五祗既平鄭云祗當
文同中未大也未光大六五箕子叢棘箕子夏作

離鄭李百穀草木麗乎土說文麗作麗于九
三日昃之離昃本不敷而歌鄭作則大耋
之嗟昃才六五出涕沱若荀作九四突如其
如其來如鄭作六五出涕沱若荀作九四突

周易下經咸傳咸取文吉取本亦初六咸其拇于
作躍古文六二咸其腓荀作九四憧憧往來
京作上六咸其輔頰頰孟作膝口說也膝九

乘鄭
大有功也二句

大有功也二句

作利艱貞吉石本貞下荀注未光也釋文作未光
無大上九何校滅耳何本亦
賁小利有攸往字亦後人所加君子明庶政明

初九賁其趾止舍車而徒舍車而徒舍車而徒義弗乘
也鄭作六四賁如皤如鄭陸作白馬翰如翰
六五賁于丘園黃作束帛戔戔子夏傳

剝六莸貞凶剝荀六三剝之无咎李無之字
无咎六四剝牀以膚上九君子得輿德與

復明家无咎京作復其其道復本又作初九无祇
復明家无咎京作復其其道復本又作初九无祇

无妄天命不祐馬鄭虞李作石經文
大畜本又剛健篤實輝光監本毛本能止健虞作
健也李同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李作志九

二輿說輿輿本或作輿輿或作九三羸馬逐逐
她云逐逐疾日閑輿衛鄭作六四章牛之
咎陸云當作角鄭作咎九

頤京作六二拂經于王拂子夏作六四虎視眈
眈京作六二拂經于王拂子夏作六四虎視眈

恒初六浚恒鄭作九三或承之羞鄭作上六振恒
張虞李作恒下

逐本又作逐又九三係遯保本或作有疾愆也
王肅作九四小人否古文上九肥遯陸希聲云

大肚九三羸其角古文羸其角羸其角九四壯
于大輿之輓輓與六五喪羊于易陸作

晉孟作君子以自昭明德昭鄭九四晉如鼫鼠
碩鼠子夏作六五失得勿恤孟荀九四晉如鼫鼠

明夷文王以之鄭荀向作似之六二明夷夷于左
股九家及李不夷字子夏夷字子夏夷字子夏夷字子夏

家人九三家人嗃嗃荀作婦子嘻嘻張作
睽六三其牛掣子夏文同睽六三其牛掣睽六三其牛掣
天且劓王肅上九劓說之王肅劓說之王肅劓說之王肅

解其來復吉乃得中也也李上有雷雨作而百果

草木皆甲坼荀馬鄭陸李作宅毛本誤作拆九四解而再作母下

同六五君子維有解荀李維上六公用射隼于高

擗之上上虞李擗

損二簋可用享蜀才簋君子以懲忿窒欲

文作徵室鄭劉作頤孟初九已事遄往

依遷國虞李國上九偏辭也

夫初九壯于前趾荀作九二揚號

于頰鄭作頰獨九四其行次且

姤九五黃陸夬夬陸哥一作陸

四方鄭王肅作初六繫于金柅

有魚包本亦作庖苞九五以祀包瓜

萃亨馬鄭陸虞李無亨字致孝亨也

用大牲吉九家及李上君子以除戎器

初六一握為笑鄭一握六二字乃利用禴

孟京王肅陸作九三列其夤

漸女歸吉也王肅作女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風六二鴻漸于陸漢書九三婦孕不育

寇虞李作利歸妹所歸妹也

能視六三歸妹以須荀陸未當也

有待而行也一本作六五月幾望

豐日中則昃孟作月盈則食

鄭虞作雖句无咎荀作雖均六二豐其蔀

中見斗孟作九三豐其沛

沫馬作味上六豐其屋

天際翔也孟鄭王肅

旅初六旅瑣瑣或作六二懷其資

僕員九家及李童九四得其資

義焚也其焚也喪牛于易

巽說文上篇上九喪其資

劉作九五志未光也釋文無志字云一上六齋咨

涕洟虞李各作

升鄭作用見大人本或作象曰

德云何爻作

同初六允升說文允六四王用亨于岐山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毛本岐

困剛揜也揜本又作掩九二朱紱方來

享祀監本毛本六三不祥也

徐子夏虞李作茶茶九五剝刑

祭祀享祀亦作上六困于葛藟

井羸其瓶荀才羸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

革水火相息說文火上六其文蔚也

鼎亨餗也亨本又以亨上帝

位凝命凝命九四其形渥

震來虩虩荀作笑言啞啞

省今石修六二億本又躋於九陵

遂泥作隊

良初六良其趾荀作六二良其腓

渙初六用拯馬壯子夏作折虞李

丘有匪夷所思

節六三則嗟若李作差

中字豚魚吉黃魚九二吾與爾靡之

小過六五已上也上鄭

既濟六三婦喪其茀荀作更虞李作茀

作衾云六四繻有衣衾子夏虞李作繻

未濟九四震用伐鬼方震名臣秦

國大邦六五其暉吉也

周易繫辭上第七本亦作繫辭上

柔相摩本又八卦相盪

知大始王肅作坤作成物

乎其中矣馬王肅李作繫辭焉

經並故能彌綸天地之道瑞本又作邱天地廣李
 作言俯以察於地理一本察原始反終鄭虞李
 地行而不流京作樂天知命變天範圍天地之道而
 不過馬作蕭張故君子之道無矣鄭李作藏諸用
 藏鄭成象之謂乾蜀才成效法之謂坤李作文
 馬韓如字以言乎邇釋文作邇云其靜也專釋文同
 蜀才作效本又作邇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京虞
 知崇禮卑蜀才虞李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京虞
 賾說文同以行其典禮禮儀作禮言天下之至賾
 九家作同而不可惡也也作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
 賾下同九家動作冊動作議之而後動陸地相元
 可亂也陸地相元言行君子之福
 作吾與爾靡之釋文藥作靡云本言行君子之福
 機禮記注言行或默或語默字或苟錯諸地而可
 矣錯本亦慎斯術也以往作順有功而不德陸
 蜀才作不置鄭則言語以為階姚作易者其知
 云置當為德易者釋文致寇至宋衷云或致成
 盜乎虞李作治容海濬鄭陸虞姚分而為二以
 藏誨盜海盜治容海濬李作野容分而為二以
 象兩李無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地五地六天七地
 入天九地十數五節之上漢書同乾之策字亦
 荀李作冊當期之日期本又萬有一千五百廿本
 下並同以後諸經凡廿冊引而伸之伸古文同是
 冊等字各本皆分爲兩字

故可與酬酢京作可與祐神矣聖人之道四焉明僧紹作以言者尚其辭釋文云
 以字一本以制器者尚其象鄭無其受命也如響
 四句皆有作響其孰能與於此聖人之道四焉明僧紹作
 各本皆有以制器者尚其象聖人之道四焉明僧紹作
 遂成天地之文天地一本文作交聖人之所以極
 深而研幾也研蜀才作學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
 得而各有合天數廿有五地數廿凡天地之數五
 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今石經此節
 節前漢夫易何為者也李作夫易何夫易開物成
 書同務一夫易何為者也李作夫易何夫易開物成
 務一本無夫易何為者也李作夫易何夫易開物成
 文作六爻之義易以貢京陸虞聖人以此洗心
 漢石經作先心京荀知以藏往藏往其孰能與此
 虞董張蜀才李並同知以藏往聖人以此洗心
 哉今石經監本毛古之聰明厥知毛本厥作腐
 本作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厥知聖人以此洗心
 神明其德夫一本無是故易有大極今石經立成
 器以為天下利漢書作立功成器聖人探賈索隱
 虞李蹟作賈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靈
 九家作冊婁者莫大乎著龜鄭李作其善釋文洛出書
 洛王蕭自天祐之侯果聖人又以前賢也鄭又
 虞李蹟作賈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靈
 同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聖人又以前賢也極天

下之賾者存乎卦賾李化而裁之本又作則默而
 成之九家及李無之字釋文周易繫辭第八本
 皆作繫辭下第八繫辭焉而命之孟之貞勝者也
 姚作繫辭下第八繫辭焉而命之孟之貞勝者也
 貞稱確然說文確噴然噴孟作退陸像此者也像
 作聖人之大寶曰位寶孟作退陸像此者也像
 蕭卜伯玉桓元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包本又
 虞李同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包本又
 字又作羲孟京作伏犧俯則觀法於地前作作結繩
 而為罔罟虞李無罔字釋文以佃以漁田本又作
 漁本又作蓋取諸離虞李斲木為耜說文採木為
 未玉篇採木為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一
 無變則是以自天祐之李亦作佑之吉无不利也
 通句各本皆朝木為舟九家及李朝木為楫
 無也字朝木為舟九家及李朝木為楫
 九家及李朝木為舟九家及李朝木為楫
 引重致遠以利天下一本無重門擊柝說文鄭李
 又作以待暴客鄭作掘地為日虞李象也者像
 也孟京虞董姚慎慎往來本又作往者屈也屈虞
 也李像作像慎慎往來本又作往者屈也屈虞
 同來者信也本又作伸以求信也玉龜作龍蛇
 之釋文以存身也釋文公射隼于高墉之上隼李
 將至陸李作死其釋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隼李
 不威不懲虞李作小懲而大誡虞李屢校減趾屢

作止云本故惡積而不可掩虞李是以身安而國
 亦可保也國虞知小而謀大小虞李力少而任重
 今石經監本毛本此力鮮不及矣文虞李此力鮮
 辭覆公餗馬作覆其形渥形刑吉之先見者也
 吉下有天地網緼文作蓋李同男女構精構精
 四字同君子脩此三者脩作修乾坤其易之門
 本作彰往而察來虞李辨物正言辨于李
 耶本門耶彰往而察來虞李辨物正言辨于李
 損德之脩也今石經脩為道也屢遷屢虞李初
 率其辭虞李若夫雜物撰德撰德成天下之壹
 壹者荀虞李吉事有祥虞李失其守者其辭屈
 作辭辭
 說卦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費本或參天兩地而倚
 數天或作夫者非漢石經觀變於陰陽而立卦
 有化字故易六位而成章本又作曰以恒之
 者也如相見乎離虞李同妙萬物而為言
 故水火相逮漢書作不相逮釋文同坎為豕
 京乾為瘠馬京荀為木果前九家此下更有
 字坤為吝嗇京荀為木果前九家此下更有
 前九家此下更有為為為為為為為為
 巽為農為黃為昂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

鄭云讀為專本又作專鄭康李同云延為蒼黃
 竹筴或為藿葦各本藿為藿足宋詩作藿為的穎文
 的作其於稼也為反生虞作反生陸為蕃餅前九
 下有為玉為異為工鄭作為異王蕭作其於大也
 為寡髮宜虞李同又為廣類作黃其究為躁卦前九
 為鶴四李坎為矯棘一本矯作橋宋衷王康家此
 弓輪姚作為至心至可其於木也為堅多心前九
 下有為宮為律為可為九為九離為乾卦董作
 驚本又作為蕪作為鮮本又其於木也為科
 驚同為蕪作為鮮本又其於木也為科
 上摘九家此下有為北牛三字良為果蘇京
 之字為閣寺亦作為指小指為狗虞作為黔喙之
 為虎為兇為羊虞李作羔作為九家此下有為
 序卦口者物之始生也李物上物之釋也鄭本或
 故受之以訟李上釋有也字本無李本序卦
 有增減故比必有所畜本亦作故受之以履略例此
 分則記之句李同釋文履而泰然後安鄭姚李
 有大有者不可以盈大有大有有大有而能謙謙必
 有隨李上釋有也物大然後可觀李上釋有也致
 飾然後亨李上釋有也物大然後可觀李上釋有也致
 無所憑也釋文憑作焉云本亦作憑明者不詬於闇諸本亦以
 所見為美者也云本亦作憑明者不詬於闇諸本亦以
 亡也洽本亦未盡則明昧本亦作昧下文同

無有妄然後可畜李上釋然後上不可以不久
 也李無物字本無李上釋然後上不可以不久
 有過監李本此有過李本此有過李本此
 同故受之以升李上釋有也困乎上者必反下
 無本篇有也井道不可不革李下釋有也旅而無
 所容李無字
 雜卦臨觀之義李作謙而豫念也念李作治兌
 見而吳伏也鄭作兌則節也石經監李本此同今
 也大有眾也鄭作兌則節也石經監李本此同今
 小人道憂也鄭作兌則節也石經監李本此同今
 周易略例今石經此明象夫動不能制動作天
 制動不能故處璇璣或作璇璣本又作璇璣故觀家
 以斯一本作以明交通變陸坤永敬坤本又同
 舟而濟而故有繕運而遠至善文作善通云
 通交本又作明卦通變通交避險向遠釋云本亦
 作避後其介不可犯也介本又明象故可尋象
 以觀意本亦作猶蹄者所以在免字下同荃者所
 以在魚聖蹄專見莊子則偽說茲漫釋文作辯
 位卦不可無六爻作損略例下本或無卦略

尚書序今石經
 又作美謂之八索本或益稷合於皋陶謨又作告
 盤庚三篇合為一盤庚本又其餘錯亂摩滅文
 序探攝羣言探本又各冠其篇首監本各傳之
 子孫毛本誤作孫

泗水國帶作
 舜典今文此篇合於美典序虞舜側微玉篇曰若
 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與澹
 哲文明溫恭允塞馨德升開乃命以位釋文無此
 姚方與烈風雷雨弗迷作不舜讓于德弗嗣謨
 作不怡今在璿璣玉衡大傳作肆類于上帝說文
 顧軒五瑞漢書傳作歲二月東巡守或作至于岱
 宗崇作崇修五禮監本毛本贊本又作贊儀禮疏
 作如西禮下有還至崇如初禮六字格于藝祖書
 作祖肇十有二州作姚濟川漢書作卦作教刑
 今文卦惟刑之恤哉今文恤哉今文恤哉今文恤哉
 作帝乃祖落說文帝乃祖落說文帝乃祖落說文
 讓于稷契暨皐陶說文讓于稷契暨皐陶說文
 漢書作五流有宅有度讓于稷契暨皐陶說文
 新相譽朱俞曰益哉並命曰馬鄭王教子子說文
 同歌永言聲依永漢書永分北三苗三國志注
 大禹謨今文無此篇徐通云序卑陶矢厥謨又作
 又作益稷稷馬鄭王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
 文呂氏春秋乃天子之德仲子從欲以治誤作教
 夔夔齊慄作齊馬拜昌言孟子注作魯言

無所憑也釋文憑作焉云本亦作憑明者不詬於闇諸本亦以
 所見為美者也云本亦作憑明者不詬於闇諸本亦以
 亡也洽本亦未盡則明昧本亦作昧下文同

無所憑也釋文憑作焉云本亦作憑明者不詬於闇諸本亦以
 所見為美者也云本亦作憑明者不詬於闇諸本亦以
 亡也洽本亦未盡則明昧本亦作昧下文同

皇陶謨叙九族漢書叙知人則哲漢書撰而毅

玉篇撰剛而寒說文俊又在官漢書又百僚師師

作本又無教逸欲有邦漢書無作亡教作教逸作

後漢書一日二日萬幾作幾無曠庶官漢書作天

工人其代之作功工天叙有典馬作自找五禮有

庸哉馬作五五刑五用說文庸漢書用懋哉懋哉兩

益稷今文此篇合隨山刊木漢書刊作榮說清吹

滄距川說文作滄人川暨稷播奏庶蘇食鮮食

類馬作根懋遷有無化居懋夫傳作質作會馬作

同澆火粉米藁本又作漢說文乘粉說文絳

編別禮注在洽忽七始詠鄭作在洽忽徐同絳

之說文遂敷納以言漢書敷無若丹朱傲漢書無

作敷說文朱朋滂于家說文朋娶于塗山說文上

二字坐作念礪成五服說文礪方施象刑惟明黃

同蕭韶九成作節蕭韶九成作節蕭韶九成作節

禹貢序任土作貢作讓至于岳陽岳字又作島夷

皮服鄭作鳥夷入于河漢書濟河惟兗州漢書濟

齊深達于河而淮沮會同漢書及周禮風草惟縣

賦納總納本又三百里納秬服秬本或作稽禮記

服曼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漢書作有郭天用勦絕其

命勦馬作巢漢書弗用命戮于社今石經監予則

季戮汝率作奴五子之歌今文無序須于洛汭本又

或預本乃盤遊無度盤本或曰可近不可下國語

不可上也關石和鈞國語作雖悔可追雖或

慶征漢書作制征工執藝事以諫漢書又假擾天

紀假本亦附錄史記所採虞夏書按司馬遷嘗從孔安國問

古文也然遷所引多據訓詁以改原文如克明俊

德作能明馴德欲若昊天作敬順昊天之類通前

皆然今不能分注各字句下則具著於此至古文

向書篇次已為後人所亂史記所述較今本前後

明馴德徐廣曰馴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

說文作十有三載馬鄭載鳴夷既略今文暉夷維

作載作十有三載馬鄭載鳴夷既略今文暉夷維

海濱廣斥玉篇作廣

廣厥筐粟絲漢書德作裴大野既豬漢書作海

厥土赤埴墳埴鄭羽賦賈韞周禮作賦賦草木

漸包新水或作也說文同淮夷噴珠鱉魚淮夷二

水蠟字達于河說文陽鳥攸居漢書作篠篠既敷

篇或作瑤瑤篠漢書同商草羽毛惟木漢書無

字島夷卉服漢書作服包楸柏羽苞沿于江海

沿馬作均鄭作松云松沱潛既道漢書潛作雲土

夢作又雲夢土作艾厥賈羽毛齒章作鹿毛純

翰栝柏幹周禮注作櫛幹礪砥斨丹作厲礪惟

籊籊栝說文籊浮于江沱潛漢本或作浮于洛河本

皆作浮于洛河漢書作浮于洛河漢書作浮于洛河

漢書作浮于洛河漢書作浮于洛河漢書作浮于洛河

是飲弱水既西漢書作弱水既西漢書作弱水既西

同漢書作弱水既西漢書作弱水既西漢書作弱水既西

東會于滄水既西漢書作滄水既西漢書作滄水既西

山導江漢書作東至于滄水既西漢書作滄水既西

又東至于孟津漢書作孟津漢書作孟津漢書作孟津

仲居西土徐廣曰一日味谷徐廣曰一作初谷柳

毅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虛以正中秋其民

夷易鳥獸毛毼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

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燠鳥獸毼毛歲三百

六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信飭徐廣曰百官衆功

皆與堯日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堯

日呀頑凶不用堯又日誰可者謹兜日其工旁聚

布功可用堯日其工善言其用倅似恭漫天不可

堯又日嗟四獄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

民其憂有能使治者皆曰鯀可堯曰鯀負命毀族

不可獄日昇哉試不可用而已堯於是聽獄用鯀

九歲功用不成堯曰嗟四獄朕在位七十載汝能

不迷堯以為聖侶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續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讓於德不憚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禘於羣神揖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讀牧班瑞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崇望秩於山川遂見東方君長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為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歸至於祖禰廟用特牛禮五歲一巡狩羣后四朝編告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決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救過赦怙終徐廣曰亦作衆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靜故讎兇進言共工堯曰不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滔辟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為不可嶽強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數為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其工于幽陵以變北狄徐廣曰變一作變放讎兇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四壘而天下咸服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

天子之政 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於是舜乃至於文祖謀于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諭帝德行厚德遠佞人則蠻夷率服舜謂四嶽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為司空可美帝功舜曰嗟然禹汝平水土維是勉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與皋陶舜曰然在矣舜曰棄黎民始飢汝後稷播時百穀舜曰契百姓不親蠻夷猾夏寇賊姦軌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維明能信舜曰誰能馴予上皆曰垂可於是垂為共工舜曰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皆曰益可於是益為朕虞益拜稽首讓于諸臣朱虎熊羆舜曰往矣汝諸遂以朱虎熊羆為佐舜曰嗟四嶽有能典朕三禮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為秩宗夙夜唯敬直哉維靜潔伯夷讓夔龍舜曰然以夔為典樂教禘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毋虐簡而毋傲詩言意謂長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能諧毋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舜曰龍朕畏忌讒說殄殛

振驚朕衆徐廣曰一云衆命汝為納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舜曰嗟女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時相天

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陝九澤度九山令益予衆庶稻可種卑涇命后稷予衆庶難得之食

事三歲一考功三考細陟遠近衆功咸與分北三苗 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有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並五帝本紀 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淮泗俱山其隄下民

益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於嶽陽覃懷致功至於衡漳其土白壤賦上上錯田中中常衛既從大陸既為鳥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海徐廣曰海一作河 濟河維沈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雍沮會同桑土既蠶於是民得下土居土其土黑墳草繇木條田中下賦貞作十有三年乃阿其貢漆絲其篋織文浮子

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羣臣四嶽皆曰鯀可堯曰鯀為人負命毀族不可四嶽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願帝試之於是堯聽四嶽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謙為是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堯崩舜問四嶽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為司空可成美堯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維是勉之禹拜稽首讓於契后稷皋陶舜曰女其往視爾事矣 禹乃

濟深通於河海岱維青州州嶠夷既略維濇既道其土白墳海濱廣瀉徐廣曰一作斥 厥田斥鹵田上下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維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棗夷為牧其篋倉絲浮於汶通於濟海岱及淮維徐州淮沂其治蒙羽其翬大野既都東原底平其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其田上中賦中中貢維土五色羽畎夏狄擘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象魚其篋元纁綿浮于淮泗通于河淮海維揚州彭蠡既都陽鳥所居三江既入震澤致定竹箭既布其草惟夭其木惟喬其土塗泥田下下賦下上上雜

黃金三品瑤珉竹箭齒草羽毛鳥裘卉服其篋錄
 貝其包橘柚錫貢均江海通淮泗荆及衡陽雜荆
 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其中沱泔已道雲土夢爲
 治其土塗泥田下中賦上下貢羽旄齒草金三品
 柁餘括柏檣砥笱舟雜籜籍柁餘廣曰一作箭足箭足者矢鏃也或以箭足則釋籍柁乎三國致貢其名包匭菁茅其
 篋元縹璣組九江入賜大龜浮於江沱泔於漢踰
 于雒至於南河荆河雜豫州伊瀍溇澗既入於河
 榮播旣都道荷澤被明都其土壤下土墳墟田中
 上賦雜上中貢漆絲紵紵其篋織絮錫貢磬錯浮
 於雒達於河華陽黑水維梁州汶嶧既載沱泔既
 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其土青鹽田下上賦下中
 三錯貢珍鐵銀錢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
 是來浮于潛踰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河維
 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泔漆沮既從澧水所同荆
 岐已旅終南敦物至于鳥鼠原濕底績至于都野
 三危既度三苗大序其土黃壤田上上賦中下貢
 璆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納織
 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卽序道九山汧及岐至于
 荆山踰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嶽砥柱析城至于

王屋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鬪鳥鼠
 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負尾道嶧家至于
 荆山內方至于大別汶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
 至于數篋原徐廣曰漢道九川弱水至於合黎徐波入于流沙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道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盟津東過雒泗至于大邳北過江水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嶧家道漢東流爲漢又東爲蒼溟之水過三澨入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汶山道江東別爲沱又東至於醴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道沱水東爲濟入于河洪爲滎東出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道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道淮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北至于涇東過漆沮入于河道維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灃又東會于伊東北入于河於是九州攸同四奧既居九山采旅九川滌原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甚修衆土交正致鎮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國賜土姓祇百德先不距朕行今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

總二百里納銓三百里納粘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國三百里諸侯侯服外五百里緩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緩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子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於是帝錫禹元圭以告成功於天下天下於是太平治皐陶作士以理民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與語帝前皋陶述其謀曰信其道德謀明輔和禹曰然如何皋陶曰於慎其身修思長教序九族衆民高翼近可遠在已禹拜美言曰然皋陶曰於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若若是惟帝其難之知人則智能官人能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知能慮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皋陶曰然於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始事事寬而栗柔而立愿而共治而敬擾而教徐廣曰擾直而溫簡而廉剛而賁疆而義章其有常吉或曰宣三德登夜翊明有家日嚴振敬六德亮采有國翕受普施九德成事俊又在官百吏肅謹毋教邪淫奇謀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天討有辜五刑五用哉

吾言辰可行乎禹曰汝言致可續行皋陶曰余未
 有知思贊道哉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禹拜曰於
 子何言子思日孳孳皋陶難禹曰何謂孳孳禹曰
 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皆服於水子陸行
 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櫓行山飛木與
 益子衆庶稻鮮食以决九川致四海浹洽漚致之
 川與稷子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從
 居衆民乃定萬國爲治皋陶曰然此而美也禹曰
 於帝慎乃在位安爾止輔德天下大應清意以昭
 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帝曰吁臣哉臣哉臣作
 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輔之余欲觀古人
 之家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女明之余欲聞六律
 五聲八音來治滑以出入五言女聰予卽辟文匡
 拂子女無面諛退而諂予欲四輔臣諸衆讓嬖臣
 君徐廣曰德誠施皆濟矣禹曰然帝卽不時布同善惡則毋功帝曰毋若丹朱放維慢游是好毋水舟行朋淫于家用絕其世子不能順是禹曰子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輔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二師外薄四海成建五長各道有功苗頑不卽功帝其念哉帝曰道吾德

乃女功序之也皇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焉不如言刑從之舜德大明於是樂行樂祖考至尊后相讓焉獸翔舞籥韶九成鳳皇來儀百獸率舞百官信諧帝用此作歌曰時天之命維時維幾乃歌曰朕放善哉元首起哉百功喜哉皇陶拜首首首揚言曰念哉率為與事慎乃憲敬哉乃更為歌曰元首明哉朕肱良哉庶事康哉舜又歌曰元首豐朕股股肱肱萬事墮哉帝拜曰然往欽哉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於甘將戰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啓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勳絕其命今予維共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其命御非其馬之攻女不其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懲于社予則幣魯女 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帝中康時羲和誨灌濞康時亂日肩征之作盾征 並夏 帝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 帝 舜曰棄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 周本 帝商書湯誓子則孳戮汝 漢書等 典寶序諸伯仲伯 諸本或 伯 諸本或

仲廸之誥 今文無 序仲廸作誥 漢書作 惟生聰明時又 各本皆作 惟天生建于民 中本或 能自得師者 王謂人莫己若者亡 荀子云其在仲 歸之者 王得友者 爾得疑者 存 覆昏暴 字或 自為謀而莫已若者亡 覆昏暴 字或 湯誥 今文無 覆其凶害 羅本亦 不致赦 今石經與之勳力 今石經監本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子一大有罪無以爾萬方 爾萬方 有罪在予一人伊訓 今文無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旬翌后成在 三統歷作維有三月乙丑祠伊尹祀朕載自毫 今石經監本于先王 誥有放方明朕載自毫 今石經監本求哲人 諸本或 太甲上 今文中下 旁求俊彥 諸本亦無越厥命以自覆 諸本又 茲乃不義 本亦 太甲中 修厥身 諸本亦 視乃厥祖 本亦 太甲下 惟明明先王 惟時懋敬厥德 各本明明下有后咸有一德 今文無 任官惟賢材 諸本以觀德 呂氏春秋作五世 盤庚上 今文合 中下 序盤庚五遷 諸本又作若顛木之有由 諸本又作 辨 諸本亦 王播告之修 說文 諸本又 汝錫 諸本又 亦拙 諸本或

若農服田力穡 漢書等 不昏作勞 皆本或 越其國有黍稷 越本又 汝悔身何及 漢石經 命相時儉 巨 說文 儉作恩 人惟求舊器非求善 漢石經 命相時儉 汝無老侮成人 漢石經 作女毋翁侮成人 今無弱孤有幼 漢石經 邦之滅惟汝眾 邦之不滅惟子一人有佚罰 國語作 國之滅則惟汝眾 邦之不滅惟子爾事 漢石經 度乃口 度亦作渡 漢 盤庚中 誥告用 宜其有眾 漢石經 保后胥感 漢石經 今子將試以汝遷 漢石經 安定厥邦 漢石經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 漢石經 汝不其或稽 漢石經 自怒曷瘼 漢石經 汝誕勸憂 漢石經 汝何生在上 漢石經 子不克羞爾 漢石經 不高后 丕乃崇降罪疾 漢石經 汝有戕 漢石經 乃祖先父 丕乃告我高后 曰 乃父監本 毛 有 近 乃祖先父 丕乃告我高后 曰 乃父監本 毛 本 乃祖先父 丕乃告我高后 曰 乃父監本 毛 漢石經 作 嗚呼 漢石經 設 念以相從 漢石經 作 各設中于乃心 漢石經 盤庚下 盤庚既遷 漢石經 無戲念 漢石經 憚大命 漢石經 憚大命 今子其敷心腹腎腸 漢石經 子作我 漢石經 憚大命 漢石經 嘉績于朕 邦 漢石經 爾謂朕局 震動萬 曰 漢石經 爾謂朕局 震動萬 曰 漢石經 以遷 漢石經 爾謂朕局 震動萬 曰 漢石經

簡相爾 漢石經 無 說命上 今文無 中下 序高宗夢得說 本又作 兌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巖 說文作 使百工亮陰三祀 亮本亦作 諒以台正四方 台恐德弗類 茲顧弗言 漢書作 梁闢以台正四方 朝夕納誨 國語作 朝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川 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啟乃心沃朕心 若藥弗瞑眩 厥疾弗瘳 若跪弗視地 厥足用傷 國語作 若金用女作馬 國語作 若跪弗視地 厥足用傷 國語作 若金用女作馬 國語作 若跪弗視地 厥足用傷 國語作 若金用女作馬 國語作 說命中 惟千戈省厥躬 省 王視不艱 今石經 作 說命中 惟千戈省厥躬 省 王視不艱 今石經 學遜志 周禮注 遜 厥德脩罔覺 毛本 脩罔覺 後本又 志作 敬遜 厥德脩罔覺 毛本 脩罔覺 作 高宗彤日 惟先格王正厥事 兩漢書 格 天既孕命 正厥德 漢石經 漢 西伯戡黎 序周人乘黎 大傳作 西伯戡黎 伯本 王 駱爾雅注 作 堪 格人元龜 漢書 格 大命不斲 本又作 藝 說文 同 按石 格 大命不斲 命 下 旁注 古字 後人所加 微子我用沈酗于酒 說文 越至于今 越 馬 我其發出狂 鄭作 吾家老遜于荒 老字 又 告子顛 齊 說文

脚用又讎欽韓馬我與受其敗漢書作退自靖馬作同

附錄史記所採商書 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
從先王居作帝誥一作伊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
始伐之作湯征 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
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 夏桀
為虐政播蕪而諸侯昆吾氏為亂湯乃與師率諸侯
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湯曰格汝
眾庶來汝悉聽朕言匪台小子敢行率亂有夏多
罪予維聞女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眾女曰我君不恤我
眾舍我畜事而割政女其曰有罪其奈何夏王率
止眾力率奪夏國有眾率忘不和曰是日何時喪
予與女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及予一人
致天之罰予其大理女女毋不信朕不食言女不
從誓言子則帑僂女無有攸救以告令師作湯誓
桀敗於有城之墟桀奔於鳴條夏師敗績湯遂
伐三畧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湯既勝夏欲
遷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報徐廣曰一云於是諸
侯必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內湯歸至于泰卷

帝仲丁遷于傲河夏甲居相祖乙遷于邢 帝盤
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
居迺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相怨不欲徙盤庚乃
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
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
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
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 殷復其百姓思盤庚迺
作盤庚三篇 帝武丁即位思復與殷而未得其
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
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
於是迺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
為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是也得而與
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
之號曰傅說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
而响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己乃訓
王曰惟天監下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
民中絕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附命正厥
德乃曰其奈何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縱常祀毋
禮于弃道 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
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

陶徐廣曰一中歸作詒既紕夏命還毫作湯誥維
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于民
勳力迺事子乃大罰殛女母子怨曰古禹臯陶人
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
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隆播農
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徐廣曰昔
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子有狀先王言不
可不勉曰不道母之徐廣曰在國在國女毋我怨以
侯伊尹作成有一德咎單作明居 帝太甲既立
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于是伊尹放之於
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
桐宮二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
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
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 帝沃丁之時伊尹卒
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帝太
戊立伊陟為相亳有祥桑穀其生于朝一暮大拱
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
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
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
戊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

訓 西伯伐飢國滅之徐廣曰伊一紂之臣祖伊
聞之而咎周恐奉告紂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元
龜徐廣曰元無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維王
淫虐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
迺率典今我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
不至今王其奈何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
反曰紂不可諫矣並般 西伯敗者國徐廣曰殷
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
能為周本
周書泰誓上今文中下惟十有三年或作十有
年安有序文惟宮室臺榭本又泰誓中王乃循師
而誓今石經及各厥監惟不遠今石經子有亂
十人監本毛本作亂臣十人按石
刻亂下旁注臣字後人所加
牧誓序與受戰于牧野說文玉篇故作毋廣 王左
杖黃鉞本又逖矣西土之人爾雅注稱爾文爾雅
稱惟婦言用石本不言下旁增是字後 昏棄厥遺王
父母弟不迪漢石經乃惟四方之多罪逖逃漢石
作維漢書作 以姦究于商邑漢書作以姦
通逃多罪 四伐五伐六伐七伐禮記注不尙桓桓桓桓
弗迓克奔迂馬鄭 桓桓文同

武成序往伐歸獸本或昭我周王爾雅注執豆邊巨本又克成厥勳本

洪範我不知其美倫攸叙孟子注有作序鯨墮洪水漢書

九疇漢書不美倫攸敘說文玉篇鯨則死死或作

極敬用五事漢書敬協用五紀漢書協又用六德漢書

長一曰貌本亦作明用稽疑漢書稽作威用六極漢書

虛榮獨漢書無于其無好德無無偏無

而國漢書凶人用側頗僻漢書曰蒙曰驛曰克鄭王蒙作

曰蒙曰驛曰克鄭王蒙作亦作稟稟作曰蒙曰驛曰克鄭王蒙作

曰蒙曰驛曰克鄭王蒙作亦作稟稟作曰蒙曰驛曰克鄭王蒙作

曰蒙曰驛曰克鄭王蒙作亦作稟稟作曰蒙曰驛曰克鄭王蒙作

曰蒙曰驛曰克鄭王蒙作亦作稟稟作曰蒙曰驛曰克鄭王蒙作

曰蒙曰驛曰克鄭王蒙作亦作稟稟作曰蒙曰驛曰克鄭王蒙作

曰蒙曰驛曰克鄭王蒙作亦作稟稟作曰蒙曰驛曰克鄭王蒙作

曰蒙曰驛曰克鄭王蒙作亦作稟稟作曰蒙曰驛曰克鄭王蒙作

曰蒙曰驛曰克鄭王蒙作亦作稟稟作曰蒙曰驛曰克鄭王蒙作

曰蒙曰驛曰克鄭王蒙作亦作稟稟作曰蒙曰驛曰克鄭王蒙作

曰蒙曰驛曰克鄭王蒙作亦作稟稟作曰蒙曰驛曰克鄭王蒙作

曰蒙曰驛曰克鄭王蒙作亦作稟稟作曰蒙曰驛曰克鄭王蒙作

曰蒙曰驛曰克鄭王蒙作亦作稟稟作曰蒙曰驛曰克鄭王蒙作

曰蒙曰驛曰克鄭王蒙作亦作稟稟作曰蒙曰驛曰克鄭王蒙作

曰蒙曰驛曰克鄭王蒙作亦作稟稟作曰蒙曰驛曰克鄭王蒙作

曰蒙曰驛曰克鄭王蒙作亦作稟稟作曰蒙曰驛曰克鄭王蒙作

大馬非其土產不畜本

金滕序武王有疾馬作有疾弗瘳本又作

其罔害周禮注茲攸俟能念予一人漢書作

我之弗辟說文信信隱馬作唯朕小子其新逆

天降割于我家不少馬制作者不作弗有大艱于

西土漢書作我有知我國有疵漢書作已獻有十

夫大傳獻作爾不克遠省馬作天裴忱辭辭辭作

微子之命今文無惟稽古崇德象賢漢書惟曰篤

康誥或生魄馬作鬼說文周公威勤乃洪大誥治

天畏棗忱爾雅注作天人有小罪非昔本亦曰

酒誥王若曰衛宏賈逵明大命于妹邦毛本

無逸君子所其無逸大傳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

艱難漢石經乃逸乃諶既誕物乃逸此則侮

厥父母漢石經不在昔殷王中宗人唐改在昔

在嚴恭寅畏嚴馬天命自度治巨祗懼漢石經

以乃或高陰三年不惟各本皆不言其

惟不言言乃雍說文雍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

年漢石經惟耽樂之從漢書之文王卑服卑馬

微柔懿恭漢石經懷保小己漢石經小惠鮮鯨

寡漢石經自朝至于日中景王亦繼自今

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巨惟正

之漢書作今嗣王其毋淫于遊于田以萬巨惟正

旅葵今文無序西旅獻葵馬作太保作旅葵監本

旅葵今文無序西旅獻葵馬作太保作旅葵監本

旅葵今文無序西旅獻葵馬作太保作旅葵監本

旅葵今文無序西旅獻葵馬作太保作旅葵監本

旅葵今文無序西旅獻葵馬作太保作旅葵監本

旅葵今文無序西旅獻葵馬作太保作旅葵監本

旅葵今文無序西旅獻葵馬作太保作旅葵監本

旅葵今文無序西旅獻葵馬作太保作旅葵監本

旅葵今文無序西旅獻葵馬作太保作旅葵監本

旅葵今文無序西旅獻葵馬作太保作旅葵監本

旅葵今文無序西旅獻葵馬作太保作旅葵監本

旅葵今文無序西旅獻葵馬作太保作旅葵監本

旅葵今文無序西旅獻葵馬作太保作旅葵監本

旅葵今文無序西旅獻葵馬作太保作旅葵監本

旅葵今文無序西旅獻葵馬作太保作旅葵監本

旅葵今文無序西旅獻葵馬作太保作旅葵監本

旅葵今文無序西旅獻葵馬作太保作旅葵監本

旅葵今文無序西旅獻葵馬作太保作旅葵監本

旅葵今文無序西旅獻葵馬作太保作旅葵監本

旅葵今文無序西旅獻葵馬作太保作旅葵監本

旅葵今文無序西旅獻葵馬作太保作旅葵監本

旅葵今文無序西旅獻葵馬作太保作旅葵監本

旅葵今文無序西旅獻葵馬作太保作旅葵監本

其堅厥命漢書作命不易天應 漢書作命不易天應 隸書作命不易天應 隸書作命不易天應 隸書作命不易天應

將蒲姑序將遷其君於蒲姑馬作蒲姑 漢書作將遷其君於蒲姑 漢書作將遷其君於蒲姑 漢書作將遷其君於蒲姑

多方不克終日勸于帝之勉馬作多 漢書作多方不克終日勸于帝之勉 漢書作多方不克終日勸于帝之勉 漢書作多方不克終日勸于帝之勉

亦厥若各本亦作若 漢書作亦厥若 漢書作亦厥若 漢書作亦厥若 漢書作亦厥若

亦厥若各本亦作若 漢書作亦厥若 漢書作亦厥若 漢書作亦厥若 漢書作亦厥若

亦厥若各本亦作若 漢書作亦厥若 漢書作亦厥若 漢書作亦厥若 漢書作亦厥若

亦厥若各本亦作若 漢書作亦厥若 漢書作亦厥若 漢書作亦厥若 漢書作亦厥若

亦厥若各本亦作若 漢書作亦厥若 漢書作亦厥若 漢書作亦厥若 漢書作亦厥若

亦厥若各本亦作若 漢書作亦厥若 漢書作亦厥若 漢書作亦厥若 漢書作亦厥若

伯仲馬作伯仲 漢書作伯仲 漢書作伯仲 漢書作伯仲 漢書作伯仲

顧命王不憚馬作顧命 漢書作顧命王不憚 漢書作顧命王不憚 漢書作顧命王不憚 漢書作顧命王不憚

幾茲既受命還漢書作幾茲 漢書作幾茲既受命還 漢書作幾茲既受命還 漢書作幾茲既受命還

康王之誥今文此篇 漢書作康王之誥 漢書作康王之誥 漢書作康王之誥 漢書作康王之誥

秦誓則曰未就于忌說文作秦 漢書作秦誓則曰未就于忌 漢書作秦誓則曰未就于忌 漢書作秦誓則曰未就于忌

子發維共行天罰說文作子 漢書作子發維共行天罰 漢書作子發維共行天罰 漢書作子發維共行天罰

夫長及庸蜀漢書作夫長 漢書作夫長及庸蜀 漢書作夫長及庸蜀 漢書作夫長及庸蜀

四方之多罪逋逃漢書作四方 漢書作四方之多罪逋逃 漢書作四方之多罪逋逃 漢書作四方之多罪逋逃

百姓以姦軌於商國漢書作百姓 漢書作百姓以姦軌於商國 漢書作百姓以姦軌於商國 漢書作百姓以姦軌於商國

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勉哉不過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勉哉夫子尙桓桓如虎如龍如豺如離于商郊不禦克禘以役西土勉哉夫子爾所不勉其于爾身有戮 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率陳常車周公且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闕天皆執劔以衛武正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尙父牽牲尹佚策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草股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解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徐廣曰釋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王
徐廣曰保 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祀于軍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封諸侯班賜宗綏作分殷之器物 縱馬于華山之陽放牛於

桃林之虛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徐廣曰 國宜告武王王亦醜故問以天道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自爲質欲代武王武王有夢後而崩太子請代立是爲成王 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頗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弟封爲衛康叔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徐廣曰歸 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 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既而殷命蕞淮夷歸在豐作周

官 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 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 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王道衰微穆王閱文武之道缺乃命伯粟申誡徐廣曰太僕國之政作粟命 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王曰吁來有國有士告汝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與爾造其備徐廣曰造師聽五辭五辭簡信正於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五過之疵官獄內獄閱實其罪惟鈞其過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信有衆惟訊有稽無簡不疑其嚴天威黜辟疑赦其罰百率索隱曰昔本亦作送 閱實其罪臆辟疑赦其罰倍濶徐廣曰從 閱實其罪臆辟疑赦其罰倍濶其罪宮辟疑赦其罰五徐廣曰 百率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率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

屬千劓罰之屬五百官罰之屬二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命曰甫刑並周本紀 繆公自茅津渡河封殺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褻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素本 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徐廣曰 繆公自以爲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大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徐廣曰阻 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且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無陸天之降祿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今我其卽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以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周公已令史策告大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咎且新受命三王維長

終是圖茲道能念子一人周公藏其策金縢置中
誠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其後武王既崩成
王少在強裸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
公乃踐祚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
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
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
周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
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成王蓋終成王少將以成周
我所以為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
代就封於魯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
乃奉成王命與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
放蔡叔放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
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
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 徐廣曰一作穗 獻之成王
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周公既受
命禾嘉天子命 徐廣曰嘉一作嘉禾 東土以集周公
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鴉鳴王亦未敢訓
周公 徐廣曰訓一作訓 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
至豐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
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告遂國之成王長能聽政於

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
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
就臣位鞠躬如畏然 徐廣曰鞠躬一作鞠躬 周公恐成
王壯治有所活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稱為人
父母為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為人
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
度治民震懼不敢荒寧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其
在高宗久勞于外為與小人作其即位乃有虎門
三年不吉言乃驪不敢荒寧密靖殷國至于小大
無怨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
久為小人於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
寡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
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在今後嗣王紂
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 徐廣曰一作敬 其民皆
可誅周多士文王日中與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
此以誠成王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
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
百姓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
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
文王以明子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夫

穰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
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以自以為
功代武王之說 徐廣曰一作說 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
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
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
予切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
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
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
大執 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
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 徐廣曰一作 解 一作解
案向者 作解 徐廣曰 解 一作解 無敢不善無敢傷特
馬牛其風臣妾道逃勿敢越逐 徐廣曰 復之無
敢寇攘踰牆垣魯人三郊三隧時雨芻麥糗糧植
榦無敢不遂我甲戌歲而征徐戎無敢不及有大
刑作此於魯遂平徐戎定魯 公世家 成王既初
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
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伊假於皇天在大戊時則有
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時則
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率維茲有陳保
父有般 徐廣曰 九字於是召公乃說 燕召公 周公

且以成王命與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
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為衛君周公且懼康叔
少乃中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望問其
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
以滔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為
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
之 徐廣曰 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
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滅亂凡國懼禍
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為於
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
問於太師太師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我祖遂
陳于上紂沉湎于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于下殷
既小大好草竊姦軌卿士師師非度皆有罪辜乃
無維獲小民乃並與相為敵讐今殷其盡喪若涉
水無津涯 徐廣曰 涉水無舟 徐廣曰 殷遂喪越至于今日太師
少師我其發出往吾家保于 徐廣曰 一云今女
無敢告子顛躋如之何其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
蕩亡殷國乃毋畏不用老長今殷民乃罔淫神
祇之祀 徐廣曰 一云今殷民侵祇 徐廣曰 令誠得治國
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 武王

既克殷訪問箕子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
和其居我不知其常倫所序箕子對曰在昔無疆
鴻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
所敷徐廣曰一釋蘇則死元禹乃嗣與天乃錫禹鴻範
九等常倫所序初一日五行二日五事三日八政
四日五紀五日皇極六日三德七日稽疑八日麻
徵九日勸用五福畏用六極五行一曰水二曰火
三日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
曲直金曰從革土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
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五事一曰貌二曰言
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
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治明作智聰作謀睿作
聖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視四曰司空五日司
徒六曰司寇七日賓八曰師五紀一曰歲二曰月
三日四曰日星辰五曰歷數皇極皇建其有極欽
時五福用傳錫其庶民維時其庶民于女極錫女
保極凡厥庶民毋有滯朋人毋有比德維皇作極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女則念之不揚于極不
離于咎皇則受之而安而色曰子所好德女則劬
之福時人斯其維皇之極毋儻鯁塞而畏高明人

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國其昌凡厥正人既富
方穀女不能使有好子而家時人斯其孳于其毋
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毋偏毋嬖遵王之義
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惡遵王之路毋偏毋
黨正道勸湯毋黨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側王道
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王極之傳言是夷是
訓于帝其順凡厥庶民極之傳言是順是行以近
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三德一
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強不友剛
克內友柔克沈漸剛克高明柔克維辟作福維辟
作威維辟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官有作福作威
王食其害于而害國于而國入側頗僻民用覺徐廣曰
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濟曰涕曰霧徐廣曰
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貴立時
人為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女則有大疑謀
及女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女則從龜
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而身其康強
而子孫其逢吉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
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
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

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運策其違于人用靜吉
用作凶庶徵曰雨曰暘曰與曰寒曰風曰時五者
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一極備凶一極凶曰
休徵曰肅時雨若曰治時暘若曰知時與若曰謀
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常雨若曰僭常
暘若曰舒常與若曰急常寒若曰霧常風若王膏
維歲卿士維月師尹維日歲月日時毋易百穀用
成治用明峻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
穀用不成治用昏不明峻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
維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有冬有夏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
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
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世家晉
侯獻楚俘於周駟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
命晉侯為伯賜大輅彤弓矢百玃弓矢千和鬯一
百珪瓊瓊黃三百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周
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能慎明德
昭登於上帝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於文武恤朕
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晉世家

毛詩周南關雎詠訓傳陸依字且選佳秀或作鳥
故鄭氏箋本亦作雎關雎序今此至經序別在卷末風風
也崔靈恩曰故嗟歎之飲本亦故正得失正本又
莫近於詩今石經厚人倫厚本或下以風刺上刺
又作哀刑政之苛本亦鵲巢鵲巢本亦故
繫之召公本亦作召公後召南君子好逑本亦
注同參差荇菜荇菜本亦輾轉反側輾轉本亦左右芼
之玉篇芼是刈是蕘釋文刈作艾服
之無數本又卷耳我馬馳嘖說文我姑酌彼
金罍說文姑酌彼兕觥釋文我姑酌彼
觥說文彼祖矣釋文我馬瘠矣瘠本又我僕
痛矣痛本又云何吁矣兩雅注穆木釋文及馬
葛藟本亦作藟葛藟之釋文作樂說文
藥本亦作藥益斯說說文桃夭桃之夭夭說文
叔又作桃桃本亦免宜釋文免作苑于中遠詩
作中遠詩采芣本亦薄言釋文云一本作
漢廣南有喬木喬本亦不可休息釋文云一本皆
同詩江之永矣說文永詩汝墳序婦人能閱其君
子釋文無婦人二遵彼汝墳兩雅注如調飢
怒字云一本有作鮐魚鮐魚鮐魚本亦鮐魚鮐魚本亦

賴王室如燬薛君章句 麟之趾或直云麟止無

之字止本 亦作趾 召南鵲巢序德如鳩鳩云本又作鳩百兩御之御

亦作趾 采葉本亦 草蟲作虫趨趨阜益爾雅

以湘之韓詩湘有齊季女齊本亦 甘棠蔽芾甘

棠韓詩外傳 勿剪勿伐韓詩外傳 召伯所茇說

文 皮召伯所憩本又勿剪勿拜韓詩外傳 召伯所說

脫爾雅作稅又作稅 行露厭池行露泥本又何以乘

我屋作穿本亦 羔羊委蛇委蛇又作委地沈讀作

委委地韓詩 羔羊之草素絲五絨說文繫傳引

詩作透池 標有梅五子注標作標 頃筐堅之

殷其雷亦作 小星寔命不同韓詩是 江有汜詩

玉篇作 野有死麕韓詩外傳 序離則

記引董氏云石經汜作 何彼穠矣韓詩外傳

麕白茅包之作也 王姬亦下嫁於諸侯釋文無則字云一車服不繫

其夫繫本或 騶虞壹發五犯集禮注 于嗟乎騶

虞劉芳詩義疏 耶柏舟詩訓傳耶木又作背 威儀棣棣

敷以遊教本亦 我心匪盦釋文作盦 威儀棣棣

冷官冷字亦作冷官本毛本並作 頤人僕僕韓詩

左手執觴玉衡山有榛本亦 泉水結彼泉水

法韓詩作秘 出宿于涉禮記注宿作宿 飲饒子

禰朝詩作死儀禮注 我思肥泉肥字或 北門憂

本或作 觀閔既多 澤文觀作邊 寤辟有瘳辟本又

文作囁碎玉 胡送而微韓詩 綠衣俾無就今

詩作尤 燕燕瞻望弗及後漢書注 佇立以泣韓

詩 實勞我心實本亦 日月序以至困窮之詩

也 實本皆爾俗本或作以報我不述者本亦作爾

終風且暴說文 願言則嚏又作嚏又作嚏 瞻瞻其

陰韓詩作 擊鼓擊鼓其鐙說文 擊鼓死生契濶爾

擊于嗟陶兮韓詩本或作陶 凱風吹彼棘心韓

雄雉序刺衛宣公也刺淫亂不恤國事 本亦

自詒伊戚釋文詒作貽 勉有苦菜深則厲說文

濟盈不濡軌釋文軌音記今石經 人涉卬否或作

仰毛本 谷風颯颯同心選注作勉勉文 寔爾昏

昏或本又 湜湜其泚說文 不我屑以孟子注 匍

匍救之家語漢書 不我能恤董氏曰孫毓王肅詩

亦音育恐奮鞞本亦作鞞 我有旨蓄本亦作以我

御窮一作御 式微序黎侯寓于衛于乎胡為乎

中露列女傳 旄丘序衛不能備方伯連率之職

毛本簡 瑣兮尾兮釋文瑣作瑣 流離之子本又作

雅注作 衰如充耳衰本亦 簡兮簡兮序仕於

驅字亦 大夫跋涉作被涉許人允之允本亦 衆稱

且狂作雅 衛淇奧綠竹猗猗說文綠作葉釋文云有匪君子

有孤序所以育人民也本或作昔有孤綬綬

王黍離說文悠悠蒼天蒼本亦君子于役雞棲

于時釋文作時羊牛下來文選注君子于陽左

執朝說文揚之水揚本或中谷有棗序凶

年饑饉釋文饑饉其乾矣說文饑饉其嘆

矣嘆本亦嘆其脩矣作籜餘其歎矣歎本又嘆

其濕突毛本濕兔爰逢此百罹本又尚寐無咎

本亦雉離于翠說文逢此百凶文選注葛藟序

王族刺平王也釋文作王云亦大車毳衣

如莢說文毳衣如臍說文有知暇日說本又丘

中有麻貽我佩玖釋文貽

鄭緇衣敝予又改為兮敝本又大叔于田序叔

多才而好勇釋文作而勇云大叔于田今石經無

者誤監本毛本與此同禮楊暴虎禮本又作祖叔

馬慢忘釋文又作慢清人序高克好利說文

二牙重韓詩河上乎逍遙本又左旋右抽說文

外傳作羔裘字或彼其之子韓詩舍命不渝韓

不倫本亦作說又有文同車序大子忽當有功

今作說文作說又有文同車序大子忽當有功

作籜第垂漚滿瀾釋文作爾兩云猗嗟猗字或

巧趨踰兮本又倚嗟名兮作篇名清揚婉兮詩

舞則逃兮韓詩章句四矢反兮韓詩作

魏葛屨序魏地陔陔字或作陔而無德以將之

也石刻原如此後人皆改去也字摻女手韓詩作織

微宛然左辟儀禮宛然作說維是稱心韓詩作

石經無已上慎海哉漢石經無請無猶

求無死詩無母十畝之間桑者閑閑兮釋文

亦作閑行與子還兮還本亦伐檀河水清且澗

猗本亦作澗漢石經無胡取禾三

百慶兮本亦作胡瞻爾庭有縣貍兮猶本亦坎

坎伐輪兮漢石經無置之河之滄兮滄本亦坎

于齊監本毛本顏如舜華說文作山有扶蘇山

有橋松橋本亦擗兮序不倡而和也倡本又風

其漂女漂本亦褰裳褰本或丰衣錦褰衣裳

錦褰裳禮記注褰東門之墀釋文作墀有踐

家室韓詩風雨風雨淒淒毛本誤作淒淒

子矜本亦序亂甘則學校不偕焉釋文亂世世

字在下作修子寧不嗣音韓詩作挑兮遠兮說

挑出其東門綺衣蔡中韓詩作聊樂我員本亦

團迎近相遇釋文作迎遼涓湫與消說文消

方渙渙兮韓詩作渙澗洵訏且樂韓詩洵

齊雞鳴序風夜警戒警本又還韓詩序從禽獸

而無厭本或序之還兮齊詩還作遭我乎豨之間

兮漢書同並驅從兩肩兮說文本亦作揖我謂我

儂兮韓詩儂東方之日序刺哀也本或作刺東

方之日兮韓詩無南山維孤綬綬王兮文公非也

如之何藝本或衝從其欲衝兮韓詩作甫田序

不脩德而勤諸侯韓詩本毛婉兮韓詩說文作未

賤見兮本作盧令韓詩盧兮韓詩說文作未

笱本又其魚唯唯韓詩作載驅羣羣朱朝玉

本或作擊非何不日鼓瑟漢石經管揚之水序沃盛

強本毛本素衣朱纁韓詩作胡胡云何其憂漢

經魯詩白石鄰鄰本又作椒聊蕃衍盈躬本又

碩大且篤碩本毛本縹縹見此還選本亦作

獨行畏畏文選注同羔裘序不恤其目也本

亦作羔裘豹裘本亦作裘無衣序美晉武公

也今石經與此同安且煥兮韓詩作煥有

林之社序兼其宗族本亦作噬肯適我韓詩生

子道周韓詩作采芥人之為言韓詩非

秦車隣本又作寺人之令人韓詩作駟鐵說文

有苑本或作蒙苑玉虎韞鑊膺本亦竹閉緝滕

小戎五桑梁梁作鑿釜釜釜釜釜釜釜釜釜釜

樞或作遂說 無友脩我戈矛修下並同與子同

澤說文作 涓陽序文公遺麗姬之難作麗

權東門不承權與爾雅注作胡

陳東門之粉髮髮其下說文髮 穀且于差

同韓詩越以駸馱 玉篇駸 駸我握馱

差作差馱以駸馱 今石經監本毛本並作樂

衛門可以瘞飢 今石經監本毛本並作樂

字逸詩本有作下樂以形聲言 東門之池彼

美淑姬 釋文作淑姬 可以溫將 字又

陳佗也 記以為厲公 史歌以訊之 廣韻作歌以

至 防有鵲巢 邱有百苔 毛本下 誰侑予美

作子 邱有百鶴 說文 月出月出皎兮

皎皎人僚兮 僚字又作僚 月出皓兮

人爾兮 釋文 舒憂受兮 今石經監本

林從夏南 南人下旁注 姬字後 乘我駒

駸沈云 或作駸字是後人 釋彼有蒲與荷

注荷 傷如之何 晉詩 碩大且卷

舊詩 碩大且儼 說文 作輪 轉轉伏枕

展 檜 郁又素冠 棘人樂樂兮 崔集注 棘人作棘人

匪風中心恒兮 漢書 匪車 嘯兮 嘯又澗之釜

子維音曉 曉說文 玉篇 曉 曉 東山香雨其涼

說文 伊威在室 伊威並如人增耳 蟪蛄在戶

蟪蛄作 叮嚀鹿場 蟪蛄又鶴鳴于埜 烝在栗

薪 韓詩 皇駸其馬 皇作駸 破斧四國是皇

作是 又缺我鋤 字奇 伐柯取妻如之何 取本亦

恒 跋或戴 戴其尾 說文 恒 恒 恒

小雅 四牡 四牡駢駢 儀禮 周道倭遲 本又作倭

君章句 作威與 嘽嘽駢駢 說文 玉篇 駢駢者駢

漢書 駢駢 皇皇者華 駢駢征夫 玉篇 駢駢者駢

作駢 周爰咨諏 咨本亦 常棣 春令在原

合今本亦作 况也 永歎 况也 兄弟闕于牆

鴉又作鴉 鴉 飲酒之飲 和樂且孺

廣外禦其務 國語 伐木 伐木許許 說文 有酒

謂我 謂本 坎坎鼓我 說文 蹕蹕舞我

文 天保 吉蠲為饗 同大威 禮注 禴祠烝

嘗 禮記 注 如月之恒 本亦作恒 采芣苢

有昆夷之患 混夷 北有獫狁之難 本亦作獫

命將率 本亦 歲亦莫止 莫本或 彼爾維何

出車 僕夫况瘁 本亦 出車 彭彭 旂旐央

央 央 英 杜 杜有耽其實 釋文 杜有耽其實

曹豸 辨序 昭公國小而迫 釋文 昭公二字云

本此序多無昭公字 也衣裳楚楚 韻並作

掘閱 說文 掘 侯人序而近小人焉 石刻原如此

並無好字 釋又及監本注 三國志 何戈與彼

作荷戈與彼 蒼兮 蒼兮 蒼兮 蒼兮 蒼兮

儀一令 儀作義 心如結分 如作其 其亦

禮注 儀作義 心如結分 如作其 其亦

曹豸 辨序 昭公國小而迫 釋文 昭公二字云

本此序多無昭公字 也衣裳楚楚 韻並作

掘閱 說文 掘 侯人序而近小人焉 石刻原如此

並無好字 釋又及監本注 三國志 何戈與彼

作荷戈與彼 蒼兮 蒼兮 蒼兮 蒼兮 蒼兮

儀一令 儀作義 心如結分 如作其 其亦

禮注 儀作義 心如結分 如作其 其亦

嘖 玉篇 嘖 嘖 嘖 嘖 嘖 嘖 嘖 嘖

幽七月一之日 膺發 毛本之日 誤作日之二之日

栗烈 說文 栗 栗 栗 栗 栗 栗 栗 栗

七月鳴鵙 孟子注 作鳴鵙 本毛本

作六月 莎雞振羽 沈沈 今石經 莎雞

六月食鬱及薁 說文 鬱 薁 薁 薁 薁 薁

月食瓜 瓜 瓜 瓜 瓜 瓜 瓜 瓜 瓜

作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種

納于凌陰 說文 凌 陰 陰 陰 陰 陰 陰

未陰 兩 說文 未 陰 陰 陰 陰 陰 陰

亦作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心傷止 監本 女誤作汝 檀車 鞞 鞞 鞞

序終於逸樂 逸 樂 樂 樂 樂 樂 樂 樂

平之君子 監本 毛本 大誤作太 烝然 單 單

作 鷓 鷓 鷓 鷓 鷓 鷓 鷓 鷓 鷓

燕登弟 本亦 作 泚 泚 泚 泚 泚 泚

一朝 鷓之 鷓 鷓 鷓 鷓 鷓 鷓 鷓

月序常 棣 廢則 君臣 缺矣 今石 經 此 石 本

為國之 基 堅 矣 釋 文 監 本 毛 本

作 旃 旃 旃 旃 旃 旃 旃 旃 旃

八鸞 玲 玲 玲 玲 玲 玲 玲 玲 玲

帶 欲 彼 飛 隼 監 本 毛 本 本 本

甫 草 甫 草 甫 草 甫 草 甫 草

我 樂 樂 樂 樂 樂 樂 樂 樂 樂

禱 說 文 禱 禱 禱 禱 禱 禱 禱 禱

德 儻 儻 儻 儻 儻 儻 儻 儻 儻

鴻 雁 序 至 于 矜 寡 內 矜 寡 並 同

庭 燎 序 美 宣 王 因 以 戒 之 石 本 原 如 此

各 本 本 同 庭 燎 將 將 庭 燎 斯 斯

各 本 本 同 庭 燎 將 將 庭 燎 斯 斯

各 本 本 同 庭 燎 將 將 庭 燎 斯 斯

各 本 本 同 庭 燎 將 將 庭 燎 斯 斯

各 本 本 同 庭 燎 將 將 庭 燎 斯 斯

各 本 本 同 庭 燎 將 將 庭 燎 斯 斯

各 本 本 同 庭 燎 將 將 庭 燎 斯 斯

各 本 本 同 庭 燎 將 將 庭 燎 斯 斯

各 本 本 同 庭 燎 將 將 庭 燎 斯 斯

各 本 本 同 庭 燎 將 將 庭 燎 斯 斯

各 本 本 同 庭 燎 將 將 庭 燎 斯 斯

各 本 本 同 庭 燎 將 將 庭 燎 斯 斯

鸞聲噦噦說文作 鶴鳴它山之石監本毛本可

以為錯作厝其下 維榮釋文今石經並與此同

集子榮祈父子王之爪牙 玉篇作維榮鳥鶯無

仿此本毛本底作底釋 白駒勉爾遐思釋文通止

文今石經並與此同 母金玉爾音亦無

道在彼空谷韓詩薛君章 不思舊如白虎通

我行其野言采其蓬作菘 又思舊如白虎通

千約之閣開格周禮注 同格之橐索亦作 君子

攸芋或作 如跛斯翼玉篇跋 如矢斯棘初王篇同

如鳥斯革韓詩作 朱芾斯皇白虎通 載束之芻詩

節南山維石巖巖作 無羊其角濺濺作

節南山維石巖巖作 無羊其角濺濺作

憂心如惓惓惓 惓惓惓惓 惓惓惓惓

憂心如惓惓惓 惓惓惓惓 惓惓惓惓

憂心如惓惓惓 惓惓惓惓 惓惓惓惓

憂心如惓惓惓 惓惓惓惓 惓惓惓惓

憂心如惓惓惓 惓惓惓惓 惓惓惓惓

憂心如惓惓惓 惓惓惓惓 惓惓惓惓

憂心如惓惓惓 惓惓惓惓 惓惓惓惓

憂心如惓惓惓 惓惓惓惓 惓惓惓惓

憂心如惓惓惓 惓惓惓惓 惓惓惓惓

憂心如惓惓惓 惓惓惓惓 惓惓惓惓

憂心如惓惓惓 惓惓惓惓 惓惓惓惓

憂心如惓惓惓 惓惓惓惓 惓惓惓惓

憂心如惓惓惓 惓惓惓惓 惓惓惓惓

憂心如惓惓惓 惓惓惓惓 惓惓惓惓

憂心如惓惓惓 惓惓惓惓 惓惓惓惓

憂心如惓惓惓 惓惓惓惓 惓惓惓惓

憂心如惓惓惓 惓惓惓惓 惓惓惓惓

憂心如惓惓惓 惓惓惓惓 惓惓惓惓

憂心如惓惓惓 惓惓惓惓 惓惓惓惓

憂心如惓惓惓 惓惓惓惓 惓惓惓惓

憂心如惓惓惓 惓惓惓惓 惓惓惓惓

憂心如惓惓惓 惓惓惓惓 惓惓惓惓

憂心如惓惓惓 惓惓惓惓 惓惓惓惓

憂心如惓惓惓 惓惓惓惓 惓惓惓惓

憂心如惓惓惓 惓惓惓惓 惓惓惓惓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左傳疏及漢 日月告凶書

山冢峯崩舉本亦 胡惜莫懲惜亦 番維司徒

作繁諡書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嬖嬖嬖嬖

涵浴液沈字或殺核維旅釋文殺發彼有的釋文

云本亦威儀反反韓詩作屢舞優優屢本威儀必

必說文作側弁之俄說文側屢舞優優說文玉篇

魚藻豈樂飲酒豈本亦采菽本亦又何子之

白虎通旁沸檻泉說文作畢平平左右讀詩作天

子莢之爾雅注福祿之此詩作角弓驛驛角

弓驛驛如食宜宜本亦韓詩同雨雪濕濕漢書作

見現日消韓詩曰苑柳上帝甚踏韓詩外檀子

靖之作卑都人士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

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戶所望齊魯韓三家我

不見今釋文云第二章作不見後三章帶帶而厲

釋文帶帶帶云本亦采綠終朝采綠楚詞章言

作帶禮記注而作如采綠終朝采綠楚詞章言

報其弓報本亦薄言觀者韓詩觀風桑中心藏

之後人唐改蒸白華英共白雲韓詩作涉池北

流說文作流浸彼稻田浸字亦嘯歌傷懷釋文云

本亦念子操操亦作視我道適並作詩韓詩云

蠻止于丘阿本亦于並作韻藻序雖有牲

牢騷儀騷字又漸漸之石亦作序役久病於外

並一作役久病在外今石經與此同

大雅文王陳錫哉周說文又聿脩厥德漢書無

萬其駟苗本又作雷爾雅注

申夷戴路申一本猶其德音釋文猶作務云本無

然時援玉篇作以按但旅按本又同爾兄弟後漢

弟與爾臨衝韓詩臨作陸執訊連連說文又作攸

鹹安安作咸是類是禱說文或依或崇墉化化說文

作堯靈臺虞業維從說文虞賁鼓維鋪黃字亦

醫哉遂遂亦作下武甘有哲王哲又作詩應侯

順德家謂淮南子並昭茲來許繩其祖武後漢書

其祖父文王有聲遠求厥寧說文通築城伊滅

韓詩同匪棘其欲釋文棘作云亦作欲

巳不圻不副說文作不圻不副監實實實詩或作

誕實匍匐扶服說文扶服瓜屨嗔嗔說文作第

厥豐草韓詩弗恒之秬恒本又或春或掄韓詩

周禮注同釋之叟叟兩雅釋文作漸之登登烝

之浮浮爾雅注同取瓶以載釋文瓶作瓶其香

始升作馨一本行葦維葉泥泥張揖作建筵設席

楚詞章句嘉穀脾臑臑玉篇作有敦弓既句說文

毅酌以大斗字又既醉序告大平也今石經與

監本毛本永錫祚輝云本又作祚

覺驚序大平

過爾躬謂上天之載漢書載大明天難枕斯

說文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

之妹韓詩倪其會如林說文會時維鷹揚漢書維

涼彼武王詩作亮漢書同縣序本由大王也本

無由自土沮漆齊詩土古公宣父本亦陶復陶穴

說文玉篇來朝走馬玉篇作周原膺膺詩作爰

契我龜契本又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

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

本亦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

應門應門將將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

不隕厥問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

走後漢書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

棧棧薪之標之標之標之標之標之標之標之標之

早麓本亦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

同周禮注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

桑思齊本亦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

古之人無歌無歌無歌無歌無歌無歌無歌無歌

政憎其式靡靡靡靡靡靡靡靡靡靡靡靡靡靡靡

之君子今石經與此同公尸來止熏熏說文作

糧穀字或作糧陟則在噉釋文又作噉云乃觀于京

釋文乃既登乃依乃造其曹今石經乃于幽斯館

白虎通作取厲取銀本又作取止歲適歲漢書注

于御斯觀取厲取銀本又作取止歲適歲漢書注

又作卷阿飄風自南本亦作風似先公酋矣

爾雅注作詞弗祿爾康矣爾雅注弗有馮有翼

馮本又令聞令望問本亦巨勞憚不畏明說文

昏釋文作憚柔遠能適云本亦作柔以謹慎板文

昏作以謹總總字或板下巨卒瘞本又作瘞沈

不實於直釋文今石經無然洩洩說文也部作

離辭之憚矣釋文作憚及爾同寮釋文同寮

云字又巨之方殿屎說文作巨之多辟釋文敬天

之怒無敢戲謔後漢書敬作及爾游行釋文作美

時無背無側漢書作以無陪無卿漢書無也作

以既愆爾止漢書式號式呼作或號或呼本俾

畫作夜釋文俾作卑云在夏后之世漢書注世

作近在夏抑國賦靡哲不愚釋文哲作時國語

后之世抑國賦靡哲不愚釋文哲作時國語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石本樂下旁注 荒湛于酒 漢書 女雖淫樂從

克字後人所加 白圭之玷 說文 白圭 延作庭 質

萬人巨 爾雅 白圭之玷 說文 白圭 延作庭 質

萬民靡不承 乃一 尚不愧于屋漏 釋文 監本毛

不僭不賊 釋文 亦作僭 僭而角 毛本 角 溫 恭

人 釋文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莫本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莫本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莫本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莫本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莫本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莫本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莫本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莫本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莫本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莫本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莫本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莫本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莫本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莫本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莫本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莫本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莫本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莫本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莫本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莫本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莫本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莫本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莫本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莫本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莫本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莫本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莫本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莫本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莫本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莫本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莫本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莫本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莫本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莫本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莫本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莫本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莫本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莫本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莫本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莫本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莫本 亦作 告之語言 說文 誰風知而莫成

事 韓詩 以作爾庸 本亦以時其根 釋文 時作時

既入子謝 楚詞 句 採此萬邦 採本 亦 烝尸出

納王命 內亦 不異 疆圍 漢書 我儀圖之 釋文

義征夫捷 捷玉 篇作 四牡彭彭 說文 入鸞 鸞 鐃

旒 紜章 紜亦 鞞 鞞亦 鞞亦 鞞亦 鞞亦 鞞亦 鞞亦

之 父 亦 其 殺 維 何 釋文 鞞亦 鞞亦 鞞亦 鞞亦

韓侯 取妻 亦 諸 娣 從 之 白 虎 通 諸 鹿 麋

嘯 本 亦 有 豳 有 虎 作 豳 又 其 追 其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豳

禮記注作
土田附庸
周禮注
戎狄是膺
荆舒是懲
應荆是懲
泰山巖巖
釋文泰作大
遂荒大東
齊魯詩注並
保有鳧釋
字又作素
淮夷蠻貊
字又

商頌那序有正考甫者
釋文甫作父
姚詒浹浹
詩亦不爽惇
釋文又作惇
烈祖亦有和羹
詩亦不爽惇
釋文又作惇
來假來饗
今石經本
景員維何
本

作和羹亦
八鸞鶴鶴
釋文又作
來假來饗
今石經本
景員維何
本

作和羹亦
八鸞鶴鶴
釋文又作
來假來饗
今石經本
景員維何
本

作和羹亦
八鸞鶴鶴
釋文又作
來假來饗
今石經本
景員維何
本

作和羹亦
八鸞鶴鶴
釋文又作
來假來饗
今石經本
景員維何
本

作和羹亦
八鸞鶴鶴
釋文又作
來假來饗
今石經本
景員維何
本

作和羹亦
八鸞鶴鶴
釋文又作
來假來饗
今石經本
景員維何
本

作和羹亦
八鸞鶴鶴
釋文又作
來假來饗
今石經本
景員維何
本

作和羹亦
八鸞鶴鶴
釋文又作
來假來饗
今石經本
景員維何
本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十一

賜道士出身
詔授光祿大夫
刑部右侍郎加七級
王親讓
唐七十一

石刻十二經

周禮天官家宰第一
釋文作天官上云本或辨方
作家宰上非餘卷放六十職

正位辨亦
序官宮正
序官宮正
注則各於其職

前列人獸
亦作獸
傷醫
傷醫
傷醫

人獸亦作
獸傷醫
傷醫
傷醫

賦創本又
四曰羞服
之式
服或

象魏監本
毛本禮法
互見今石
經疏從一
作監本

扶日而斂
之於本或
眠滌濯
賦本又作
祀大神

示亦如之
示本又
舍玉作
舍木又
則家宰聽
之

有甘品
監本脫有
字今石經
與此同
厄人膳膏
腍說文
丙

襄牛夜鳴則廐
廣韻鳥噉色而沙鳴
釋文廐作廐
云本又作噉
馬黑脊而般臂
徐本臂
旬師代王受普
裁監本
石經與此同

天官家宰下
釋文作天官下云本
醫師有疔癩
者監本毛本脫有字
赤作天官家宰下

疾醫冬時有嗽
上氣疾
教本亦
酒正四日緹齊
作

醢人醢醢
醢木又
昌本虞翳
誤作虞茸
菹說

掌次設皇邸
皇邸即
司妻仲秋
各本皆
丙

幸禁其奇表
作邪則贊
贊瑞飾亦
如之疏通
種及

出入之事
釋文監本
本等作道
典婦功及
丙人女功
之

掌皇後之首服
爲副編次
玉篇副
緣衣作
緣衣

地官司徒序官
遂師各本
並行縣正
下諸師
鄉長里

里宰每里
下土二
人監林
衛胥十
有二人

大司徒之職
其植物宜
阜物
釋文阜
作阜
其

動物宜鱗物本其民黑而津一本其民哲而

瘠監本毛本其植物宜莖物監本毛本以教稼穡

樹藝毛本藝正日景非或作影不易之地家百晦

亦作古晦字釋文作獻云七曰膏禮監本毛本首謂作膏釋

三日聯兄弟一本聯小司徒以辨其貴賤老幼

癢疥監本毛本癢鄉師掌其戒令糾禁毛本戒

而厲萬民之難本亦古難字鄉大夫以退各憲

之於其所治之國大詢于衆庶監本毛本所治國以

治下無之字按疏述經云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

又云國大詢于衆庶而致于朝是當以所治國

國字屬下句石本所治之國大詢于衆庶則其

然以原本缺處計之遺五字疑原刻刊誤後知其

非庶去後人又據誤本補之也毛本黨正壹命

與此同而以所治之國為句亦毛本黨正壹命

齒于鄉里監本毛本一掌其戒禁毛本族師以

相葬埋本或閭胥凡春秋之祭祀殺政喪紀之

數作政殺比長有學奇裘作罪封人置

其綵作綵共其水監本毛本鼓人為鼓而辨

其聲用毛本辨舞師教皇舞文舞牛人共

其稿牛作稿充人展牲則告牲毛本牲

地官司徒下載師孟子注以家邑之田任稱地說

地作館充人皆無過十一各本並作十唯其濼林

之征濼釋文濼作泰字之變也遺人市有候館候

釋文與

春官宗伯序官天府徒廿人監本毛本大師眠聵

三百人府四人吏八胥十有二人徒百有廿人

各本州作二十今石經無府四人以下十六字按

疏亦云既職三百人無府吏胥徒三百此十六字

為後人所補不足據鑄師鑄作鑄師鑄作鑄

監本毛本並承其誤鑄師鑄作鑄師鑄作鑄

人監本毛本司巫府二人各本皆作一大宗伯

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本或作祇下神

亦然以佐王建保邦國佐本或以燿燎祀司中

司命本或又作禱以禽作六藝本或省牲錢省本

錢後省牲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兆文玉篇以

時將瓊果監本毛本雞人夜嘯日以昭百官

呼又作司尊彝其朝踐用兩獻尊獻本或

所酢也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酢作時下司凡

筵設莞席粉紉各本麻者右彫凡說文彫右濼凡

釋文與

春官宗伯下大司樂大誓各本皆作大誓附禮記

乃分樂而祀之今石經毛本皆作序

作大誓乃奏大族監本大族為角本大九聲之

舞釋文云九聲依字九音尸出入本毛本尸作

亦作王大食三肴釋文監本毛本並作樂師趨

尸釋文作齊本又作齊本詔求警暴舞說文師射夫

以弓矢舞監本毛本小胥曠其不敬者本或

特懸釋文特作楛大師令奏警曠禮記注及各

此刻警曠釋文播鼓祝歌填簫管弦歌監本並

磬師凡祭祀監本毛本凡說作鐘師夏釋文

作附夏釋文齊夏釋文笙師以教箎樂箎本毛本

樂禮記注作箎典庸師其屬而設筥虛毛本

廣釋文麻荀虞毛本大小掌三兆之灋釋文毛本

亦作掌三夢之灋釋文毛本夢則眠高作釋文

氏云本遂飲其煖契說文占夢本又占六夢

館有積說文無司救而歸于園土監本毛本

司市以質劑結信攷止訟各本考皆作于本

而市本又大刑朴罰各本朴市師胥師賈師而

從按各本皆作市師賈師而賈人邦國募釋

或作基云本廬人掌飲市帛布本或肆長掌

其戒禁監本誤泉府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本

國事釋文司門祭祀之牛牲繫焉釋文繫作繫

掌節說文以英蕩輔之今石經蕩作蕩釋文

人以與劓利說文以強子任說文強子任民釋文

監本毛本底其委積本又作底監及空施磨釋

事監本毛本委人監本毛本不越行說縣正趨其稼事

釋文毛本越里宰趨其耕耨毛本耕土均監

毛本皆不越草人凡糞種釋文糞作糞監糞柴用糞

釋文監本毛本糞種釋文糞作糞監糞柴用糞

以涉揚其芟作田糞今石經與此同誦誦本

亦不越山虞凡服祀監本毛本林衡掌巡林

麓之禁釋文麓角人以其財用監本財司稼

掌均萬民之食而賜其急而平其與本均以下監

行越春人其其盥盛之米本亦稿人各本均

釋文與

春官宗伯下大司樂大誓各本皆作大誓附禮記

乃分樂而祀之今石經毛本皆作序

作大誓乃奏大族監本大族為角本大九聲之

舞釋文云九聲依字九音尸出入本毛本尸作

亦作王大食三肴釋文監本毛本並作樂師趨

尸釋文作齊本又作齊本詔求警暴舞說文師射夫

以弓矢舞監本毛本小胥曠其不敬者本或

特懸釋文特作楛大師令奏警曠禮記注及各

此刻警曠釋文播鼓祝歌填簫管弦歌監本並

磬師凡祭祀監本毛本凡說作鐘師夏釋文

作附夏釋文齊夏釋文笙師以教箎樂箎本毛本

樂禮記注作箎典庸師其屬而設筥虛毛本

豎毛本毛本稍作錯釋以享右祭祀毛本誤

掌國事謀作詳小祝彌戎兵玉篇彌司巫祭

則其匪主則字無大史凡辨漢者攻焉

小史辨昭穆明或馮相氏辨其叙事

作序下以辨四時之辨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

釋文抄作柄中車錫樊纒十有再就

毛本並誤作錫翟車具而組織有握

鞶車組鞶釋文鞶作連犬禎

說文作鞶孤乘夏鞶說文作車僕僕師其莖車

誤作其司常通帛為灋

祀之禮祭本毛本則合禱祠

人凡以神士者下誤越行以猶神鬼子之居

示猶作猷

夏官司馬序官廿有五人為南

一人誤作一大僕監本毛本

徒二十八按石刻各經週二十三

之例國師良馬匹一人駕馬匹一人駕馬麗

一人各本皆無駕人良馬匹

君則殘之殺字後人所補釋文作制

豎本類其水榮洛各本原如此後人唐改水

其澤數曰望諸孟詵其民二男二女

文三其澤數曰大野漢書其浸盧維

豎釋文及今石其民二男二女各本皆

豎釋文及今石其澤數曰場紆漢書場

豎釋文及今石其澤數曰場紆漢書場

豎釋文及今石其澤數曰場紆漢書場

豎釋文及今石其澤數曰場紆漢書場

豎釋文及今石其澤數曰場紆漢書場

豎釋文及今石其澤數曰場紆漢書場

豎釋文及今石其澤數曰場紆漢書場

豎釋文及今石其澤數曰場紆漢書場

鼓釋文作將軍云鄉遂載物石刻原如此後

彌田如蒐之灋監本毛本蒐車徒皆行及表乃止

事毛本誤旗車卒間居此刻誤鼓皆職作帥

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作室又射人大夫執雁

夏官司馬下司士唯賜無常監本毛本唯作惟下

作六軍之事執披各本本皆作隸僕掌五寢之

纒九就瑤玉三采石本原如此後人唐改纒下增

玉璫象踰玉笄亦司弋盾祭祀投旅賁

父毛本誤作旅下司弋矢夾弓庚弓

甲之儀監本毛本甲誤作道右如齊駝之儀

鞍皆大駟駟駟駟駟駟駟駟駟駟駟駟駟駟駟

八尺以上為龍巴龍注以作職方氏東南曰揚

州誤作揚其浸五湖亦作浸下並同其浸滌淮

有之邦之有大師監本毛本

庶民掌毒蠱以攻除下禴之嘉草攻之

說字下衍除字又衍小嘉草下二字皆後人補字

之誤釋文單作羅氏夏日至兩夷之

烟氏焚牲鞠石本原如此後人唐改以其煙被之則

死凡水蟲無聲去死字各本亦無死字

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

一銜枚氏禁嗚呼嗚於國中者

諸侯之禮監本大行人立當前疾

可儀王燕則諸侯毛到本客從拜辱于朝

亦作從掌客掌四方賓客之勞禮餼飲食之

今石經毛本原如此後人唐改車乘有五鏡

今石經毛本原如此後人唐改車乘有五鏡

今石經毛本原如此後人唐改車乘有五鏡

今石經毛本原如此後人唐改車乘有五鏡

今石經毛本原如此後人唐改車乘有五鏡

今石經毛本原如此後人唐改車乘有五鏡

今石經毛本原如此後人唐改車乘有五鏡

之工二監本搆作補誤釋文與此同下補遺之工仿此甯飽韓委釋本或

畫續鐘篋五經文陶流釋文及今石經並作同

崇於軫四尺崇本亦作則於馬終古登池也地理文

人同輪人欲其眼也說文眼則是以行石也不輒於

與此同後說人失人仿此不輒於監本又作

不輒凡採牙外不廉而內不控說文作燥駁敵而

馳不墜釋文監本毛朝人軌前十尺監本軌誤

同五分其軫開誤作問龜城四旁蛇後畫輪之孽

鳥獸地 攻金之工誤不此行鬼氏兩乘謂之

統樂本又 甯人鍛不墜監本毛本銅誤作

人說文作卷而撻之監本毛本此同龜人謂之

鼓鼓釋文義作黃云本疏氏以沈水濕其絲釋文

無其 是謂水凍各本皆作水凍

冬官考工記下玉人天子執貫四寸說文作上公

用龍說文伯用將神人釋文矢人殺矢七

亦作 磬氏已下則摩其端作端矢人殺矢七

分釋文綴 參分其長而殺其一釋文同云本又作

殺前弱則勉各本皆作是故衣而撻之撻本又

欲生而撻釋文與此同旌人王篇廣韻

梓人為筍虞釋文筍作筍以智鳴者骨又作

大古冠布監本毛本太釋文齊則緇之齊本亦

適子冠於昨適本又毋追釋文

士昏禮辟不升釋文菹醢四豆監本毛本

此大羹湑在爨亦作被穎穎本勝布席子

奧釋文無者逆退釋文及今石乃撤于房中

婦說服于室御受今石經與此受葬敗

偕今石經作段偕釋文同又作偕監本北面拜奠

子席監本毛本一作席記始拔壹祭

命之曰監本毛本之下有辭夙夜毋違命監本

母堵授綬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監本

昏姻之數監本毛本未得濯漑于祭祀釋文

某得以為昏姻之故各本皆作某以得為外

士相見禮士相見之禮釋文亦作禮

贊釋文雜出今石請還孳于將命者監本

為臣者今石經與此同安而後傳言釋文

衆言言忠信慈祥忠信二字毋改釋文

前曳踵釋文

鄉飲酒禮尊兩壺于房戶間監本壺誤作尚左手

干木作骨賈馬作骨則於聲宜各本脫出古尋

絹寸為儀禮注廬人予夷三華監本毛本

匠人堂脩二七廣四脩一說文廟門容大扁

七說文作大 希廣五寸說文廣尺深尺謂之

則說文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釋文又作遂

亦作 弓入筵於則而休於氣則本又馬膠黑白

無作赤各本亦作赤 譬如終紵釋文毛本引如

終紵非弓之利也監本毛本也 角不勝幹幹不

勝筋謂之不參均監本今石經與此同筋三俸本

又作 漆三興說文求三興其大角有潤而疏監本

右周禮

儀禮士冠禮厥明夕為期于廟門之外監本

石刻雖土昏禮至于廟門公食大夫禮及廟門喪

服焉之築宮廟君諸其宗廟四字作廟餘皆作

廣餘皆作廟今石經悉改從廟各一 醴本或

醴焉本又作 醴以祭祭三作二啐醴建相本

今石經與此同莫塾見于君監本遂以塾見

於鄉大夫鄉先生今石經鄉大夫作鄉大 吾子將

泣之監本毛本本作 嘉薦宜時到見宗本記

齊之釋文或遂授瑟監本乃開歌魚麗本或

下執興與盥洗各本皆無字此後人補刻說文

有明人補字皆多 穆誤今分別正之辨卒受者以簪降各本辨

升立于序端監本毛本誤作席各本辨司正

面監本今石經與此同則使人授俎各本皆

服以拜賜今石經無 記薦脯五挺各本亦

勝肺監本進展釋文亦作 齋

卿射禮主人坐取爵于上簋毛本于賓席之前西

北面獻賓今石經作 東南面酢主人釋文

席前北面監本樂正告于賓混入上文疏小書

決遂各本皆作決 改取一 挾之監本今石

此同皆與士為耦以耦告于大夫曰監本

相揖退反位監本

此同 某御於子監本相揖退反位監本

字今石 一箱以委十則異之毛本司射先反位

監本及衆賓繼飲射毛本適左个中皆加之監本

毛本皆作亦 而后耦揖進毛本樂正東面命

大師命東面賓與大夫坐反奠于其所興監本

字今石 長受賓酬者不拜各本皆作長受

射自楹間毛本遂西取弓矢監本福槩橫

而拳之監本毛本奉作奉釋 大夫與士射袒齋

監本毛本蕭作種以朝旌獲誤作朝士鹿中朝旌

燕禮兩方壺監本誤作壺司宮筵之子戶西東上

此補字之誤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作攝

同賓右北面至再拜毛本右主人坐奠于篚本

于誤主人盥洗象觚升實之監本毛本誤作齊斤

實之大夫立卒爵西階上坐奠爵拜賓降筵毛本

作拜賓賓降筵小臣又請饗爵者二大夫大夫賡

爵如初監本毛本不盥大夫大夫皆升就席毛本

脫升字今石采蔡監本大師告于樂正曰監本毛

與此同主人拜送饗禮今石經與此同皆於阼

階上監本毛本闔人為燭於門外詩賦亦有火燭

以賜鍾人於門內雷與此同後凡鐘字仿此

記其牲狗也節今石經有之

大射儀釋文及今石經毛本並兩方壺監本誤作

壺兩壺獻與此同監本脫儀字大史在于侯之東北

酒並仿此幕用錫若縮到作大史在于侯之東北

監本毛本誤作大夫釋大史在于侯之東北

文及今石經並作大夫反命反命之命此字疑

誤主人卒洗賓揖升字今石經與此同有乃以酢主

人于西階上釋文升觚遂于賓解此補字之誤

受爵于筵前漢石經殘寶奠于薦束各皆作遂

所補賡爵者退反位各本作賡爵者皆寶升成

疑誤此補字之誤主人洗觚升實散監本毛本設

敗此補字之誤主人洗觚升實散監本毛本設

子賓左作僕人正徒相大師監本毛本大作

作大下大史侯于所設小樂工從之各皆作小

中之西大史許諾並同小樂工從之樂正此補字

誤主人洗升賓爵此補字之誤南面坐取饗本

皆作美譏此南面反奠于其所取饗南面反奠

其所補字遂告于大夫與大夫各本于作曰

謀脫六字侯亦補字之誤與司馬正交于階前監

誤侯此作侯亦補字之誤與司馬正交于階前監

交與上射降三等監本毛本誤作二上射於左

於誤作與此同司馬師坐乘之卒脫卒字今石

經與此同則降即位而後告毛本后司射東面于大夫

此同則降即位而後告毛本后司射東面于大夫

之西比耦監本毛本誤作北既拾取矢耦之監本

下耦復同相揖退揖弓矢于次還字今石經與此

同司射作射如初監本毛本誤作此同取公之決拾

于東站上毛本于北一箭各本皆不重一射

正坐奠箭于物南毛本于作於下小射正以箭

面視算釋文作視北面告于公告字司射遂

祖執弓監本毛本無遂字退侯于序端毛本侯

人師洗升實饗以授監本毛本與誤作小臣正正

記凡侯于東箱此補字之誤

喪服經傳第十一石本原如此後人唐改去經傳

傳第十一斬衰裳或字又作左本在下毛本誤朝

一哭少哭而已各本皆作一夕飯素食飯今本多

妾為君誤作謂君終其身慈母各本慈母並作如

出妻之子為母期本補刻誤脫持重於大宗者

嫡孫婦亦如各本皆作亦如持重於大宗者毛本

持重於大宗者毛本持重於大宗者毛本

也監本毛本此作二則服齊衰三月也監本毛本

未緝各本未皆作文此補字之誤皆為無服之殤首字今石經

與此以日易月之殤而無服各本而土重也傷

子適人者各本皆作女子是嫁亦可謂之母乎

嫂亦小功布衰裳壯麻經即葛五月者監本毛

字疏逆經及弟長也弟本亦曾孫之姑各本皆作

今石經並有弟長也作姪曾孫之姑各本皆作

字誤脫經毛本並與此同何以總報之也監本

字毛本經下無也記朋友皆在他邦租免作統

士喪禮死于道室于作於受用篋釋文作篋云

石經作篋監本入坐于牀東毛本誤即位于西階

毛本亦作篋監本入坐于牀東毛本誤即位于西階

下東面監本入坐于牀東毛本誤即位于西階

如石經與此同為筮于西墻下玉篇登

兩杆監本杖笠嬰儀禮儀誤引公謂蠱繡東馬

兩公羊傳注則悟受之釋文掃從柩東當前東

外內皆場監本則悟受之釋文掃從柩東當前東

女吹服一節今主人啼誤引喪親膚監本

作裏今石不說經帶監本說誤作設今石聚諸交

本又作交監本卜曰吉今石升降自西階監本

毛本亦作交監本卜曰吉今石升降自西階監本

無降字今石于竿各本于戴筮監本作義

經與此同于竿各本于戴筮監本作義

管筮三釋文亦張可也監本毛本誤作可張失

一乘誤引釋文上

士虞禮篋中在其東布今石經與此同祝饗

祝命佐食監本祝命佐食監本

周禮注尸以醋主人醋亦記祝佐食降復位

字今石經有香合本又饗監本毛本皆如初

掩練帛廣終幅毛本廣皆織綉釋文及周禮

石經稻米一豆實於篋毛本於櫛於篋監本毛本

釋文今石經習用組周禮注設決麗于擊監本毛本

與此今石經與此同下乃連參分庭一監本毛本

大鬲又作四鬲去蹄周禮注四鬲祭服不到監本

倒今石經釋文並與中待于阼階下作待於毛本

此同下君隨不到同中待于阼階下作待於毛本

石經亦作於中庭入中庭毛本中

此本皆作文夫祝反降毛本君釋采釋文

中庭坐坐撫各本上坐字皆作貳車畢乘本毛

二燭先人誤作獨卒札釋于鼎鼎毛本卒

於作于右還北面誤作左執封以示命筮者各

封皆作卦卜人先奠龜于西墊上誤作整今石

此同楚焯置于醢各本皆作燂哀子某來日某

宅今石經有之還即席毛本誤卜宅如初儀監

既夕禮監本毛本無禮字釋夷牀饌于階間疏述

今石經並同釋文夷夷作儀眾主人東即位監

並脫主字今御者執策立于馬後釋文策主人入

祖此本廟皆作但舊三釋文舊三釋文舊三釋文

與此立于門外東方監本毛本誤作東立于房中

南面毛本誤作東立于房中立于房中立于房中

設于豆南字今石經與此同出立于房西南面

醉今石經有之換于醢釋文及今石經與此同

主婦洗爵于房酌毛本誤酌毛本誤酌毛本誤

醉作卒復位毛本誤賓佐執爵各本法皆作洗獻

眾兄弟監本毛本誤與此同尸祭酒脫尸字今石

有賓立卒饌監本毛本誤與此同眾賓長自左受

旅字今石經有之舉饌者祭卒解拜長皆拜本

字今石經有之各酌于其尊監本毛本誤與此同

人出立于房外西面監本毛本誤作同記東西

當東榮作營糲裏監本毛本誤與此同尊兩壺于房中西

壺下今石經與此同所辭庭辭作辭今

少牢饋食禮朝服筮尸監本毛本誤與此同如筮日

之禮監本毛本誤作同命日孝孫某來日丁亥用

薦歲專于皇祖伯某監本毛本誤作同肩膊膊

皆設扇席監本毛本誤作同主婦被錫錫

注並作衣袂移與此同監本毛本亦作修下同

執奠宜屬臨... 迎尸于廟門之外... 石經有之... 祭監本...

有司此或作有司... 授七枋... 執組以降... 取艱與服脩... 立子主人席北... 撲脩監本...

其帝太皞... 子作始... 路窩內... 本毛本... 率公卿諸侯... 夏孟秋孟... 還乃賞公卿... 並同義者... 吉凶各本... 南作命大... 雁並諸... 田卿諸侯... 字不可從... 風草本... 有恐時... 唐七十一

疏述執爵以興... 升獻私人于階... 備拜受三獻... 人拜受尸... 主人受爵... 兄弟交錯其酬... 此同衆賓出...

右儀禮

禮記御制定禮... 風暴雨愆... 月律中夾鐘... 加鳥安萌... 肆掠淮南... 天字命人社... 乃作天子... 之日以太... 至之日昌... 氏祠作祀... 農事上... 告舟備具... 淮南有焉... 淮南作發... 釋文並同... 職置罍... 獸之藥... 九門礮... 雨早降...

字者木不成斷各本皆問喪於夫子乎問或焉得
 而非哭傳注本毛弗勿穀梁懸子瑣曰釋文瑣
 依字作瑣毛有無惡乎齊各本無飲首足形毛本
 首誤作頭本次哉叔氏本又作次監欲人之不得見也
 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歲壹漆之監本毛本蓋作
 不作弗容本亦作弗歲壹漆之監本毛本蓋作
 同爵弁經紵衣緇又作純哭於大廟三呂作太
 檀弓下不越疆而弔人疆又作蟪固不說
 齊衰而入見說本又作袒免哭踊夫人門右北面
 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去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
 北面二字各本亦無之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
 中釋文作儼然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本或無已
 怒本又先王之所以難言也石本原如此後人磨
 所難言也謂為備者不仁毛本誤退人若將墜諸洪
 言也謂為備者不仁毛本誤退人若將墜諸洪
 監本毛本並作嗷嗷母必多曠於禮矣夫
 本亦有無舞斯愠愠斯威釋文無上句云本或於
 夫字者無舞斯愠愠斯威釋文無上句云本或於
 皆衍文注陳大宰語作其子成請蓋於
 君毛本成有庶子六人毛本啜菽飲水釋文
 菽或作柳莊漢書作若疾革本又公肩假公肩假
 毋以嘗巧者母誤作母射之斃一人斃亦作
 又及謂之本或作又及一人又為榆沈沈本亦作
 饋焉釋文作饋焉起車不載囊釋文作使

子貢問之監本毛本子路家語及無苛政亦本
 荷哀公執事見之釋文墟虛之間齊大饑亦本
 忠信誠懇之心以澍之釋文齊大饑亦本
 放為食於路廣韻作齊大饑亦本
 殺子嬰河公公墨然失席釋文美哉矣焉亦本
 仲尼之畜狗死守狗使子貢埋之亦本扶服
 救之扶服又執女子之手卷本又行并植於
 晉國不沒其身直於晉國不免其身文子其中退
 然釋文作退然如不出諸其口監本毛本成人本
 或作不亦可乎作善
 王制大國之君不過九命石本原如此後人磨
 亦無遇之塗釋文亦弗故生也亦本
 石經與類乎上帝釋文賜圭瓊圭瓊又造乎禱
 釋文乎以訊誠告諸侯不掩羣釋文
 掩草木零落零落不麇作用地小大監本
 無九年之蓄釋文喪不貳事今本誤作祭天
 地之牛角爾粟爾字又庶羞不踰牲毛本
 而不征本作寒燥燥濕監本毛本雕題交趾
 彫嗜欲不同釋文司徒脩六禮毛本齊八政

以防淫防本又王太子毛本西方曰棘又作
 執技本或作厥股本又紀與泉其之記
 作泥亂名歐作時日下本天子齊
 戒受諫齊本亦有虞氏皇而祭釋文皇綸衣
 而養老毛本痲疾監本毛本將從於諸侯毛本
 使老而無妻者謂之矜本又輕任并併斑白者
 不提挈監本毛本脫者字毛本亦作挈方伯為朝
 子毛本朝入政毛本亦作朝
 曾子問祝聲三告曰某之子某毛本脫從大祝而
 告于爾本又其處也先重而後輕毛本處徹饌而
 埽監本誤士則朋友釋文無字云女氏許
 諾而弗敢嫁監本毛本不非一不藏諸祖廟監本
 葬誤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本
 本亦作齊下諸侯之祭社稷豆既陳毛本
 自斃比至于殯毛本于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
 可乎監本毛本並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
 之何也攝主不厭祭本或作其辭於賓曰
 字非也攝主不厭祭本或作其辭於賓曰
 詞下何以祭乎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作不
 同何以祭乎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作不
 本或作祭祭不舉監本毛本舉下有肺吾聞
 老聃云毛本諸召公謂之曰邵本又作

文王世子武王不說冠帶而養釋文又作云
 文王一飯亦一飯釋文一作壹夢帝與我九齡
 作云不能流釋文一作壹夢帝與我九齡
 樂釋文莫于其先師毛本子於下釋文乃退
 儀于東序儀本亦樂所以脩內也監本毛本立
 大傳監本毛本大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毛本
 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弟又皆下以次主人
 次誤讀文守貴宮釋文無下貴宮至子
 作依諸父守貴宮或作守貴宮貴室至子
 贈賻贈舍本又所以體百姓也異姓非遂設三老
 五更羣老之席位焉蔡邕更反登歌滿廟注升
 禮運發疾者毛本瘳在執者去執本亦
 焉家語作夏則居檜巢釋文作檜巢以為
 臺榭宮室廟本亦作謝毛修其視假本或
 與其先祖監本毛本與作謝毛修其視假本或
 冢本又豆銅義本又作銅孔子曰嗚呼釋文
 乎刑肅而俗飲本或以降命作禮之序也
 毛本禮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人所謂非君
 也人講信脩睦毛本脩睦修睦並仿此善惡
 在其心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播五行於四時文

亦播於五行四時云本以四時為柄本又作柄毛

故事有守也監本毛本有並作故鳥不猛而周禮

往故獸不城周禮注作賦家不越塗繪作暗

祖廟山川五祀課作宗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監本

無水旱昆蟲之災釋文民無凶饑妖孽之疾作妖

禮器措則正釋文措作錯云本泉不匡懼釋文匡

幸追來孝毛本追諸侯膳以饋德本亦琥璜爵本

天子龍衮釋文作卷云士纁纁纁纁纁纁天子之

衣整冠以朝釋文君以爲隘矣監本又座蚤

弗止也釋文弗作不尊於瘋釋文瘋有放而不致

也致本或詔俯武方有本或不然則已感本又必

先有事於頰宮須本或必先有事於惡池作惡齊

人將有事於泰山泰本或必先有事於配林作林

文畫慎之至也釋文慎作慎反本脩古監本毛本

釋文在卷云少者奉饗奉本或作柔色以温之本

又作温又作温廣黃字又免蔓字景灑掃堂堂本

又作孺子蚤寢晏起釋文孺日入而夕慈以言甘

毛本誤長者泰席請何耻釋文作止云不敢唾洩

釋文作洩云和衣請澣本又作耻旋裂旋裂本又

列不其濡浴作濡雖不嗜釋文監本姑與之

釋文與姑縱之體本又芭蘭本又藏以待乏本

毛本誤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周禮

並作醴醴粉醴又作蝸醴而苾食維美亦字又

濡雞醴醬實麥醴一本本作醴夏宜踞躄本又

腥醴支腐肺釋文醴作醴本又樹本又樹本毛

釋文今石經粗監本毛本作樹釋文成者老不

並與此同粗監本毛本作樹釋文成者老不

徒食毛本誤膏用非也今石經毛本並作雞

羹雞羹木又作羹羹雞羹雞羹雞羹雞羹雞羹

屍相梨曰攢之攢本又烏曠色而沙鷓釋文鷓

馬黑脊而般臂作臂本又鹿胃作胃又雞雞

而棄孰之設葉字又禦帝於郊而風雨寒暑時

經及監本毛本風雨下皆大廟之內監本毛本

郊特牲大路五就誤作路三獻燭本又潛用鬱

禮本或孔子屢歎之釋文屢作屢升自階釋文

升自階釋文設錫毛本錫三日齊本又朝市之於

西方朝於西方君南鄉於北嚮釋文亦作嚮

北嚮本嚮作嚮毛取財於地誤作財唯立其

卒伍各本唯嚮作而此汜埤反道本亦

以象天釋文衣作卷戴冕璅十有二旒釋文

作饗農及郵表啜禽獸釋文亦作九迎鶩釋文

不可嗜也釋文監本毛覺冕路車路本亦

幾之美釋文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醴

可也做本亦取於異姓作娶執擊以相見釋文

費云本厥明婦望饋監本無婦擊合也釋文

水泚齊釋文泚作泚同

內則左佩紛斂刀礪小緇本或作紛礪右佩玦捍

管造徐作偏本又如事父母釋文無事字云一右

佩篋管線繩施紫裝線本又作紫裝又作紫裝

釋文作紫裝云本問衣煥裝本又疾痛苛瘳

三濡炙之舉燥釋文作燥男女不同梳柳梳

地云本不敢縣於夫子之樞樞釋文年未滿五

十釋文無滿字云本咳而名之釋文咳作咳子

三月之末釋文無子生二字云一士之妻自養其

子以盤刻原如此後各本下皆有而字

書計毛本誤衣不帛襦袴釋文請肄簡諒釋文

又作肆

至藻天子玉藻戴禮注同則闔門左扉釋文無

一本作屏五俎四簋釋文作四簋沐而噴梁本

沐誤乃屨進欽履本又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

而油本亦作由王肅本作二爵而言言也

辟而后屨釋文無后屨冠而敝之本亦細布

冠績綬本親沒不髦釋文深衣三袂本或無縫

釋文脈作脈齊如流齊本又蹈蹈如也釋文蹈踏本或作

立容辨卑母詔監本毛本

明堂位天子負斧依作本又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或

路儀殷路也各本皆無綴

大琴大瑟琴徐本中琴小瑟誤作七垂之和鐘文

喪服小記齊衰惡筭以終喪齊又婦人稱姓石本

大傳諸侯及其大祖監本毛本無不瞻者瞻本又

又作絕族無移服移本或

少儀君將適他釋文作也云排闥說屨於戶內者

則不肅拜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

其未有燭而有後至者監本石本而下則以

牛左肩臂膊折九个臂本亦作碎監本毛本个

學記教學為先毛本誤蛾子時術之或本或宵雅

道友道而信其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監本

殺之音作史記樂毅

忘本史記酒感條暢之氣史記樂毅

以成其教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

乎人情矣史記禮樂價天地之情史記禮

地將為昭焉史記昭天地訶合史記訶

聲以濫史記作及優侏儒毛本

而不同齊音放辟奮志釋文放作傲云字又作教

者或源也釋文源作原

樂記及于戚羽毛石本原如此後人磨

廣韻八部壹作一口感物而動磨吹物上增於字

淫泆作亂之事釋文泆老勿孤獨史記合情節

者其禮具辨並作辨于戚之舞史記賦歌而祀史

氣上齊史記齊陰陽相摩作磨天地相蕩本或

故聖人曰禮樂云史記作禮

鑿是以祭祀弗用也史記弗所以獻酬酌酢也史記

志作石聲磬以磬聲並同磬以立辨別下辨以

同則思將帥之臣帥本又作率非聽其鏗鏘而已

也監本毛本鑿作鏘毛本也誤作矣咏歎之史記

永大公之志也毛本大天子夾振之而駟伐家語

可以崇二字屬下讀云以崇其天子

焉來來振之而四伐史記亦作四盛威於中國

也史記作武王克殷反商之政而封黃帝之

後於薊廣韻使之行商客而復其位家語作使人

其位車甲鉅而藏之府庫鉅字又作包之以虎

皮史記包名之曰建囊家語作命而虎賁之士說

劍也史記說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史記致

治躬則莊敬史記治躬則莊敬舉而錯之天下

無難矣錯本亦故禮主其減史記減作謙先王恥

其亂史記作使其警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

不息史記足樂作足以論習其俯仰史記作故

樂者天地之命史記作皆得其儕焉史記作子贛

見師乙而問焉史記作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史記

而讓者商之遺聲也史記無商人識之史記識

乎商之音者下齊之音同下如墜監本毛本作

侷中矩史記侷累疊乎端如貫珠累本又作累史

視之監本毛本視作祝

喪大記廢牀牀本或捲衣投于前釋文捲作卷云

亦作主人啼釋文作論云主人馮之踊馮本或說

髮說本男女女尸夷于堂夷本或作僕男子出

寢門見人不哭史記本毛本本作馮戶于堂馮戶

者斷而弃之於隱者釋文弃作棄君設大盤造

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亦作古奕字君設大盤造

禮注亦作樂周浴用絺毛本甸人為塗于西

牆下玉為塗拒用巾如它日監本毛本甸人取所

徹廟之西北扉薪用費之費子大夫公子食粥

監本毛本公子下有象既葬柱監本毛本柱作

士二字今石經與此同既葬柱監本毛本柱作

主人先候于門外各本候皆作侯土疾壹問之本

問之禮注至于上儀禮注至于置釋置于西序監

毛本置塗不暨于棺禮禮釋文云御棺用羽葆本

祭法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祭法祭宗說文作

此五代之祭不變也各本俱作所不變也設廟祀

壇壇而祭之廟本亦大夫立三廟二壇毛本壇王

為羣姓立七祀監本毛本說作七能掉大患則祀

如貫雜記如於道毛本於緇布裳帷釋文無布字云

唯轉為說於廟門外說本亦同既薦馬薦馬者哭

踊釋文薦毛本總冠纁纁釋文紗誤則自附於練祥

折入毛本問纁稱為一作稱率帶本亦實見問而後

八皆居反問各本皆無反字此舍者執舍本又

作哈文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釋文無某字

字者非介立于其左監本毛本其作門子馮之

踊釋文或雜記下告者反而后哭監本毛本廬

聖室之中聖字亦視君之母與妻監本毛本與下

經並與此同歸于賓館監本毛本子不見饗

乎各本皆作大饗乎後人補刻說大字三年之喪

祥而從政誤作三功哀廣云有大字者誤不菲

釋文作菲廿御之母死池柳釋文與此同作匠

人執羽葆御柩周禮注作匠管仲鏹簋而朱紘

釋文雙豚豎不揜豆釋文揜作豎哀公使孺悲之

孔子學士喪禮釋文云亦作孺一張一弛儀禮釋文

宦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監本毛本宦作官宗人

殖百穀積漢書引作烈山氏禹能脩絲之功監本

脩作修下顛頊能脩之本或作顛頊去民之舊作

災山林川谷丘陵釋文云此古丘字

祭義春雨霽既濡釋文亦作濡思其所嗜釋文周

還出戶還亦致怒則著監本毛本怒作怒釋言

夫日本或作言夫何恍惚之有乎釋文又如弗勝

亦不亦退立而不如受命教也釋文又錯諸天下

釋文錯骨肉斃于下斃本亦以為醴酪齊盛齊又

蓋夫人纁釋文以此為旒參字舉而錯之無難矣

釋文錯作錯泄官不敬釋文泄作泄及於親本

云本又作錯泄官不敬釋文泄作泄及於親本

身於亨孰羶羶監本孰作孰之而橫子四海

亦作嘉而弗忘監本與此同溥之而橫子四海

匱不而弟達乎獲矣釋文乎作獲軍旅什

伍毛本作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釋文又天子巡守

祭統以其齊盛齊本亦作齊如將復入然弗又然

同君執鷩刀蓋齊釋文亦作齊獻之屬莫重於祿

一本無之見其脩於廟中也一本脩非上積重而

下有東綬之已也釋文綬作綬明尊卑之等也

釋文等作差夫人受尸執足監本春祭日初

字驗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毛本此本奔走無射本又

與舊嗜欲釋文監本毛知而弗傳釋文作不傳

經解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坊本又作則長幼之

序失而爭門之獄繁矣亂繁作善若蒙釐本亦無

哀公問然後治其雕鏤雕鏤亦作脩其宗廟脩作修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毛本言

得當欲誤作德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毛本言

愛不親弗敬不正釋文弗敬作不敬云不如此國

家順矣監本毛本此下衍則字不能有其身不

能有其身家語二句並作寡人蠢愚冥煩子志之

心也家語作寡人且愚

仲尼燕居女三人者女本又作所以仁昭穆也穆

亦加於身而錯於前錯本又作官失其體誤作其體

和鸞中采齊作齊則有奧阼奧字又昭然若發矇

矣本亦無

孔子問居說弟君子弟本又作豈傾耳而聽之釋

頃作政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於字今石經

與此日月無私照釋文作照至于湯齊亦作

欲將至釋文監本毛當高惟獄釋文毛本惟作

惟周之翰惟作爲四方于宣毛本誤必先

宗廟監本毛本所以序昭穆也穆本又所

以逮賤也釋文逮作選布在方策釋文作好

學近乎知注兩引亦並作見乎善作

不無物後人補刻脫誠字可宣言而盡也監本

壹作其爲物不貳斯昭昭之多昭本亦及其

廣厚監本毛本載華嶽而不重亦作鼉鼉蛟龍

魚鼈生焉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作鼉鼉蛟龍

詩曰唯天之命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禮

儀三百漢書及後漢書待其人然後行監本毛

知車同軌書同文文選注三引並有考諸三王而

不謬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譬如天地之無不特

載釋文監本毛本爲能聰明監本毛本與此

其令問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弛其文德馳皇大

王之德也王之德也

坊記宣斯驕又作驕下同子云貧而好樂毛本

日民猶得同姓以事其君補刻之誤釋文作

已斯山毛本故君子信讓以泣百姓釋文

告爾君子內女乃順之子外並作於大誓曰亦作

泰民猶有薄於孝而厚於慈監本毛本無有字

民不淫也監本毛本脫民字饋獻不及車馬

不盡利以遺巨毛本巨猶淫佚而亂於族釋文

中庸小人之中庸也王肅本作小人中庸其至矣

乎爲德其至矣乎之驅而納諸罪罟之中或作

助拳拳服膺文選注兩引並而弗失之矣文選

吾弗爲之矣漢書注兩引素隱行怪漢書三篇志素並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本又人猶有所憾作憾

辰天萬字又譬如行遠釋文監本毛本樂爾妻祭

作學視之而弗見誤作視齊明盛服齊本亦脩其

改唯作惟各本亦作惟後唯高山仰止本或作

焉日有孳孳釋文並放云一本斃而後已斃本

獎詩云溫溫恭人監本毛本誤作詩曰疏述詩云

惟鶴在梁監本毛本惟誤作維疏述彼記之子記

又作已監本毛本惟誤作維疏述彼記之子記

君子凱本亦作弟下同豈樂而無荒石本原如此

亦作勇恥費輕實課作強靖恭兩位釋文恭亦

則謂也謂本亦中心滅之石本原如此後人磨

戴事君慎始而敬終毛本誤得志則慎慮而從之

慎本亦作亂是用餞谷本信誓旦旦作矢

袞禮樂齊盛袞本亦作全

緇衣則民有遜心遜亦作長巨者衣服不貳本或

裳黃黃橫本其儀不忒本或有國者章義禮

子善釋文及今石經並與此同靖其爾位釋文

下民卒瘞釋文卒瘞本亦匪其止其本亦

敬明乃罰毛本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玉篇

道身必安之毛本允命曰允本亦不可以道釋文

與此是以生則不可奪志釋文作是以故云人苟或
言之人字何可磨也釋文磨作摩昔在上帝本昔在

既除喪而后聞喪監本毛本故鄰里為之糜粥亦

問喪水漿不入口三日發本亦以鬼饗之監本毛本饗作享稽顙

地無容毛本服問罪多而刑五非本或作鼻不說經帶釋文說芻蕘不納

問傳居倚廬毛本誤作此釋文三年間踴躍焉躡本又踟躕焉釋文踟作踟小者

至於燕雀雀本又若駟之過隙作卻加隆焉馬也

深衣裕之高下裕本亦投壺間以二矢半無以二一馬從二馬釋文

有一馬從二馬五字誤遂以奇算告一本此句

五字誤射請行觴字或壺去席二矢半誤作二尺

毋幟釋文壺鼓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鄉飲酒義所以致絮也一本本作致斯君子之所以

免於人禍也監本毛本祭薦作薦秋之為言愁也

射義士以采繁為節監本毛本繁賁軍之將詩傳

不入其餘皆入得入者非也又使公罔之裘

不施本又作耄期本又作嫗旄期稱道不亂者

求反諸己而已矣監本毛本燕義莫敢適之義也適本又皆降再拜稽首徐本

聘義北面拜貺釋文作况云致饗餼釋文饗作雍

饗食燕釋文饗作享所以愧厲之也釋文愧作媿

壹食再饗釋文壹作一勇敢強有力者而不用之

於禮義戰勝石本原如此後人唐改敢問君子貴

喪服四制門外之治義斷恩公羊傳注不言而事

行者扶而起一本作扶而後齊哀之喪齊本又三

儒行粥粥若無能也徐本作戴仁而行釋文戴作

尚寬監本毛本靜而正之徐本靜盡而翹之嚴本又慎靜

有不隕穫於貧賤釋文獲作獲不閉有司本亦

大學先脩其身監本毛本修其身本又瞻彼淇澳本又

可謂乎道或詩云周雖舊邦監本毛本詩曰維

民所止監本毛本聽訟吾猶人也今石經與此同必

也使無訟乎釋文無人之其所親愛而譽焉釋文

君子有絮矩之道也釋文矩作矩若有一介臣釋文

有聚斂之臣欲聚斂冠義莫擊於君本亦

昏義毛本昏禮者釋文無禮字云君承命以迎

於射鄉監本毛本射今石經與此同婦執筭粟段脩以見

策本又作冊諸所記注字或作註監本非聖人孰能

所講辟本亦專脩上明之傳以釋經下本亦

譜第講本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脫周字

危行言孫本亦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脫周字

之舊各本周上皆有說

春秋集解石本皆作春秋經傳集解公第一

傳元年故不書爵放字非公命也監本

君初鄭武公娶於申釋文於嚴邑也嚴本他邑

唯命監本毛本他作他多行不義必自斃本又

不言出言奔各本教下有也字出無言具告之

取虞延毛本取

傳二年費序父勝之監本毛本序誤作序釋

經三年日有食之食本或傳不赴于諸侯監本

于作於下子藏于姑毛本潤溪沼泚之毛釋文泚

亦作於今石經與此同武氏來求聘毛本

作泚蕞繁蘊藻之榮監本毛本

則羣臣願奉馮也馮本亦是弄先君之舉也亦皆

作廢此字後使公子馮出居于鄆監本于作於今

人所補疑誤其姊戴婚監本毛本並與

同百祿是荷釋文作何其姊戴婚婚誤作姊弗

納於邪毛本放降而不憾憾而能眇者解矣或作

經四年戊申毛本誤作庚戌衛州吁弑其君完本

又作翬師師史記傳公及宋公遇于清監本

經與此同而請蒞於衛監本毛本

羊肩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宰石碣使宰孺

傳五年公將如棠觀魚者本亦作鳥獸之內本

傳伯稱侯不從本誤作蔡陳桓公本亦

亦補字敗燕師于北制毛本誤北散邑為道本亦

傳六年不可鄉邇本又莒夷濫崇說文莒作

傳七年告終稱嗣也監本毛本並脫如忘或作

服虔作說文

說文

說文

說文

說文

說文

說文

說文

說文

說文

說文

說文

說文

說文

說文

說文

說文

說文

說文

說文

說文

說文

說文

說文

說文

說文

說文

經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監本毛本誤作天傳

仗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詩箋作仗勇而先

者見獲後必務進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去後字

之無又復旁注後字音非原本各本

經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石本原如此後人磨

林作戴按漢書注亦作戴

傳十一年王則度之兩雅注則願以滕君為請監

滕君謂許不其本亦而請弑之釋文遂與尹

氏歸而立其主監本毛本尹誤作館于焉石本原

人磨改焉下增氏羽父使賦弑公子為氏監本毛

殺本亦有之

桓公經元年公即位周禮注云古文春秋傳脩

好子鄭毛本脩

傳二年大略越席論語注路作路案食不鑿玉篇錫鬻和

鈴毛本錫以臨照百官監本毛本鑿與此同遷九

鼎于維後漢書注于作於錫本義士猶或非之

後漢書注以條之役生大子漢書大命之曰仇

酒有薄德漢書命作名下其弟以千畝之戰生漢書祿

名之曰成師漢書義其替乎漢書祿夫名

以制義義以出禮漢書義兄其替乎漢書祿晉始亂

政桓叔于曲沃谷本改作故下有封而下無覲覲

水

羅與盧戎兩軍之釋文作盧戎莫敷蓋于荒谷

荒本或作荒監本毛本于作於

經十有七年五月丙午監本毛本五月上有傳

以辰日監本毛本弑昭公而立公子壘皆作壘

莊公經三年紀季以郕入于齊郕本又

傳四年除道梁說文除道

經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監本毛本春

經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各本誤傳期戊期

亦作生公孫無知漢書作公皆作殺傳期戊期

墜于車監本毛本墜豕人立而啼篇並作

傳九年辟于下道作避亦及堂阜而稅之稅本又

傳十一年得僖曰克僖本或京師敗本或者非

其典也恃焉恃勃公子御說之辭也御本或

傳十二年宋萬弑閔公子蒙澤漢書作蒙南宮

萬齊陳南宮萬萬南宮萬南宮萬南宮

傳十四年其氣災以取之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

人無毀焉漢書毀生堵杜杜杜

傳十六年宋故也本或作

傳十七年饗齊成本或作

經十八年各本皆作十有八秋有盛本又傳以

叛圍而殺之叛本或遷權於那處作則

傳十九年鬻拳弗納漢書鬻拳作後生子贛釋文石經與此同

傳廿二年春齊命于頭按當作二十一王巡筭守本或作狩

經廿有二年監本毛本本傳誤作傳鳳皇于飛此同陳人殺其公子御冠

傳鳳皇于飛毛本皇和鳴鏘鏘並于正朔並于作並

經廿有三年丹桓宮楹說文官傳王有巡守本

經廿有四年刻桓宮楹說文作刻傳御孫諫曰御本亦

經廿有七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本

傳以其立子頊也今石經與此同

傳廿八年及大子申生監本毛本大戎孤姬生重耳毛本重

傳廿九年凡師有鐘鼓曰伐毛本鐘謀山戎也石本

此後人磨改謀下增後字各本皆無之

經卅有一年齊侯來獻戎捷說文作傳監其德也監本

閉公漢書閉傳元年莫安訖毒莫本又天所啓矣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

傳二年號公敗犬戎于涓涓涓涓及狄人戰于葵

澤監本毛本榮作榮初惠公即位也少各本公

申生毛本侯從曰撫國各本皆作撫故君之遺廟適本又

不獲而虜漢書不雖盡敵按石刻敵上旁注衛文

公大布之衣布或作衣大

傳公經元年齊師宋師齊師次于臺北監本毛本

獲莒挈石經並與此同傳二年懼而不能強諫桓桓

傳三年公子友如齊泣盟此補字之誤未之絕也

經四年許男新臣率本齊人執陳轅濇塗釋

誤受玉情說文受其何繼之有監本毛本其

傳十二年楚人滅黃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愷悌君子

經十有四年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本

經十有五年益本亦傳晉侯燄於賈君監本毛

西也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登臺而履新焉履本

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典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

諸靈臺釋文云此凡四十七字將若君何將若君何

此亦補字之誤章臣黜陸亦無益也監本毛本

於蛾析謂慶鄭曰蛾或作蟻其死乎高梁之虛監本

經十有六年隕石于宋五說文隕是月本或作是

傳齊徵諸侯成周監本毛本齊人執陳轅濇塗釋

轅濇說文云本多傳王祭不共本亦作供

以縮酒說文縮昭王南征而不復按石刻而上

加漢水以爲池漢水無水字云本或作一薰一藉禮記註

歸于公各本歸下皆有昨姬置諸公各本

補字之誤犬斃君其脩德而固宗子毛

傳五年而書本或作而書君其脩德而固宗子毛

修公孫茲如牟娶焉釋文娶作取諸侯盟本或

更有子首一之謂甚為今石經與此同諺所謂輔

車相依玉簪輔其愛之也眼本其丙之辰丙子

辰均服振振漢書及文選號公其奔漢書

言易也監本毛本

傳七年君若去之以爲成監本毛本並作若君

有叔詹史記

傳八年不耐于姑毛本補

經九年晉侯佹諸卒監本毛本傳且

脩好禮也毛本脩作修不鄭史記不及魯命

公謂公孫枝曰史記枝

傳十年晉侯改葬共大子共本亦秦伯使洽至報

問毛本洽作令傳

傳十一年晉侯使以卒鄭之亂來告各本皆作不

今石經並與此同

今石經並與此同

今石經並與此同

傳十七年以為大子毛本大 雍巫有寵於衛其姬其本亦

傳十八年而後師于營其監本毛本後誤作

傳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郕子于次睢之社石

之釋文作而復之云一本

傳廿一年風姓也皆風姓

傳廿二年不設備而禦之釋文禦作御 晉大子圍

為質於秦監本毛本 戰戰兢兢於於 盜竄有毒

事不遇女器釋文通 享畢夜出監本毛本

傳廿三年期期而不至下取字 請待子石刻請上

懷與安毛本與 美與子犯謀醉而道之石本

負羈之妻監本毛本 曹共公聞其駢脅說文駢

傳廿四年將焚公宮而弑晉侯釋文弑作殺

披請見本又作 女中宿至釋文無至字 行者

甚眾一其 懼者其眾矣甚眾矣 樓嬰樓本毛本

此同 以為婦子婦本亦 介之推不言祿介漢書推

與此 子玉使伯勞請戰釋文勞作勞 石本此文後

誤作 子玉使宛春告於晉侯曰磨或作師 後人

師作 乃拘宛春於衛史記拘 豈在久乎監本毛本

鄉役之三月鄉本又作 命晉侯宵監本毛本

旅弓矢于注後漢書作旅弓十旅矢于石本 下旁

也矢于後人傳說文云 奉揚天子之丕顯體命各

皆作休命此 明神殛之殛本又作極 俾隊其師

釋文俾作俾 及而擣孫監本毛本 楚子玉

自為瓊弁玉纓說文瓊作瑤 聞君至監本

誤作公至今 振旅愷以入于晉釋文愷 鍼莊子為

坐莊周禮注

傳卅年雖然鄭亡各本皆 馬用亡鄭以陪隣監本

經與此同 其其乏困其本亦 不闕秦焉取之石

毛本亦有若字焉字焉上旁注 此後人所加監本

揚孫監本毛本 揚作揚今石經 並無之

經卅有一年猶三望毛本 傳東傳于濟各本傳皆

傳卅二年孟子本或作孟 石本原如 晉人禦師

必於殺本又作 殺有二陵焉毛本有

傳卅三年孟明視孟作盟 子西乞術淮南乞作乙

大戴禮作而執二子本或作而執其 鄂不韡韡監

介山子推而執二子二子其衍字也 鄂不韡韡本

毛本誤 使殯叔桃子出狄師桃本或 處于泥監本

今石經與此同 子臧之服釋文作之服 天子有

事臧焉作臧 享宋公有加禮也有加絕句一本

為一 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今石經

傳廿五年王享禮各本享 與之陽樊温原橫茅之

田毛本橫 晉於是始啓南陽監本毛本啓誤作 乃

從徑饒而弗食監本毛本 晉趙衰以壺飧

經廿有八年八追齊師至柳釋文作柳 傳諸侯

之望監本毛本 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石本用字

後入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漢書鬻 而自寓于夔

石本原如此後 人磨改寓作寓

傳廿七年紀不其也其本亦 責無禮也今石經無

同云本或作卻釋文說 於是伐原以示

之信石本本 下旁注乎字監 公曰可矣子犯曰石

矣下旁注乎字後人 所加各本亦有之

經廿有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

莒子邾子秦人于温監本毛本邾 于河陽

符本又 傳謂楚人不卒戍也監本毛本楚人丁

文公傳元年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監本毛本賜

王使二字云一本作毛伯衛來錫公 繼日而射齊

命一本作王使 又一本作天王使 繼日而射齊

作尋 又覆俾我恃釋文俾作卑

經二年及晉陽處父盟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 大

事子大廟周禮注作 傳書士穀日晉上穀 大

事子大廟毛本 宋公子成作成

傳三年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為君也各本穆下皆

脫字誤 傳四年臣以為肄業及之也釋文肄作肆 諸侯敵

王所恤說文 旅弓矢于弓下旁注 傳楚公子

經五年王使榮叔歸舍且贈舍本亦 傳楚公子

變滅麥監本毛本 並與此同 治舊滄本

傳六年辟狄刑監本毛本 仲行釋文作仲 道之禮則

本根無所庇廕矣本又 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本

而往石本皆下旁增受二憾注矣釋文據

周禮注屈鴻博之釋文及監本皆作博之工尹齊

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拒本亦屈鴻博之監本毛本

石經與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說文隊楚人暴之

脫扁說文暴我徂惟求定惟作維取其銳視而

封之說文又何以爲京乎今石經及監本毛本

亦作京晉師三日穀石本疑上旁注每遂傳於蕭

城各本皆無城字按此文亦朱於是乎卿不書

于字

經十有四年會齊侯于穀毛本于

經十有五年初稅畝作晦國君舍垢作詭傲邑易

子而食後漢書注析骸以暴骸本又必以爲殉

無爲字云本或兩用而先人之治命無而字今石

經與吾獲狄士各本皆作狄士不敬而放傳禹稱

經十有六年斤周宣灑火釋文灑作灑傳禹稱

善人王蕭戰戰兢兢毛本亦作兢兢

傳十七年苗黃皇使見晏桓子苗黃皇庶有鳩乎

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鳩作鳥

傳十有八年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徐云筮本

傳將欲以伐齊監本毛本無將字凡自內虛

邑也釋文無以字云一本作所以邑也

傳八年夫豈無辟王釋文辟賴前哲以免也釋文

曰城已惡已惡矣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本或

人改

傳九年逆叔姬爲我也釋文無爲字云本或穆姜

出于房監本毛本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後本又

無棄菅蒯玉篇無棄蕞萃後漢書注蕞作蕞爲將

改立君者爲將本或請脩好結成監本毛本

傳十年晉立大子州蒲以爲君州蒲本亦鄭子罕

賂以襄鐘鐘作鍾及寢門而入一本無在育之

上說文作

傳十一年晉伯之母不聘釋文作媵云且與伯與

爭政與本亦

經十有二年公會晉侯衛侯于瑯澤釋文瑯作瑯

瑯傳交贄往來贄本又道路無雍監本毛本

雍之作贄又俾隊其師釋文俾作俾日云莫矣莫

亦作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其儉字本亦

侯于城千本一吾死無日矣夫本亦無晉侯及楚

公子罷如晉聘且泣盟毛本泣

經十有三年公至自京師監本毛本曹伯廬卒于

成公經二年衛孫良夫帥師及齊侯戰于新築

齊侯作齊師取汶陽田石本原如此後人傳士

陵城三日毛本誤子辱矣說文陵之田次于鞠居石

原如此後人增吹騎士燮佐上軍監本毛本

作鞠各本亦作鞠士燮佐上軍文燮作燮姑

同大國朝夕釋憾於傲邑之地釋文燮作燮姑

減此而朝食監本毛本下皆有卻克馮于矣各

于作且辟左右監本毛本無也且某母張良車本

冊作冊釋文今石韓厥執轡馬前說文作

關入監本毛本徐作齊可若何若荷有以

藉口監本毛本徐作齊可若何若荷有以

藉口監本毛本徐作齊可若何若荷有以

作師今石晉三子自役弔焉監本毛本

一本無莫如憲恤其巨而善用之監本毛本善巨

之攸堅毛本誤寧不亦淫從其欲從本亦

傳三年皇成如楚監本毛本戊作以爲存賦說文

君爲御人之笑辱也各本御

傳五年伯宗辟重釋本又作辭以子靈之難一本無

傳六年已愁則墊隘說文作

傳七年因郟公鍾儀獻諛謂郟本又此申呂所以

師釋文盧作盧傳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

漢書作禮能者養之以福漢書作養以之不能者

敢以取禍漢書盡力莫如敦篤漢書敦其不反乎

漢書相好勁力同心監本毛本勁作勁後漢書傳

我惠公釋文俾作俾我死君石本原如此後人

各本同釋文云本或好絕我如字此後人所加

以我字在死上非好絕我如字此後人所加

又欲闕翦我公室監本毛本則康公絕我好也

石本同下旁注云字我欲旁注同字皆後人所加

夷我農功釋文夷作夷

夷我農功釋文夷作夷

夷我農功釋文夷作夷

夷我農功釋文夷作夷

夷我農功釋文夷作夷

夷我農功釋文夷作夷

夷我農功釋文夷作夷

夷我農功釋文夷作夷

夷我農功釋文夷作夷

夷我農功釋文夷作夷

夷我農功釋文夷作夷

夷我農功釋文夷作夷

夷我農功釋文夷作夷

夷我農功釋文夷作夷

夷我農功釋文夷作夷

夷我農功釋文夷作夷

夷我農功釋文夷作夷

夷我農功釋文夷作夷

時以動奸本或而疲已以逞釋文疲作罷吾不復

見子矣一本無我若羣臣韓睦石本若下旁注退

文輯作集石本此下旁注又加范句

趨進句本亦楚子登巢車釋文陷於淖石本附

公潘庑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釋文潘庑

本無子字漢臣對曰好暇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

書由作游石本毛本脩作修晉入楚軍三日

倘陳固列石本毛本脩作修晉入楚軍三日

穀石本或作三日館穀誤也君勿弱君唯不遺

德刑毛本選以食使者而後食石本或作君唯不遺

制田毛本選又何求石本或作君唯不遺

石本敷上使立於高國之間毛本於作于不可以

再罪奔衛石本奔上旁注國誤作固

傳十七年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監本毛本

子論我釋文論濟洹之水毛本齊今衆繁而從之三

年矣石本原如此後人磨反自郟陵釋文無勝字

駟在內為軌石本或作楚公子秦師襲舒庸滅之監本

棄糾御戎并本又以惡曰復入日復入孟獻

子請於諸侯各本於

使華臣具正徒漢書具向戌討左監本毛本使皇

耶命校正出馬作員二師命四鄉正敬享監本

命與令今祝宗用馬于四墉釋文又作墉云祀盤

庚子西門之外釋文盤作般以出內火漢書內商

人閱其禍敗之漢書調國亂無象作亡遇民

之八三三各本皆作三秦景公使士雉乞師于楚

監本雅誤作雅門于鄭門肆肯監本毛本

釋文今不經無所底告底謀作底行之期期本

經十年遂滅偃陽偃本或作偃聊人紇扶之以出

門者毛本聊狄虺彌建大車之輪漢書彌投之以

机釋文作几生秦不茲一本作楚子囊鄭子耳

侵我西鄙監本毛本侵誤作侵師于牛首監本毛本

爾車非禮也石本非上旁注諸侯之師還陳而

南還本又至于陽陵于作於王叔陳生與伯與

爭政與本籠門闔竇之人問本亦其能來東底

乎監本毛本底則何謂正矣可誤也

經十有一年同盟于亳城北京城北傳已亥

齊大子光監本毛本或問茲命茲命名山大川

襄公經二年鄭伯輪卒漢書輪傳鄭師侵宋監本

石經與此同萊人使正與子賂風沙衛與本亦

季孫於是為不哲矣一本作不是弃力與言服本

功棄其誰驅我驅本又

傳三年乃盟于彤外監本于事君不避難毛本不

傳四年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說文三夏禮

為度咨事為詎咨難為謀國語作義事李圉漢

師滅斟灌漢書注斟作生澆及豷說文澆使澆用

鄰震動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敗我狐貍石本原如

改我下增乎字朱備是使朱備是使朱本或

經五年仲孫莒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毛本仲

傳言王叔之貳於戎也毛本於

傳六年遷萊于郟釋文無萊字云本或

傳七年今既耕而後卜郟無後字今石經與此同

委地委地石本原如此後人

傳八年童子言焉石本于上旁注以待彊者而

使一个行李監本毛本今營於草木釋文草木

傳九年陳轅蒍擗擗漢書作蓄水潦釋文蓄水潦

釋文監本毛本士飭御之監本毛本御作禦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監本毛本傳師于揚梁

傳十三年昔臣習於知伯毛本知以沒於地釋文

作沒唯是春秋窳窳之事先君子地下奄征

南海毛本征不習則增一本無脩德而改卜脩下

傳十四年狐狸所居釋文狸作狸使大師歌巧言

之卒章毛本大公使厚成叔弔于衛厚本或作弔

於路監本毛本以從其滯從本或王室之不壞服

懷無忝乃舊監本毛本

傳十五年邾人伐我北鄙各本皆作鄭人奪堵狗

之妻釋文作堵狗

經十有六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子湫梁監本毛本與並作

與此同傳及十八年齊侯伐我北鄙釋文今石經

廿二年兩傳皆仿此齊侯伐我北鄙釋文今石經

與此同傳仿此傳孟孺子速微之速本亦作速

與此同傳仿此

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散邑之地釋文憾作感

傳十七年監本毛本誤爾父為厲詩箋爾又作厲駟叔

純釋文聊以杖挾其傷而死傷一本國人逐瘼狗

瘼狗入於華臣氏漢書瘼作瘼說文妨於農收

燥濕寒暑監本毛本晏嬰靈輅釋文靈作靈云

又作據

傳十八年首墜於前各本墜乃弛弓而自

後縛之監本毛本又秦周伐雍門之蕞左驂迫

還于門中監本毛本東侵及濊惟使揚

豚尹宜監本毛本又今石經並與此同為子馬

楚師多凍各本皆

傳十九年不可舍各本皆作舍其天下輔輔本

仲子戎子釋文作仲二子孔亦相親也監本毛本

司徒孔石本孔上旁注子穆叔歸曰

傳廿年先君與於踐土之盟石本先君上旁注若

不能猶有鬼神石本能下旁注不來食矣監本

請字輔躒說文部婁無松柏部說文作附

傳廿五年孟公綽綽徐本男女辨姓釋文辨

同妻不可娶也釋文娶據于茨監本毛本斐也

何害發本又欲弑公以說于晉釋文弑姜氏入于

室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陪臣于振有滔者振服

反墜各本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監本

而行出奔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四嬰周禮注

大姬配胡公釋文配作妃以備三恪說文至于莊

宣監本毛本于作於以馮陵我敝邑監本毛本

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昔誤作夫量入脩賦釋文

徒兵毛本曰烏呼各本皆

傳廿六年專祿以周還石本原如此後人磨逆於

門者說文逆領之而已領本毛本不能負羈紲

釋文賜之先路三命之服釋文路作絡穿封戌囚

皇頤監本毛本秦不其然監本毛本宋向戌

成後並同使文齊以先歸漢書其不國子賦學之

柔矣毛本之子展賦將仲子兮亦無弃諸堤

禊毛本寺人惠糒伊釋文糒作糒石本原作唐磨改作糒也

傳廿一年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知漢書作朱其

本或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漢書注作冰重繭衣裘鮮食而寢

美而不後石本使下旁注叔向弗應一本不

而字亦使石本使下旁注禁益奔楚過於周今石經及疏述經

加尤而效之釋文效作效識其枚數故本亦

傳廿二年而何敢差池徐本與執燔焉燔本又洩

命重刑釋文洩鄭游販如晉監本毛本傳

經有三年邾卑我來奔釋文邾本與此同

板墜而殺石本板墜墜作板墜子無解矣監本

踰隱而待之毛本申鮮虞之傅摯本或作申鮮

啓宇成御襄罷師申成本張武重於榮庭釋文

鼠何如監本毛本與此同王鮒使宣子墨線眉經本

傳廿四年既沒其言立今俗本皆作其言立於世

二詩云樂旨君子監本毛本而謂子浚我以生子

縱有其其外其本亦作大子將為亂毛本自此何

與馨子相善也毛本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監本

楚晨壓晉軍而陳釋文壓作厭今又有甚於此石本

後人所加也椒舉要於申庶幾赦子監本

經廿有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朔監本毛本誤作

父子死餘矣夏免余復攻甯氏徐作余

坐鄉本亦宋向戌如陳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

木便相諸王監本毛本陳孔奐毛本其

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釋文愧公孫段賦桑扈

入監本毛本曰棠无咎監本毛本必能養巨毛

傳廿八年魯棼虛中也說文無棼耗名也監本毛

此同下仿此蔡侯其不免乎漢書侯作君使子展

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漢書廷作子于儼傲

乃其心也漢書乃君小國事大國古本及

王肅注

皆無小字漢書及將得死乎漢書乎若不免漢書
 釋文並與此同如是有者恒有子禍必禍作既令吾子來令皆
 字之誤今此補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監本毛本
 文與跋涉山川儀禮注草舍不為壇各本皆無草
 此同草字磨吹如此服虔本使析歸父告冥平仲
 補字之誤乃使歸慶嗣問之作慶嗣誤幸而獲在
 吳越誤作其以祖壺投殺人而後死石本原如此
 作羣臣為君故石本故下旁注也字監人必庠各
 皆作奔此文疑穆子弗說監本毛本弗作子服惠
 誤本或作萃石本此文誤同故組在魯作公組本或
 伯謂孫叔曰石本此皆作故孫不釋文與此同子服惠
 者武王有亂十人監本毛本亂非武王有亂十人
 作匪鄭人弗討非作不以徵過也作徵誤
 經廿有九年闕弑吳子餘祭釋文弑傳季武子
 取十釋文作舟云璽書追而子之監本毛本子作
 同公曰欲之而言石本言下旁注叛視見疏也
 又作多晉宋杜本皆不皇啓處今石經與此同
 以蕃王室也釋文蕃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
 高子容上俱有齊字按石本此文修將以其力斃
 是後人磨改漢書亦作齊高子容修將以其力斃
 下斃之同專將及矣及矣者非家臣展展王父
 為一耦各本皆作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

耦釋文召侯工為之歌周南召南召本或其周之
 舊乎史記晉險而易行史記險其有陶唐氏之遺
 巨乎遺風乎何其憂之遠也石本憂下旁注思字
 毛本脫曲而不屈適而不偪史記風作近美哉猶有
 憾釋文作咸云見舞韶者史記又作招護非禹其
 誰能脩之及之史記見舞韶者史記如天之無
 不晴也作壽壽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鄭並遇禱語
 曰漢書作卑準釋文謂不然也矣石本原如此後
 亦作甚云本亦作謹不然而也矣人當改此上增
 將亡各本亦
 經卅年魯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
 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涘宋災故石本也
 字此後傳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王子圍之
 人補刻云一本無為字服虔王肅本二月癸未
 同按三月本此文亦經後人磨改石本未
 誤作石本此同走問諸朝禮文史作使云然則
 石經與此同走問諸朝禮文史作使云然則
 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監本毛本六單公子愆
 旗為靈王御士作愆期烏呼必有此夫監本毛
 呼云本又作烏乎不殺必為害字今石經有或
 愆奔平時時本又或叫于宋大廟子宋大廟請
 請出出禮注出出作說誤周子產如鄭泣盟本
 毛本滋大夫教服本亦作就直助疆疆下疆而放

此四帶追之各本皆作謂
 河絕句用兩挂質于河別為一句楚公子圍殺
 大司馬蘧掩而取其室漢書蘧掩作蘧與此同
 大夫之忠儉者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大夫作大
 傳卅一年人生幾何漢書人作民釋文同云本或
 民誰能無偷漢書無將安用樹漢書安消竈亦作
 大誓云作泰納諸其懷從而取之石本原如
 改從而作年鈞擇賢義鈞則下監本毛本鈞與
 從各本同今石經與此同比及茹及字三易
 同非適嗣今石經與此同子產使盡壞其
 練石本原如此後人磨吹作衰釋
 館之垣或作舍非旁高其開闕顧注
 請命釋文句作巧字或作巧字今無觀臺榭本亦
 則恐燥濕之不時作溼毛本濕字以時其館宮室釋
 坊作汗云今銅鞮之宮數里監本毛本鏡誤作而
 天癘不戒監本毛本厲作厲辭之釋矣釋本又
 展與本與絨之乃立程文作乃自立云印段注
 勞于菜林作斐夫人夕退而游焉石本原如此
 上增朝字各本其傷膏多釋文無實字云一僑將
 亦作夫人朝夕其傷膏多釋文無實字云一僑將
 厭焉作歷如其面焉玉篇作傷多令尹似君矣俗
 君將有他志漢書他不能終也漢書不能令開長

世聞本亦威儀棟棟本又作
 昭公經元年莒展與出奔吳釋文無與字云
 子比出奔晉監本毛本並與此同令尹命大宰伯州
 犁對曰監本毛本大宰與此同圖布几筵几本又而
 有所遷蹇不行是懼釋文云本又作遷是蹇是菱石本
 此後人磨改漢書作子其無憂乎漢書晉代子愆
 各本同說文憂作憂子其無憂乎漢書晉代子愆
 矣漢書歡雖憂何害漢書不子與子家持之持本
 特大夫大誓曰漢書大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漢書
 能無至乎疆場之邑監本毛本商有姚邱作姪
 子皮賦野有死虜之卒章釋文虜吾與子弁冕端
 委釋文無冕端委子亦遠神怒已叛漢書
 續馬功神怒已叛漢書子亦遠神怒已叛漢書
 委毛本南及衝說文容於大叔毛本大作仿此
 誤作男及衝說文容於大叔毛本大作仿此
 趙孟曰亡乎漢書弗能斃也作斃趙孟曰天乎
 監本毛本誤作天乎今石鉞聞之國無道而年穀
 和熟漢書無之斃歲而喝日說又作玩漢書同說
 作玩歲所遇又厄本又為伍陳以相離監本毛本
 而歐日所遇又厄本又為伍陳以相離監本毛本
 公子召去疾於齊監本毛本無競惟人監本毛本
 方震大叔震本又則水旱厲疫之災周禮注作主
 不能禦釋文亦作禦云繼而弑之釋文繼底祿以德

唐七十一

監本毛本 疆禦已甚 監本毛本 疆下同 遠啓疆為大宰

傳二年子尾見疆 字此後人所加 其罪三也 石

傳三年而數於守適 嬌下同 齊有寵而死 監本

齊作姜今石 早世順命 釋文 傲福於大公 丁公

說文 以備嬪嬙 說文 嬪嬙 在練經之中 釋文

亦作 豈唯寡君 監本毛本 嬪嬙 而三老凍饑

各本凍 幸而得免 石本原如此 改 授之以策 釋

皆作凍 伯石之次也 各本次 二子曰 宣字後人所加 余

髮如此種種 董董 彼其髮短而心甚長 石本短

所加也 傳四年使椒舉如晉 求諸侯 敬舉 作 何鄉而不濟

卿本又 祭寒而臧之 司寒者非 春無淒風 監本毛

與此同 周武有孟津之誓 釋文 孟 禮吾所未見

者有六焉 監本毛本 孟 皆所以示諸侯 次也

監本毛本 沃慶封唯逆 命唯作 播於諸侯 播

禮義不愆 何恤於人言 愆 後漢書注 作禮儀不

君子作法於涼 監本毛本 偪而無法 各本皆 咸尹

宜得城鐘離 監本毛本 咸尹 深日而殺喙

王正為是 本誤也 依 傳七年普天之下 釋文 善作 普云今之 僕臣臺 玉

傳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 漢書 詹 豈如弁髦 釋

釋文 叔孫為孟鍾 監本毛本 杜洩見 釋文 洩 告之

飢渴 監本毛本 使實饋于介而退 實本或 乙卯卒

傳五年以書使杜洩告於濱 毛本於 殺適立庶 適

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 監本毛本 申 誤作 晉侯謂女叔齊

日 毛本齊 楚王次侈已甚 監本毛本 次 吾亦得志

矣 監本毛本 以蕞啓疆 曰 監本毛本 疆 設机而不倚

誤作機 籍談 廣韻 籍 輔 釋文 籍 越大夫常

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 釋文 瑣 吳子使其弟厥由

帥繁陽之師 各本陽 雖易有備 各本雖 皆作 難

傳六年泣之以強 釋文 泣 而微幸以成之 微本又

藏爭辟焉 漢書 藏 火如象之 漢書 如 宋寺人柳有

龍作寺人 又公使左之 各本皆 作代 禁芻牧采

樵不入田 監本毛本 和 採 釋文 不采 藝 毛本 不強

句 本或 楚辟我衷 釋文 辟 徐儀楚聘于楚 儀 說文

郭使遠洩伐徐 釋文 洩 吳人敗其師於房鍾 儀 說文

子士句相士執逆諸河 句本相 或 句今 傳本 皆作

即王正 董過 蘇本 同 學者 皆以 士句 是 范 宣 句 或

今石經 紀以五成 漢書 作 使苛躒佐下軍以說焉

傳十年吾是以讓之 各本皆 作讓 之 先伐諸 無 本

義

今石經 楚子狩于州來釋文狩作守 司馬督經文
 云亦 王皮冠秦復陶子皮冠 執鞭以出單
 作首者 與呂轅今石經並作及 筆路監樓史記
 非也 露監本毛本監作鑿釋 以為鑿秘毛本訓 今與王
 言如響本又是能讀 三毀五典八崇九日索本又
 傳十三年飢者食之各本飢 費人無歸毛本訓 蔡
 公使須務平與史獮先大神本或 王宏夏說文公
 觀從謂子干本或作謂子干曰 石本千 臣之先佐
 問卜各本作 子毋勤毛本訓 投龜詎天而呼曰詎
 又作 使五人齊而長入拜齊本又 棄禮違命毛本
 為鬻終甘毛本鬻 苛惡不作前本或 寶須無書
 須亡盟以底信庶誤作底 未之或失也毛本知 懷
 錦奉壺飲水以蒲伏焉蒲本又作甸 子服湫從作
 子服樂旨君子今石經與世同 令尹子旗請伐
 天監本毛本

傳十四年僞瘵疾瘵本毛本 簡上國之兵於宋上
 各本皆作宗 收介特石本與作與 欲立著
 丘公之弟庚與毛本與作與 與養氏比而求
 無厭厭本又 乃施邪候毛本邪 三數叔魚之惡不
 為未滅曰義也夫服處說城為成下屬為句家語
 作三數叔魚之罪不為未滅曰

之庭作廷 將有大祥本或作火 鄙人藉稻說文
 藉過期三日各本作二日 乃毀於而向監本毛本
 亦作向 小國忘守則危禮記注 為色不利
 毛本若作薦 釋文與此同

傳十九年以持其世而已持如字本或作 耶陽封
 人之女奔之監本毛本則作耶 而楚辟陋釋文
 解 莒子奔紀鄆監本毛本 已為發婦釋文發作發
 城上之人亦謀作城上之人亦謀 邠氏簪說文
 懼墜宗主監本毛本 罷勞死轉罷本或作疲 石
 磨改罷勞 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後人磨改作
 怒於室而 色於市

經廿年蔡侯廔卒監本毛本廔作廔 傳沐侈
 無禮已甚監本毛本 棠君尚謂其弟員君或
 昭臨敝邑今石經與此同 君若尚謂其弟員君或
 多與於燎甲監本毛本並作 余不忍其詢各
 皆作詢此補字之誤 公說告寡子按當作寡子此
 釋文云詢本或作媿 撞鐘舞女監本毛本 斬刈
 陳信不愧釋文作媿 撞鐘舞女監本毛本 斬刈
 民力釋文作媿 澤之菴蒲舟絞守之說文作澤
 已責本或作 以亨肉監本毛本並作 亨下後
 人增刻以洩其過釋文洩 周流釋文周流云傳
 一非是以洩其過釋文洩 周流釋文周流云傳

經十有五年吳子夷末卒史記漢書 傅其在遊
 事乎釋文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史記作
 漢書作也 以鼓子戲說文 歸本又 晉荀隱如釋文
 費亡極以支伯莫漢書作 樽以晉壺本或作
 又作 樽以晉壺本或作 樽以晉壺本或作
 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漢書 戎狄之與鄰漢書
 而忘諸乎漢書 其反無分乎漢書 關鑿之
 甲漢書 以為大政漢書 以告叔向漢書 以宴
 樂以早漢書 將焉用之漢書
 傳十六年無有不共落釋文 何歷之有石經
 賦既成買矣 買或 子善賦野有章草說文
 穉子善賦釋文

傳十七年太史曰監本毛本 君不寒辟移時後漢
 天子避 鳩氏鳩本又 天子失官官學在四夷各
 皆不登官字家 乃警戎備毛本警 懸浮于文宮監
 誤作公官須曰漢書 往年吾見之漢書 今茲
 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伏火入而伏 火出而章必
 編云貞氏舊 在宋衛陳鄭子石本在上旁注 六物
 加 陳大皞之虛也漢書 大皞 星字及漢釋文
 傳十八年壬午大甚本或作 登大庭氏之庫以望

向者相對不應獨作周流古 宜為疏耳 若琴瑟
 業注訓周為密則與疏相對 宜為疏耳 若琴瑟
 之專宜並注漢書並通作 古若無死 監本毛本
 疏並經及今石 爽鳩氏之樂 一本作 取人於壘符
 之澤 文選注崔 盡殺之 釋文無殺字云本或 母從
 詭隨 釋文母作無 云本又作毋

傳廿一年天王將鑄無射漢書 涿州鳩曰石本
 此後人磨改周作州監本亦作也 而鍾音之器也監
 毛本鍾 大者不極漢書 下則不咸漢書 作不咸
 左後人磨 心是以憾憾實生疾石本原如此後人
 刻字誤 今石經 王心弗堪漢書 蔡其亡乎漢
 作 張句尤之本或作 豐本或 宋城舊邨本或 公
 子苦雉毛本 謀作雉說文 釋文今石經與此同 揚徽者公徒也說文
 徽 公自揚門見之監本毛本 揚徽者公徒也說文
 莊董父扶伏而擊之扶伏本或 莊董為右莊

經廿有二年冬十月乙酉王子猛卒石本原如此
 乙酉二字各 傅氏平出奔楚各本皆作士平 王
 子朝漢書 王與賓孟說之漢書 樊頊子曰頊本
 須奔于平時釋文無于字云 本一作于皇水
 注皇前城人敗陸渾子社社本或作 次子皇水
 酉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 毀其西南石本此下注
 去有字各本亦無之

經廿有二年冬十月乙酉王子猛卒石本原如此
 乙酉二字各 傅氏平出奔楚各本皆作士平 王
 子朝漢書 王與賓孟說之漢書 樊頊子曰頊本
 須奔于平時釋文無于字云 本一作于皇水
 注皇前城人敗陸渾子社社本或作 次子皇水
 酉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 毀其西南石本此下注
 去有字各本亦無之

經廿有二年冬十月乙酉王子猛卒石本原如此
 乙酉二字各 傅氏平出奔楚各本皆作士平 王
 子朝漢書 王與賓孟說之漢書 樊頊子曰頊本
 須奔于平時釋文無于字云 本一作于皇水
 注皇前城人敗陸渾子社社本或作 次子皇水
 酉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 毀其西南石本此下注
 去有字各本亦無之

字後人

傳廿三年魯將御戎釋文御叔孫旦而立期焉本

又作荷鑄劍必弒諸人各本弒光師右各本師皆

字之楚大子建之母在鄭石經並與此同下仿此

若敖紛冒釋文紛

經廿有四年毛本脫杞柏郁董卒釋文蓋作豫

傳余有亂十人監本毛本亂下有字石本晉侯

使士景伯蒞問周故釋文蒞發不恤其繇釋文發

本又後今王室實蠢蠢焉泰泰焉錡之罄矣釋文

又作瓶今王用成周之寶沈于河石本原如此

書作子子鼂以成周之寶圭灌于河毛本原如此

之壬定之

經廿有五年有鸚鵡來巢鸚鵡本公孫于齊孫本

傳昭子賦車轄本又明日衰漢書茲君與

叔孫其皆死乎毛本今昏媾姻亞本亦故人之能

自曲直以赴禮者趙武吾聞文成之世監本毛本

武史記漢書文選注徵塞與福本又遠哉遙遙漢

今石經並與此同微塞與福宋父以驕監本

搖禍父喪勞今石經與此同宋父以驕監本

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毛本季公玄

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夜本或

降妖本又侵欲無厭釋文作厭規求無度服王

並作賈潰鬼神文賈茲不穀震盪播越說文又

未有攸底監本毛本天道不詭毛本誤作詭後

廿若少情作情工賈不變工賈亦亦

傳廿七年工尹麋服本及監本毛本與吳師遇

於窮石本窮下旁注王尹釋文與此同與吳師遇

鉞交於句石本原如此後人磨無極譜卻宛焉

毛本極或取一秉行說文作或晉陳之族呼於國

釋文於鳥呼為無望也皆作焉疆場日駭毛本

傳廿八年晉祁勝與鄆臧道室石本原如此後人

大夫仿此巨之多辟釋文作辟云無後而天毛本

生伯封漢書作貪惓無厭本又忿類無期類本

類服其子之廢作恭是豺狼之聲也豺本又係

安為楊氏大夫陳本石經與此同施于孫子毛本

於夫今子少不屬石本後人所加今女有九於王

室監本毛本其長有後於晉國乎毛本於比置三

訴於公甫釋文訴作愆季氏介其雞介本使侍人

僚桓告公作侍人本公執戈以懼之監本毛本言

若洩釋文眾怒不可蓄也釋文蓄下並云本蓄而

弗治將溷作亦陷西北隅以入作隅或勳力壹心

公故如晉元公衛文且召六卿且召六卿監本毛本且作

同獲保首領以沒釋文監本毛本唯是楸附所以藉

幹者部驚駭私降寢寢電弗取失墜監本

傳廿六年申豐從女賈史記作縛一如瑱毛本縛

不知天之奔魯魯臣不盡力於魯君者監本毛本於

罪於鬼神毛本於子下請息肩於齊監本毛本於

成人伐齊師之飲馬於涪者監本齊子洪捷從

洩聲子釋文洩絳叔沈初毛本白鬢鬢眉甚

口釋文作須必子疆也毛本鑿而乘於他車

以歸說文鑿於字使女寬守闕塞同鑿而乘於他車

周而還監本毛本並脫晉武王克殷服武殷

以蕃屏周釋文蕃生積禍心監本毛本秦人

大有三三毛本其夫三三毛本其坤釋文

傳卅年且微過也微本若好吾邊疆釋文作吾

徐子章禹斷其髮今石經若為三師以肆焉釋文

傳卅一年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監本毛本于

同趙簡子夢童子贏而轉以歌監本又

傳卅二年俾我兄弟俾本又登賊遠屏毛本賊衛

彭侯曰毛本衛勿薄邇又書餼糧釋文餼又

定公經元年隕霜殺菽釋文作叔云本或作菽菽

傳非義也讀書義作魏子其不免乎作虞山川

鬼神儀禮作凡從君出監本毛本榮駕鸞曰監

傳二年奪之杖以敵之敵或作茅

經三年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技各本皆作技臨

廷闈以餅水沃廷監本莊公下急而好繁監本

經四年蔡公孫姓帥師滅沈釋文作公孫傳言

傳言

傳言

傳言

傳言

傳言

傳言

傳言

於范宣子曰毛本噴有煩言監本噴以蕃屏周

監本毛本作子噴有煩言誤作噴以蕃屏周

文今石極並與此同分魯公以大路大旂釋文路

本亦同路備物典策釋文亦作策或作本又作殷

族厲讀民饑氏廣韻作饑氏及圃田之北竟釋文圃

作宋王臣王本或伯州犁之孫晉書為吳大宰以謀

楚監本毛本直轅冥阮本或作鄭公之弟懷將弒

王釋文弒鑄金初宣於子期氏鑄本又作鑄金本

官越在草莽舊作莽今本疆場之患也監本毛本

文與同

傳五年矜無資石本資下旁增也字後因闕與罷

石本原如此後人磨改與作與釋焉能定楚王之

文同云又作監本毛本亦作與焉能定楚王之

奔隨也石本楚下旁注楚字西問高厚焉石本厚

大小二字此後人所加子西問高厚焉石本厚

後人所加報觀虎之敗也監本毛本復也

傳六年使彌子瑕追之大戴禮作定之鑿鑿釋文

盤云又將以為之贊釋文無獲潘子臣小惟子

又作天王處于姑蘧舊作

經七年冬十月毛本脫

經八年陳侯柳卒柳本或傅子姑使澗伐子

伐皆作晉師將盟衛侯于郭澤郭本亦及掘原如

此後人磨桓子午謂林楚石本原如此後人于作

改作脫誤桓子午謂林楚勞增刻口字各本亦作

哀公傳元年去疾莫如盡去疾本又復禹之績一

迹曰可侯也釋文侯作侯去惡

親巡孤寡監本毛本又作侯在國天有萬禱本或作

焉各本又作侯或作禱夫先自敗也已本或作夫

非冬十月監本毛本誤

經二年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服本

下無帥卜戰龜焦說文作龜欲擅晉國而滅其君或

上大夫受縣說文作無入於兆監本毛本不於作于

郵無恤御簡子漢書作簡子中說文亦作子復

伐之毛本傳使曰使使吾伏破嘔血本又冬

蔡遷于州來脫冬本

傳三年巾車脂轄本又百官百備各本皆作首備

道還公宮還本又劉氏范氏廿為昏姻各本皆作婚

經四年盜殺蔡侯申各本蔡殺其大夫公孫姓

公孫獲姓本又傳而殺公孫姓公孫孫監本毛

所為一昔之期監本昔

傳五年諸大夫恐其為大子也服本無則有疾疾

疾疾寘羣公子於萊羣或作諸師乎師乎何黨之本

增在乎字各本亦變大夫也監本毛本民之攸暨

監本毛本監本毛本

昨陽貨說甲如公宮說本又

傳九年余何故舍鐘釋文書曰得得器用也各本

重得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釋文傾仲尼曰本

誤作仲如駮之斬本或作如駮之斬本而衣狸製說

讀作

經十年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說文謹傳吾子

何不聞焉毛本吾用批釋也批出齊人來歸鄆謹

龜陰之田說文城其西北而守之一本或作城

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水卒章侯侯將以邠易

於齊監本毛本於作于邠亦謂侯侯曰邠亦皆作

字之侯侯謂赤曰監本毛本俱無侯公子地有

白馬漢書作駟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漢書作

傳十二年子倫不知今石經俱作焉釋

經十有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監本毛本

傳實鄭氏監本毛本則作鄭氏同

經十有四年而告於知氏曰石本知氏下旁注范

天王使石尚來歸服說文傳夫差使人

立於庭釋文作廷云謀救范中行氏也各本皆析

成耐小王桃甲桃本又從我而朝少君本亦作

經十有五年日下監本毛本

傳其先亡乎漢書

傳六年作而悔後亦無及也各本皆作作而五辭

而後許解本又楚子使問諸周大道本或

此同下楚昭王知大道矣大道本或

孫監本毛本於于聞止知之國策史記夫孺子

何罪釋文焉

經七年公會吳于郢釋文傳不與必疾

於我各本上皆有美大宰語召季康子監本毛

太下贏以為飾說文又晉擊柝聞於邾柝字又

傳八年曹人詬之不行詬又執曹伯陽及司城

疆以歸監本毛本並無陽王問於子洩洩作洩

何故使吾水滋吾說文或廣韻作君君本獲叔

子與析朱鉏毛本又舍於庚宗監本毛本於作于

析骸而爨作骨又囚諸樓臺檣之以棘檣云本又

傳九年齊侯使孟公綽辭于吳綽本又之需三三

傳十一年二子之不欲戰也宜石本宜下旁注

謂我不成丈夫也說文夫本或作謂我非夫公叔務

人監本叔務誤作孫我不欲戰而能戰本亦公為

與其發僮汪錡乘皆死釋文僮作童駟駟焉駟字

亦作

嚴展如將右軍監本毛本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

合本又疑之以靈纒釋文無之字云一本作疑初

晉悼公子慈亡在衛卷一

傳十二年昭公娶于吳釋文要作娶若可葬也

注每子蓋見大宰監本毛本並注釋彌作頃丘

王暢岳戈錫玉錫一本

經十有三年許男成卒成未或傳虜則有之籠

又作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作大夫或

傳十四年侍人禦之釋文禦作禦子我歸師徒屬

攻闔與大門監本毛本公使夫人驟請饗焉監本

享作遂澤有介藥焉各本藥皆作處釋乃舍之

皆作舍之此孔丘三日齋本又

傳十五年荐伐吳國毛本荐事死如事生石本原

人磨改作事死如生監本人皆巨人而有背人之

心石本並有旁注石經人皆巨人而有背人之

傳十六年遭竄于晉以王室之故各本晉下復有

注晉字後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漢書余獎笑余在

疾說文作疾君其不沒於魯乎漢書設稱一人書

作稱子許公為反釋文反作返期之子平見之

石本期上旁注子平各云本亦作反市南有熊宜僚者本或作

傳廿五年臣有疾廣韻作臣君將敵之說文作敵

為初衛人翦夏丁氏監本毛本少畜於公宮石本

此後人唐攻去宮以鈎越鈎本或

傳廿六年叔孫舒帥師會臯如舌庸宋樂夜納衛

侯石本原如此後人唐改舌作后監本毛本亦作

師侵外州監本毛本掘精師定子之墓掘本或

同篇大尹與空澤之士千甲與或作大尹臧蠱其君

而專其利毛本專今君無疾而死監本毛本今並

此已為烏而集於其上監本毛本鳥並作昔成公

孫於陳孫本亦作遜孫公孫於齊監本毛本

衛四方其順之監本毛本順作訓四方為之主

皆作四方以為主石本多陵人者皆不在石本在

本之字亦後人磨改石本遇孟武伯於孟氏之橋監本毛本孟

人所加後遇孟武伯於孟氏之橋監本毛本孟

下之則可行也釋文早作卑

後序毛本無即春秋所書天王狩于河陽釋文狩

本亦作

右春秋左氏傳

金石華編卷一百一十一終

唐七十

傳石本能下亦注相字疑後不洩人言以求媚者

去之釋文洩弒王不祥各本故日日以幾監本日

或作幾而又掩面以絕民望毛本又使與國人

以改白公釋文與作與不言將亨各本作烹石本

後人所加釋文今石經並此事也克則為卿監本

與此同下南字字仿此此事也監本

今石經有沈諸梁兼二事監本

傳十七年庚子禦之空澤釋文禦作率隸李本又

同是以克州本又天命不詔作詔又合尹有憾下

陳本又沈尹米曰吉毛本吉公開門而請監本

閉並作闔今宋皇愛之子虞監本于毛而奪

其元鄧般色以與之監本毛本鄧誤作皇愛奪

晉監本毛本

傳十八年昆命于元龜釋文無元字云本或依

毛本先主唯恐君志之不從監本毛本

誤作先主唯恐君志之不從監本毛本

傳廿三年其可以再旌繁乎高無平帥師

御之各本皆作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石本瑤

本毛本瑤作耀

傳廿四年軍吏令繕將進石本繕下旁注

也說文此禮也則有石本下旁注無

也

